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總目卷七十 史部 地理類三

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 河南巡撫魏元愷雪樓影鈔本

明李濂撰濂有祥符先賢傳已著錄是書以歷

代都會皆有專志獨汴京無之又宋孟元老東

京夢華錄蕪穢猥瑣無足觀 葉元老書記風俗瑣事與地志體殊

此語過當謹附訂於此遂撫拾舊聞編次成帙義例整齊

頗有體要徵引典核亦具見根據在輿記之中

足稱善本雖其精博辨晰不及長安志雍錄諸

書而自朱梁以迄金源數百年間建置沿革之

由興廢存亡之迹皆為之彙考臚編略存端緒



亦復粲然如指諸掌宋敏求東京記今已不傳
得濂此書亦足以補其闕矣

攷宋史藝文志及馬氏文獻通考載宋敏求
本堂述東西系記撰河南長安二志並稱
該洽博乎不可得見茲汴系遺蹟志係
明嘉靖中進士李濂輯當時梓行卷
稱於五峰堂樓書目曾載入近世寫本流傳
已不多觀又何怪敏求著書今亡有也

岩門山樵查岐昌志
時乾隆己巳六月

汴京遺蹟志序

余未第時讀書吹臺嘗輯宋藝祖而下九帝起庚申至丁未凡一百六十有七年之事為汴宋春秋垂完而輟既叨甲科遂服官政固無暇及此丙戌免歸始得肆力纂述乃于篋笥中檢尋前稿散逸罔存于是追憶舊聞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冠之序曰粵惟秦漢以來天子建都之地曰關中曰洛陽曰建業曰汴梁曰臨安其間遺蹟往事非藉圖籍以傳則蹟與代湮事隨人滅陵谷變易城闕邱墟雖都人遺老有不能道其舊址之所在者



矣然則圖籍之在寰宇抑豈可少哉今關中有三
輔黃圖呂汲公長安圖記程文簡公雍錄葛稚川
關中記洛陽有楊佺期洛城圖韋述西京記李格
非洛陽名園記王正倫洛陽類事建業有史正志
建康志朱舜庸建康續志陳魯南金陵圖考臨安
有武林舊事周宗臨安志李心傳朝野雜記皆行
于世學士大夫一展閱間故都遺蹟宛聚目前不
必履壤觀風詢宮闕沼躡荒臺矚廢殿而感時懷
古之情自不容已于卧遊之頃矣獨吾汴自五代
以迄于宋久為帝都而紀載之書無聞焉幸微有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帙蕪穢猥瑣無足觀者余
卅角時聞先生長者亟稱宋敏求東京記王權夷
門記頗為明悉而未之見間嘗徧叩城中藏書之
家暨海內博雅之士咸亡有也丙午之夏余避暑
于南垞別墅幽居寡營神慮澹爽乃稍親筆研創
輯汴京遺蹟志成所愧聞見褊陋蒐羅疏畧隳括
靡周詮次無法詎敢曰與呂汲公程文簡諸君之
編並行于世哉聊亦撫故實備考索舒慨悅資譚
噓補鄉國之闕文消山林之長日而已乃若區區
刑定取舍之意備見凡例所謂一代興衰治亂之

故亦畧寓于其中讀是編者當自得之

嘉靖二十五年夏六月既望前進士大梁李濂書

于榆枋小隱

汴京遺蹟志凡例

十條

一 是編本為紀載宋都舊蹟而作顧所謂舊蹟亦有在宋之前者如夷門沙海之類不可不書其在宋後繇金元以來暨國朝所脩建者亦不可遺故間亦附焉

一 開封無郡志祥符無邑志是故汴京遺蹟都無可考某不自量輒據平日見聞草創成編脩飾潤色以俟後之君子

一 舊蹟湮廢已久徒以空名志之者何曰志之者永其蹟也及今弗錄將并其名而亡之矣

後有好古君子其何以考見邪此其所以汲汲焉為之也

一故都名臣宦業人才物產風謠俗尚不錄者何曰吾志其遺蹟而已矣它何知焉雖然一代興衰治亂之故亦畧寓于其中矣

一藝文收載為汴京舊蹟作者居什之九然亦有在宋之前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蕭穎士蓬池禊飲序之類亦大梁事也良弗可遺故亦錄之

一藝文無關於涼京舊蹟者不錄而錄之者各以體類每體仍以世代先後為序

一朱僊鎮亦汴京城南之古蹟也某業已有專集傳世茲不入

一元楊奐撰汴故宫記見卷一乃金主亮所創後宣宗遷都于汴復脩又奐作絕句詩錄汴梁宮人語內有云別殿弓刀響倉黃接鄭王見卷二所謂鄭王指崔立也茲雖非宋之遺蹟十四亦前代事故併錄焉志中收載如此者尚多觀者詳之

一靖康之變汴京遂不可復而南渡矣此一代

之大關係也故雜誌中頗詳載之

一荒唐幻恠之說悉黜之間有刪削未盡者闕疑也

一故都遺蹟往事考據採訪殊愧精詳且中間不無舛錯尚賴博雅君子是補是正可也

嘉靖二十有五年丙午夏五月既望嵩渚山人李濂川父書于學稼堂之東軒

汴京遺蹟志總目

卷之一

宋京城

宋大內宮室

宋內諸司

宋外諸司

宋明堂

卷之二

官署一

卷之三

官署二

卷之四

山岳

卷之五

河渠一

卷之六

河渠二

卷之七

河渠三

附京畿溝洫暨堤防渡口潭泊

卷之八

宮室

宮門

樓堂

閣館

亭

臺池園苑洞峽渚汧

卷之九

岡堆坡陂關梁井墓

卷之十

寺觀

卷之十一

祠廟庵院

卷之十二

雜志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三

雜志二

卷之十四

藝文一

奏議

卷之十五

藝文二

記

序

卷之十六

藝文三

碑

卷之十七

藝文四

墓碑

墓誌

神道碑

卷之十八

藝文五

雜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九

藝文六

賦一

卷之二十

藝文七

賦二

卷之二十一

藝文八

五言古詩

卷之二十二

藝文九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卷之二十三

藝文十

七言律詩

卷之二十四

藝文十一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六言

長短句

右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先書宋宋京城大內諸司
官署繼書山岳次詳河渠次及宮室臺池祠廟其雜
志二卷詳載靖康變故而無稽之言不書藝文十一
卷悉關汴京文獻其不涉地里者不書昔杜君卿有
云言地里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萬李
野云撰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斯書體
要正與二公之論有合 巖門又識

汴京遺蹟志卷之一

宋京城

大梁李濂川父

按宋史地理志舊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東

二門北曰望春

初名和政

南曰麗景南面三門中曰朱雀

東曰保康

大中祥符五年創建

西曰崇明西二門南曰宜秋北

曰閭闔北三門中曰景龍東曰安遠西曰天波

以上宋初

仍梁晉舊名至太平新城周迴五十里百六十五步

興國四年改今名元豐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詔有

大中祥符九年增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舊城四十八

里二百二十三步周顯德三年以其土南三門中

取鄭州虎牢關土築之俗呼為卧牛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南薰東曰宣化西曰安上東二門南曰朝陽北曰

含輝太平興國四年改寅賓後復西二門南曰順天北曰金輝北

四門中曰通天天聖初改東曰長景次東曰永泰西

曰安肅初號衛州以上皆因周舊汴河上水門南

曰大通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北曰宣澤舊南北水

通熙寧改汴河下南曰上善北曰通津天聖初改廣津

惠民河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上曰咸豐下曰

善利舊名咸通上南門曰永順熙寧十年賜名其後又於金輝門

南置開遠門舊名通遠以上皆太平興國其濠曰護

龍河濶十餘丈濠之內外皆植楊柳粉牆朱戶禁人

往來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惟南薰新鄭新宋

封邱正門皆直門兩重以通御路金元以後多湮塞

舊有十三門南曰南薰陳州戴樓東曰新宋揚州新

曹西曰新鄭萬勝固子北曰陳橋封邱新酸棗衛州

今道路所通者惟曹鄭陳州揚州南薰固子封邱七

門耳固或作相非也

宋朝會要 自朱梁建都以汴州為東京皆因

藩鎮舊制但改名額而周顯德初始廣新城周

迴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

趙德麟侯鯖錄 舊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

按五代史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後唐滅梁復為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東京漢周因之此條宜補入

五步即汴州城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
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
四月詔別築新城周迴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
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中
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宋敏求東京記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京
城四面別築羅城三年正月發京畿滑鄭曹之
民命薛可言等督之仍命韓通總其事王朴經
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皆朴定其制踰年而
成神宗熙寧中始四面為敵樓作甕城及濬治

濠塹

周密癸辛雜志 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宋
神宗又展拓之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
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
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址尚在

岳珂程史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
址曲而宛如蚓蝕焉耆老相傳趙中令鳩工奏
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
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
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蹟

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
神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
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
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
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
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
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
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离不揚鞭
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
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

此失守藝祖沈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
宋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和維愚見紀忘 汴之外城門名各有意義如
云鄭門以其通往鄭州也如云酸棗門以其通
往延津即舊酸棗縣也其固子門未知其義近
閱宣和遺事內載上清寶錄宮成浚濠水深三
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
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來不覺又郡
城沿革云西面門從南曰順天門俗名新門次
曰利澤水門汴河自此入城次北曰開遠門又

名萬勝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固子門歐陽公
歸田錄亦云飲于固子橋然則以壘石為固而
名其橋因以名其門也周禮掌固之職掌修城
郭橋渠之固以為固所依阻故曰固或曰固作
顧視也汴城卧牛之形北視黃河為子而子不
敢來害其母此臆度之說無所據

今省城即宋之舊裏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九
十步高三丈五尺 國朝洪武初重築外包
以磚門五東曰麗景南曰南薰西曰大梁北
曰安遠東北曰仁和外建月城上各建樓其
西舊名望京角樓四敵臺八十四窩鋪八十
三東西南門甕城內皆有漢壽亭侯廟而北
門甕城內則立帝廟也皆近時建

宋大內宮室

按宋史地理志藝祖因周之舊為都建隆三年始廣
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之制按圖脩之而
皇居始壯麗矣宮城周迴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

宋初
依梁晉之舊名曰明德太平興國三年改丹鳳大中
祥符八年改正陽明道二年改宣德雍熙元年改今
名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舊名

寬仁
神獸開寶三年改今名熙寧北一門曰拱宸舊名
十年又改東華門北曰諺門武大中

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寧十年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

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

長慶熙寧間改左右嘉肅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

曰左承天祥符乾德六年賜名大中祥符元年正月

之西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右承天門內道北門曰

宣祐舊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今名正南門內正殿曰大

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宋初曰日華月華大正衙殿

曰文德宋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兩掖門曰東西

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宋初曰左右勤政明大慶

殿舊名崇元乾德四年重脩改曰乾元太平興國九

名北有紫宸殿舊名崇德明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

拱殿舊名長春明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

開寶四年賜名滋福又次西有集英殿舊名廣政開

明道元年十月改名會慶明通元年光大中祥符八年宴殿也殿後有需

雲殿舊名玉華後改瓊東有昇平樓舊名紫雲明宮

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舊名簡賢講武太平

宣間改北橫閣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

門曰通極向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後苑東門泊

殿明道元年改今名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又有

延慶舊名萬歲大中安福觀文舊名集聖明道二年

祥符七年改改肅儀慶歷八年改



今清景慶雲王京等殿壽寧堂清景明道元年改延春閣名舊

萬春寶元福寧殿即延慶明道元年改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

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前建感真

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

閣下有羣玉藥珠二殿後有寶文閣即壽昌閣慶閣

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

陽即宣和明道元年改苑內有崇聖殿大清樓其西又有宜

聖化成即王宸殿明道元年改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

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

北有柔儀殿初有殿無名章獻太后名曰崇徽明道元年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崇

徽殿北有欽明殿舊名天和明道元年改觀文延福

宮北有廣聖宮天聖二年建名長內有大清玉清冲

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於後苑明道元年八月

夜禁中火延熾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

承明八殿命宰相呂夷簡為脩葺大內使樞密副使

楊崇勳副之發京東西河北淮南江東西路工匠給

役內出乘輿物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其費以故

改諸又有慈德殿楊太后所居景觀稼殿在後苑觀

殿名延義閣在崇政通英閣在崇政殿西南蓋侍臣

二年建隆儒殿通英閣後小殿皇慈壽殿居治平元

年賜名慶壽宮保慈宮熙寧二年玉華殿在後基春殿熙

七年建在睿思殿八年承極殿元豐三年崇慶隆祐二

玉華殿後

宮元祐元睿成宮神宗所居東宮宣和殿在睿思殿

前四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廢崇寧初復作大觀

石實蔡京為之刻聖瑞宮皇太后所居顯謨閣元符

建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玉虛殿初建玉華閣初建

殿宣和親蠶宮政和元燕寧殿在延福殿北奉安仁宗

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于大內北拱辰門外舊宮

兩僧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庫悉移他處又遷

福次曰藥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

謀麗澤宮左復列其二位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

疊瓊芬芳麗玉羣寒香拂雲偃蓋華葆鉛瓊華雲錦

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

嶽疑和之次閣曰明春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曰杏

為殿二曰玉英曰玉澗引流其下宮之右為佐二閣

岡宴春廣二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曰飛華橫度之

海跨海為二亭架石梁以升山亭又疏泉為湖四

中尺有奇縱數之百六七十尺又疏泉為湖四

鶴莊鹿若孔翠諸柵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

別幽勝宛若生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初蔡京命童

貫制度不務沿襲故號延福五任宮東西配大內南

稍劣其東直景龍門麗澤也而晨暉門西二橫門皆

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也而晨暉門西二橫門皆

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麗澤也而晨暉門西二橫門皆

石為固引舟栢通而橋上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

龍景龍江其後又關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景



逢曰壺春堂絕岸至龍德宮其地歲時次第展拓後
 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榭芳園山水美秀林麓暢茂樓
 觀參差猶良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作九月王清神
 慶延福也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作九月王清神
 宵宮在福宣殿東七年改今名上清寶錄宮五年
 徽宗因林靈素之言在景龍門對景輝門作上清寶
 錄宮密連禁署內列亭臺館舍不可勝計命道士施
 民符藥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又開景龍門城上作
 復道通寶錄宮以便齋醮之事徽宗數從複道上往
 來是年十二月始張燈于景
 龍門上下名曰預賞元宵

宋朝會要 今天內即宣武軍節度使治所朱

梁建都遂以衙署為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為大

寧宮但改名號而已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

古制建隆三年發開封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

月太祖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之自是皇
居始壯麗矣

趙德麟侯鯖錄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

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迴十三里二

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宋東京宮城周迴五

里

邵氏聞見錄 東宮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軍

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

未如王者之制藝祖得天下之初即遣使圖西

京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

端直如繩嘆曰此如吾心小有私曲人皆見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對曰助語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葉少蘊石林燕語 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為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為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宣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為之大祖建隆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

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宣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祖坐福宣寢殿令闕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羣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處矣

按石林燕語與

邵氏所記畧同

又曰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為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

墀凡正至大朝會尊號則御馬郊祀大禮則駕宿于殿之後閣百官為次宿于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為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御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閣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成受

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冊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于東上閣門國忌未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于西上閣門亦既庭下拜而授閣門使蓋以閣不以殿也惟垂拱為日御朝之所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為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太宗明德皇后居

之以為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廢而不用以為治后喪之所

又曰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諺門而無榜張衡東京賦所謂諺門曲榭者也薛綜注諺曲屈斜行依城池為道集韻諺字或作移以為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牆而轉東面為北門亦可謂斜行依牆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按字訓諺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

洪邁容齋三筆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

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冊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為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觀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柄政招權璫童貫楊戩賈詳蓋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而極其工麗矣

周密癸辛雜識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竊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脩燕都擇汴京窗戶刻鏤工巧者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而燕用二字乃先兆也

又曰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相類皆嵌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僂衣扶輪一聲霹靂則僂樂競奏雲霄間石竅中腦麝煙起如霧

楊真汴故宮記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為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

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門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升龍門西曰右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

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 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

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國朝洪武十一年即宋故宮遺址建 周王
府乃

太祖第五皇子諡定始分封之國宗室繁衍甲於他

藩城中井水悉苦難飲汴人率于城外汲
水飲之惟周府大廟前井水甘蓋宋大內
舊井也

宋內諸司

按東京夢華錄內諸司皆在禁中如學士院皇城司
四方館客省東西上閣門通進司內弓劍鎗甲軍器
等庫翰林司茶酒局也內侍省入內內侍省內藏庫奉宸
庫景福殿庫延福宮殿中省六尚局尚藥尚食尚輦
尚醞尚舍尚衣
諸閣分內香藥庫後苑作翰林書藝局醫官局天章
等閣明堂頒朔布政府

莘少蘊石林燕語

太祖初平諸偽國得其帑

藏金帛以別庫儲之曰封樁庫本以待經營契
丹也其後三司歲終所用常賦有餘亦併歸之
嘗論近臣欲候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丹以贖
幽燕故上不從則為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之
外橫斂于民故不隸於三司今內藏庫是也又
曰內香藥庫在諺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
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為庫額曰每歲沈檀來遠
裔累朝珠玉寶皇居今內府初開處充物尤
宜史筆書

洪邁容齋三筆 神宗嘗憤北狄崛彊慨然有
恢復幽燕之志于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
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
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
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
十字分揭于上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
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
之富可知

京外諸司

按東京夢華錄外諸司左右金吾街仗司法酒庫內

酒坊牛羊司乳酪院儀鸞司

帳設局也

車輅院供奉庫雜

物庫雜賣務東西作坊萬全

造軍器所

修內司文思院上

下界綾錦院文繡院軍器所上下竹木務箔場車營

致遠務驛務馳坊象院作坊物料庫東西密務內外

物庫油醋庫京城守具所鞍轡庫養馬曰左右騏驎

院天駟十監河南北十炭場四熟藥局內外柴炭庫

軍頭引見司架子營樓店務店宅務摧貨務都茶場

大宗正司左藏大觀元豐宣和等庫編估局打套所

諸米麥等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裏廣

濟裏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

倉陳州門裏麥倉子州北夷門山五丈河諸倉約共五十餘所日有支納下卸即有下卸指揮兵士支遣即有袋家每人肩兩石布袋遇有支遣倉前成市近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每遇冬月諸鄉納粟犂草牛車闌塞道路車尾相銜數千萬輛不絕

沈括夢溪筆談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即令赴城東倉不許僱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宋明堂

徽宗政和五年乙未秋八月始作明堂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按宋史是年夏六月作三山河橋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秋八月又作明堂然六月八月正農事方殷之時而役大衆如此奪民之時傷民之力為人上者畧不少卹可謂失計之甚矣未幾而禍變作亦未聞明堂出一善政也可勝慨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

官署一

宋襲五代之舊建都於汴中外官署雖多改革而因循仍舊者實多遺址湮沒莫可攷見聞嘗詢諸耆宿父老皆謝以不知嗟乎宋去今不遠而濂又汴人已無所稽如此使及今弗錄其所可知者後愈亡所考矣暇日聊據見聞以志宋之官署然亦畧舉一二而已惜不能盡知也

中書省

大梁李濂川父

宋中書省在左掖門之東宰相之所蒞稱東府焉掌
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羣臣奏請興創改
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事凡除省臺寺監長貳
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通判武
臣郡橫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李心傳朝野雜記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為
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
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
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
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

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
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
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
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事事自紹
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
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
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
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
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
中何文績將拜相夜夢人持弓矢射中其僕乃

先乞復大少宰為僕射吳正仲當制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為定制云

又曰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蓋自建隆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兩倍于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間宰相或席不暇煖而纔二十

有四人蓋秦檜獨相十八年故也

陳后山談叢 國朝宰相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會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國朝宰相趙令廬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冠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又曰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
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
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
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洪邁容齋三筆 太祖登基仍用周朝范質王
溥魏仁浦三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
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
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
沈義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
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三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

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
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二年
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
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
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楊萬里揮塵錄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晉公
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
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
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
後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

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國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也

樞密院

宋樞密院在闕門之西南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宋初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建隆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密直學

士以簽書院事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付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專以兵機軍政為職

洪邁容齋三筆 樞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

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
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
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
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
迎之于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
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
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
張魏公也時為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
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為檢校時葉
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
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
久而朝士亦然名不古雅莫此為甚
葉少蘊石林燕語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
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
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可勝記本不繫職官
重輕而五代時因唐舊名益增大之故史官皆
不暇詳考據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
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續事始偽蜀馮鑑所
作也

又曰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

預聞慶厯初元昊用兵富公為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為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為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又曰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使廳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為職名為直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殿侍立為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林駟論兩府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邪蓋兵為重事身為大臣邈不相通則國事睽矣故呂氏掌兵若無與於

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于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脉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益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為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弔矣故諸呂兆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敞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能振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為當邪則軍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抑併其職為中書邪則兵柄相維有關大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于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為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設官之深旨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矣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

初未知之興兵薊門之役非未故也密院謀之
而中書不預聞之此田公錫抗言密院公事宰
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不能無
憾于咸平之時也迨夫景德間真宗每得邊奏
必送中書于是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
師寇公親扶日轂尺董荅之而北虜幾無隻輪
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自寇公免相
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首之降非末節
也而中書初不預知元昊之叛非小警也而邊
奏皆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
乖異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于康定之初也
迨夫慶厯間仁宗因張方平之議于是宰相有
兼樞之職西邊陸梁之賊呂章二公分命各帥
戮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厯兼
領之效歟自賈昌朝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
之事權又益裂矣趙明與西人戰密院賞功而
中書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
已降褒詔此滕達道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
也迨夫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元祐
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同進呈矣然是時邊事

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間高宗乃以宰臣
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
國步尚艱虜勢方張剗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
巍巍中天之業者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
兼領之功歟噫自國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
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
情咸平景德康定慶厯熙寧建炎之得失可知
也可不審哉雖然主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
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意是
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為慶曆之善謀密

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

沈括夢溪筆談 舊制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
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
皆鑄銅而已

御史臺

宋御史臺在京城內東澄清街北 國初改為察院
三區一居東巡按御史居以蒞政正統間改為巡撫
都御史治所今遷巡撫都御史居新置院遂為公使
寓所一居西清軍刷卷御史互居以蒞政正統間改
為巡按御史治所一居中成化元年建為清軍刷卷

御史治所亦以寓公使云

葉少蘊石林燕語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面取肅殺之義未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鷓鴣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宋朝燕翼詒謀錄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

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

曾肇重脩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惟自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惟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奸猾治大獄于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

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大則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寮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奸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于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

十年寔以圯壞神宗皇帝倂圖程工以授有司
舊闕大夫廳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
之義又形勢痺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廳
事闕門東鄉增痺為崇培下為高其視規樞宏
遠矣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
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
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
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
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五十一楹門闈
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

各適所宜吏舍囚囹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樓列
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于是
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
秋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維神宗皇帝受命承
序十有九年建立經營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
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
寺是崇故能垂情風憲之司以啟後嗣之意二
聖恭己開闕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
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
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

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于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

苟異于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諫院

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陳執中為諫官以諫官為治所屢請置院乃以門下省為諫院而別創門下省于右掖門之西宋置諫院自此始

宋名臣言行錄 慶厯增諫員取敢言士歐陽文忠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又曰包孝肅公拯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

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石
以為龜鑑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厯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厯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胡寅寄政府書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于其君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繆居是職者又多以立異為心撓亂政事人君難于盡從故員多不備難于盡廢故姑設一二人比諸餽羊方祖宗時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名士或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之人為之宜其觀望喋喋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

遺蹟志
齊小白秦符堅專任一相以成霸業之時未聞
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者誠以三軍五兵之運
伐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也
及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諫使糾違
犯指闕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
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
便可救正而御史臺只宜彈擊官邪貞肅憲度
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臺省節次又不
得直則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如此則治有體
統朝廷增重國勢不搖可以言治

遺蹟志
卷之二

汴京遺蹟志卷之三

大梁李濂川父

官署二

學士院

即翰林院

宋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巖宥密又謂之北扉在浴堂之南便于應詔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管勾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 學士掌內庭書詔指揮邊

事曉達機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

公事蓋防纖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藝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今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年以知制誥張洙權直翰林院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監類止稱權天聖元年詔學士過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隻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沈括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

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技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浴堂之南便于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

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又曰學士院玉堂太宗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艸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

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又曰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教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教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葉少蘊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又曰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末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扁鐫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奉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又政和五年御書搗文堂榜賜學士院又曰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

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與諸名藩在內惟為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破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迂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歎也

又曰俗稱翰林學士為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于金鑿坡上故亦稱鑿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內則置于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于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

洪邁容齋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又曰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事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為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

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李心傳朝野雜記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學士久次者晁文元迴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內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公宿皆九年徐侍常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迴宋宣獻綬歐陽公脩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

崇文院館即三

按李文簡公燾長編云梁遷都汴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謂之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湫隘纜蔽風雨周廬繳道環于其側太宗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邪即詔有司于左升龍門裏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輪奐壯麗甲于內庭二月甲辰朔詔賜名為崇文院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分八萬卷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馬端臨文獻通考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

閣在左升龍門北是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偕太清樓本補寫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佑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錄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

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
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勾內侍官一等詔購求逸
書復以書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做開
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厯初成書凡三萬六
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
者嘉祐四年右正言充秘閣校理吳及言內臣
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館職
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事並施用令陳
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他局二年
一代遂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選京朝
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遣館職闕即隨補歲
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
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
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
無廢覽觀然此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
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
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
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宴如
景祐自是編書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
三百三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

重複訛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冊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化成天下今三館祕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在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卷數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真本令在館供職官校正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于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求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庶幾祕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祕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

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祕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祕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祕書監何志同言漢書七畧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者浸多宜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于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冊府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覲言太宗建崇文殿為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詔儒臣即祕書省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

宗以崇文院為秘書省燿正官名獨四庫書尚
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
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
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
總目合為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乃
命覲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
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
置補寫御前書籍所于秘書省稍訪天下之書
以資校對以待從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
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
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
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冊府四部之藏庶
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
闕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
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
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
賜或有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
加崇獎其書錄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
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
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

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乃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俾提舉秘書省官兼領凡所費用悉出內帑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竒書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二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繫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秘書省又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于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惜哉

僧文瑩玉壺清話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真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扣閣求書一觀至性長慎曰扁鑰

誠來所掌籤函中募嚴秘難啟奈諸君非所職
窺不便三人笑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
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秘鑰啟窺至
密遣閣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盡出圖
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秘閣于三館
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

沈括夢溪筆談 內諸司舍屋惟祕閣最宏壯
閣下穹窿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集賢院

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皆總為
崇文院紹聖二年敕改集賢院為直祕閣集賢院學
士為集賢殿脩撰

馬端臨文獻通考 宋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
宰相充學士以給監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
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
無常員凡昭文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
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之

沈括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
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
也

葉少蘊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為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為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為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為閑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于公府豈敢取必于僉諧

趙興肯賓退錄 集賢殿脩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有自常僚起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脩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日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秘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五年改

國史院

宋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脩院按東京記

云編脩院俗呼為史院天聖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脩史其同脩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脩官以三館祕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厯隸國史院每脩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脩國史餘侍從官為同脩國史庶官為編脩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脩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脩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祕書省

洪邁容齋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

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于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上準裁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脩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

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繫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脩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哀以高宗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脩撰兩朝史今不傳

葉少蘊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館皆賜銀

絹筆墨紙已開而續塗者不賜

宣徽院

宋宣徽院在嚴祇門外尚食局之東掌總領內諸司及郊祀朝會宴饗供張之儀一應內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舊制左右宣徽使同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瞻

權宣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兩府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從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于唐然唐之職官志及會要畧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勢日甚則此二官日尊自五代以迄于宋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勲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廢罷云

朝集院

朝集院在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癸丑創建以待士大夫之聽除授者

宋朝燕翼詒謀錄 真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院既成詔陸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

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
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
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于親戚故
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國門放見蓋閣
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
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
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
結交互相推薦其况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
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
來者日多故也

太常寺

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
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
時稱絕筆其後為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
寺于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
宗正寺建為廨舍既成而已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
請焉

馬端臨文獻通考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
之長主判而禮判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
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為

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臣六七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元祐初除呂純禮為太常少卿御史論門陰得官不可任奉常于是外補

按宋治平脩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脩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脩嘉祐張洄奏用姚闢蘇洵編纂至是始成書云

太學即國子監

建隆中藝祖于南宮城立太學後為國子監真宗以書庫迫隘易其鄰錢俶居第中隙地十步以益之設齋凡二十每齋有爐亭仁宗慶曆六年詔以錫慶院益之大中祥符五年建閣藏太宗御書東有禮賢宅徽宗崇寧初又建辟雍于城南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金貞祐時以其地當改築汴城徙之東南城下廢缺為多至元改為汴梁路太學之規制盡廢國朝洪武三年改為開封府儒學後圯于水永樂五年乃遷府學于麗景門內西北而宋太學諸碑刻皆移置其中

馬端臨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
禪院建國子監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
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
東西廊之板壁

又曰慶曆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
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
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纔二百楹
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
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
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宋朝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
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
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
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畢仲行蔡京范鏜張
璪詳定於太學初八十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
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
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徽宗初立辟雍增生徒共
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
教養于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辟雍廢太
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

總治兩學辟雍列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
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
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
矣

周密癸辛雜識 汴梁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
學武廟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皆河柳堤蓮
池尚有壁水遺意大學與首善門五大字石刻
皆蔡京奉敕書先聖之右為孟左為顏作一字
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
石鐫宋初臣所為贊獨先聖贊太祖御製也講
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古碑數種如宋初
翰苑題名門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山
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
進士題名其字類漢人而不可識

又曰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一大片上有自然
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
也近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矣今不知所在

開封府治

開封府在宋為京兆舊治在京城內浚儀街西北即
唐舊汴州也五代梁都汴魏為東京置開封府後唐

復為汴州晉漢周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政府為路曰汴梁路徙于行省之東以府治為河南道肅政廉訪司 國朝洪武初罷司改路仍為開封府

馬端臨文獻通考 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轂下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

宋四朝志 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離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

岳珂愧郊錄 按李燾續通鑑長編載元祐七年正月辛卯禮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于舊南省夫土木之工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可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私家通惠而官府制度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時雇直優厚

無判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暇滕口以蔓引推託也決矣先朝官吏律已之廉持論之厚又於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略之也

又曰珂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壬申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真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為尹東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行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

周密癸辛雜識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潤繼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後衙有臘梅一株人以為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太行障其後地稍暖故有梅且山

水清邃似江南云

今開封府猶稱古南衙其後堂稱梅花堂皆襲宋之舊也

祥符縣治

祥符縣在唐為浚儀縣舊在京城內宣化坊晉高祖天福元年徙于崇仁坊周世宗顯德六年復徙城北封五門外路東宋太祖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旌孝坊街之西真宗景德五年正月天書見于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元曰大中祥符改浚儀縣為祥符縣燬于金季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至正間又為兵燬 國朝洪武元年移置按察司東南以元稻田提舉司遺址改建三十二年淪于水遂徙今治于州橋北

馬端臨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

赤畿外有望繫上中下五等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繫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

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至元時以縣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署事又有赤縣達魯花赤赤縣尹

宋朝燕翼詒謀錄 今縣邑門樓皆曰勅書樓淳化二年詔曰近降制勅或有釐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縣應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咸著于籍今州縣不聞有勅書樓矣

汴京遺蹟志卷之三



汴京遺蹟志卷之四

山岳
夷山

夷山在裏城內安遠門之東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也
亦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監守之處史記云夷
門汴之城東門也而安遠門乃汴之北門今北門內
地勢頗高似是夷山而司馬遷乃云東門意者古今
城垣改徙不一今莫可考矣

良岳壽山

大梁李濂川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艮岳壽山在汴故城東北隅初徽宗未有嗣道士劉
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
輿尙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
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於是命戶部侍郎孟
揆於上清寶籙宮之東築山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
萬歲山既成更名曰艮岳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
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
萼綠華堂書館八僊館紫石巖棲真磴覽秀軒龍吟
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囃囃亭山之西
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汧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
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
兩闕闕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
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
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
池後有揮雪亭後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
蕭森亭右有麗雪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
注山澗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竦丹凝真觀園
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斯閣北岸有勝筠
庵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
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

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艮岳記以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岳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初朱勛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牒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其旁植兩檜一夭橋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以玉碑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慶雲萬態竒峯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作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榭樓觀不可勝紀四方花竹竒石咸萃于斯珍禽異獸無不畢有矣宣和六年有芝產於艮岳之萬壽峯改名壽岳一曰壽山時蔡京子蔡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豈徒自勞苦哉而帝遂數微行因令苑囿多為村居野店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帝晚歲患苑囿之衆國力不

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圍城日久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拆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篋籬又取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云

徽宗御製艮嶽記畧 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竒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椰栝荔枝之木金蠟玉羞虎尾鳳耳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僊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壘壘北

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杭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策雲高出峯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策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亭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

凝真觀園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
北岸萬竹蒼翠蒼鬱仰不見天有勝雲庵躡雲
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
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塞條下平陸
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
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
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
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郭郭
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
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耳

僧祖秀陽華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

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
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
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舐
觸若踉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
竒盡怪輔以礪木癭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
上又隨其幹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
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
方珍林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
致四方珍禽竒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

為溪澗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腳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嶽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香嶂又得頽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為大陂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行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良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

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棖椽窗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朔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闢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波桃花間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陽華宮然陽華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千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或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慄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偃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羣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街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樓煙輝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渚者曰舞僊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貌儀鳳烏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泉石作亭庇之置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置于萼綠華堂者曰慶雲萬態竒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虜於壽山艮嶽之嶺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宛若畫本凡天下

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
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
遊陽華宮而民廢之矣

張溟良嶽記畧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
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場堪輿但形勢稍下儻
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
使稍加于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又安
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
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岳命宦者梁師成專董
其事時有朱勔者取荆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
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
萬計調民搜巖剔數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
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罪斲山輦石雖江
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
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
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
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
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竒竹異花登萊文
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
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

勛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
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為萬歲山竒花美木珍禽
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於此矣
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
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
皆折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
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
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陽華宮記讀之所謂
壽山艮岳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撫其畧以備遺
忘云

宋史筆斷論花石綱之害

徽宗取敗之道固

始於蔡京豐亨豫大之對然致天下之騷動戎
虜之憑陵而身不能守其宗社者皆由朱勛花
石綱之運有以促亡之耳初朱勛因蔡京以進
上頗垂意花石勛初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喜之
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
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輒數百萬故花石至京
師者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此花石綱
之始也既而作萬歲山運四方花竹竒石積累
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

臺殿不可勝紀此花石綱之中也又為苑囿白
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之景又聚野獸禽
鳥于苑囿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
川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此花石綱
之末也徽宗於是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
達旦以燕以遊將為終身之樂焉故太學生鄧
肅上十詩諷諫即詔放歸田里至於舟兵苦之
羣聚為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然後罷花石綱
使般運糧道于時雖有罷之之名而實無絕之
之意蓋冀盜息而即復之耳故陳過庭乞罷冗

官則貶于黃州張汝霖請罷進花果則貶于均
州而蔡京等遊樂如故不數年間而粘罕幹離
不乃引兵大入城邑多陷上心始懼遂欲罷之
及罷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祖課內外製造
局嗟乎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今寇
盜既至禍亂已成乃始懼而修政不亦晚乎向
使徽宗早信鄧肅之言誅蔡京戮朱勔竄童貫
族王輔絕愉目之竒玩救勞苦之生民則粘罕
幹離不雖猛如狼虎亦豈敢肆跋扈而蹈我中
國哉惜乎徽宗悔悟已晚噬臍無及故雖有改

輟之心而莫能為謀矣悲哉

洪邁容齋續筆 宣和間朱勗挾艮岳花石之名以固寵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閔輩共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或未即取而護視微不謹則加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牆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許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勗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後出為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謾錄於此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為我開一樽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殮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米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貞元元和間也

周密癸辛雜識 前代累石為山未見大顯至

宣和間艮岳之役興連輓輦致不遺餘力其大
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然
工人皆出于吳興謂之山匠蓋吳興比連洞庭
多產花石而卞山所出特秀竒故四方之為假
山者率於此中取之嘗聞汴京父老云艮岳之
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乃
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
之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致於舟中直俟
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
他慮此法竒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
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爐甘石雄黃則辟
蛇蝎爐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
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
得雄黃數千斤爐甘石數萬斤

和維愚見紀忘 艮岳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
曰三山兒坡是也其誤甚矣考之宋史徽宗於
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禁中每歲放燈自東
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後累
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岳又稱壽岳夢華
錄云京城北壁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丘門中

曰景龍門乃大內城東角寶籙宮前也次西曰金水門近見汴之城池沿革一帙云北面三門中曰景龍門太平興國改今名俗名酸棗門東曰安遠門俗名舊封丘門西曰天波門又號太安門至正年間汴人拒守不及遂築塞諸門止留五門然徽宗命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其艮岳的在宮城東北景龍門內以東之地明矣後金宣宗命尚書木虎高琪展築汴城就取艮岳之土搬築以為北面城垣其景龍江改為城濠諸池沼悉皆填平止有龍德宮前土嶺猶在俗名三兒山坡若以為艮岳遺址實為大謬龍德宮徽宗潛邸也在景龍門西離寶籙宮遠矣

岳珂程史曰艮岳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遊至則以巨柈貯肉炙梁米翁傲禽鳴以致其類既而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在囿者

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矣
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
總之一日徽宗臨幸遠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
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
駕上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
詔許捕馴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四

汴京遺蹟志卷之五

河渠一

黃河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太祖乾德二

大梁李濂川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遣使按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執者聽其孤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

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潰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後又決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濱河州縣之民田廬荒地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已

按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自西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下而東南流經汴城之東北五里遂成大河下達于淮洪

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丘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滄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道其水於中灤東入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為平地矣天順五年河復決衝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鄰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修隄捍禦之方誠不可不講司其事者所宜留意也

治河通考論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

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太
任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任
處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
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
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
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
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
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
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

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 國朝洪武
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
度滄沒護城隄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
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
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
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
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
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為平地其自滎陽縣築隄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隄自河內北至黎陽
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為平岡西北抵黎陽觀
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
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
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隄在滎陽縣
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
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
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
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
于祥符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
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
驛儀封縣置大岡驛大岡遞運所通許縣置雙

溝驛大康縣置義安驛長嶺遞運所扶溝縣置
崔橋驛陳州置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
武丘驛皆因河徙而革

王回水議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
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
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
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
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
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
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在其官至武帝之

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
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
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
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
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
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
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
太舟卿而主治舟舵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
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

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有暴而行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為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為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朱光庭論治河當專責水官 臣竊以君論一相相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今日朝廷內外無事惟治河為大役竊緣河之所以可治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役兵夫水官既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所取信而不致

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竭財力以應副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己力以冀重賞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伏見此役非小役也其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少若水官自不任責則朝廷何所取信而興此大役伏乞朝廷指揮下修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回復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所繫事體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王巖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 臣伏以朝廷知大河橫流為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極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臣竊意朝廷默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致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勅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

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興一人之言輒廢大事大議而易興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為計爾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若河湮沒勢雖退流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虜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輸轉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虜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堂為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亟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

范純仁論黃河回復故道之難 臣昨日伏覩

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如槃水常使平正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不以其道則非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今切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監也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卻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

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病乞付之羣臣有司
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
之治可致矣

蘇轍論開河分之非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
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
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給一
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
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
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羗旅距邊鄙繹騷河
議失當賦役橫起三者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

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駑下乎
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
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
未為深憂羗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
議復故道爭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糶等
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
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
在來歲天啟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
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
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

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河決西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環衛經北京漸歷邊

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滌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城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

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陟之道而海口
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
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
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
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
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
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
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
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
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春

暖復調就便興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
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
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
隨而和之於下上下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
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
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敢言
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三年十一月上轍
時為戶部右侍郎

范祖禹論回河成功之難 臣聞周靈王之時
穀洛水閘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

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閼以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之閼以說秦令鑿涇水為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一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輕重所繫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絕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為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所言為不然方冊中語皆不可信而

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郡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羣盜又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邑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騷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等所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國邪為身邪若為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惟欲人之同己而不欲人之異己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謀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聞命遂緘默不言不惟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恥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臣等所言回河

通志 卷五
一六
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別白是非明辨可否
則生靈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四年廟堂用李偉之議再興回河之役
復置修河司祖禹時為諫議大夫同傅堯俞
各上疏論列未幾除堯俞為吏部尚書祖禹
為給事中祖禹遂連上二疏此第二疏也時
論以為真諫議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五

汴京遺蹟志卷之六

河渠二

汴河

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也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京城內合蔡河名葭蕩渠又名通濟渠宋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莫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

大梁李濂川父



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侵漁為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太宗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民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稍定帝始就次大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下詔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後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東至陳留祀縣汴河及隄皆為所淤而水則入于蔡河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前有小礮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臭河兒

張洎論汴水疏鑿之由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

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
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
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
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
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
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隄水勢不便流溢
夾右夾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於大
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
道不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

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
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
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
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
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
荥蕩渠自滎陽出五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
河之溝亦曰荥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
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即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
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教
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

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汭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惟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縣至于陽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祖船自長淮西北汴汴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

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卻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右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捷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

國兵卽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甲兵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惟汴水橫亘國中昔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場帝開剛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按洎言汴河疏鑿之由最為明悉故備錄之

以識舊蹟

張方平論汴河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襄山河形勢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卑狹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斛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只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寶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衆也大眾所聚故謂

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河廢則大衆不可聚
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
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
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
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
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事殊非小事
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
本熙寧六年上
時知應天府
按方平之言為王安石發也間嘗考求汴河
之渠漫不可復今所謂孫家渡河者亦自滎
澤而下引河為渠由朱僊鎮東南達于淮泗
似亦汴渠之遺意特以不近都會而轉漕非
其所資故任其淺涸而不為之疏濬耳

梁燾乞開舊日汴口 臣愚嘗求世務之急得
諸道路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
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
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
入於河後欲道洛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
灘之上峻起東西隄闢大河於隄北攘其地以
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以通舟楫其實導河水

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歸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支費轉運司每每請於朝廷勢不能不為之應副切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夫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於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以為慮殊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波循流而下直貫京師其患豈勝言邪此其大可懼者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日之計宜復為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養生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潰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感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為害者一而不甚大所謂損小

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畧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水利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旨詔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繫國體願留宸心

先是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上言去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濶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萬世之利也范子淵時為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上遣燾行視利害還言不便又命內侍宋用臣往度用臣還言可為於是詔用臣為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勞民動衆費用不貲燾時為御史中丞復上此議云

沈括夢溪筆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閣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入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

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
瞰居民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
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
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
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
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
水平望尺翰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
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
平其上漸淺洄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陸乃量
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
下之實

王文正公筆錄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
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
梁宋之地畝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
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
里舊所湊水悉為橫絕散漫無所故宋毫之地
遂成沮如卑溼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
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
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汴沿兩無艱阻今
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

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漫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也

僧文瑩玉壺清話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景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糧斛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為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寤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云小人之黷貨罔上如此

陳傳良論汴河最重 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為最重

陳霆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

問之乃汴隄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
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
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
浪翠屏間蓋指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
畝矣隄間多卧古峯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
有甚大者相傳謂宋營良嶽取石於靈壁網運
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
浩歎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六

汴京遺蹟志卷之七

河渠三

蔡河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澗水以通舟楫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于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澗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爲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太祖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師

大梁李濂川父

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河南入潁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廣利水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閔水繚繞城內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即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于沙河以通陳蔡汝潁諸州之漕運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源由是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達淮泗其水亦入蔡河焉後以其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裏城東南置小木閘一十有九以行舟楫洪武三十二年黃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弗涸不復通舟楫矣是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薰門西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即巡撫治所也

金水河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咸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

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馬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灑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宣和元年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插濬澄水導水入內內庭池壑既多患水不給又於南門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見諸宋史者如此自金元以來淤塞不存矣

五丈河

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入白溝接注
湛渠以通曹兗之賦因其闊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溝
河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世宗顯德四年䟽汴水入
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汴宋太祖建隆二年
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以浚之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奉已朕不忍爲
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
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
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
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
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
五丈河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
引五丈河造西水碓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
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則名白溝由善
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宋又更名廣濟
河金元以來累經黃河泛溢淤塞

王文正公筆錄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
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
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
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灤

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
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
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
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
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
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
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
爲永式

六丈河

六丈河在封丘門外相傳宋時恐河水爲患開鑿此

河以殺其勢諺曰爾有三丈水我有六丈河即此河
也洪武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黃河泛溢淤塞

大黃寺河

大黃寺河一名埽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黃河
之支流也

伯俞河

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古孝子伯
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汴水至通許清
水口入黃河蓋其河自中牟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
伯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魯溝

河隨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掣水河

掣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東流一在城東揚州門外南流二流奔至東南合而爲一南至赤倉保鍾家岡入于黃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永樂二年因河水爲患城之內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溢流而水不復入城矣

沙海

沙海在城西北一十二里按戰國策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爲日久矣蓋謂此也隋文帝疏鑿舊跡引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累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

白溝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

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
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
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
水爲源做真楚州開平河置埭則四時可行舟因廢
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
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
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
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
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
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

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
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
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
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
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
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
宜若可爲即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
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
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

汴都地勢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濼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濼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濼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疏濼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宣視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狝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勅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毫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高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功開治不致水害者叙爲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

中修築堰塢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堤埒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纜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

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有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李綱論都城積水爲害疏 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

盡防患之理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恠之夫變異不慮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

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荅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禋聖意之萬一宣和元年六月
上時爲起居郎

李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 臣近嘗奏請以水

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踖無地伏念臣愚蠢孤立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浸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

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懼遠邇震驚仰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已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謀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脩省不可忽也臣愚慙不揆輒復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

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䟽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接連城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衝意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

於轉易河嚙隄防日峻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纔百餘步去東危亦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用敢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計數今

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迄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

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淵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悉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稍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備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

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冗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如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此懍懍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與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

聖慈寬假未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
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
宣和元年八月

堤閘渡口潭泊諸蹟

堤

隋堤

一名汴皇浦在汴河之上隋煬帝大業元年命尚
書左丞皇浦誼復西通濟渠作石陡門引河水
入汴水入泗水以達于江都人稱其堤曰隋堤

護城堤

離城三里直抵蘇村蓋前代築以防金村遠城圍
抱東南朝正統間以禦之範鐵犀于謙因河逼
河衝地築東西北三面以禦之範鐵犀于謙因河逼
汴水乃築東西北三面以禦之範鐵犀于謙因河逼

落藜堤

在固子門外西北其
地方生子落藜故名
在固子門外西北其
在固子門外西北其

高門堤

在梁惠王古城北
在梁惠王古城北
在梁惠王古城北

金村堤

在城西高門之北
在城西高門之北
在城西高門之北

十八里堤

在城西高門之北
在城西高門之北
在城西高門之北

夾堤

在固子門外東
在固子門外東
在固子門外東

埽頭堤

在河東東北
在河東東北
在河東東北

接岡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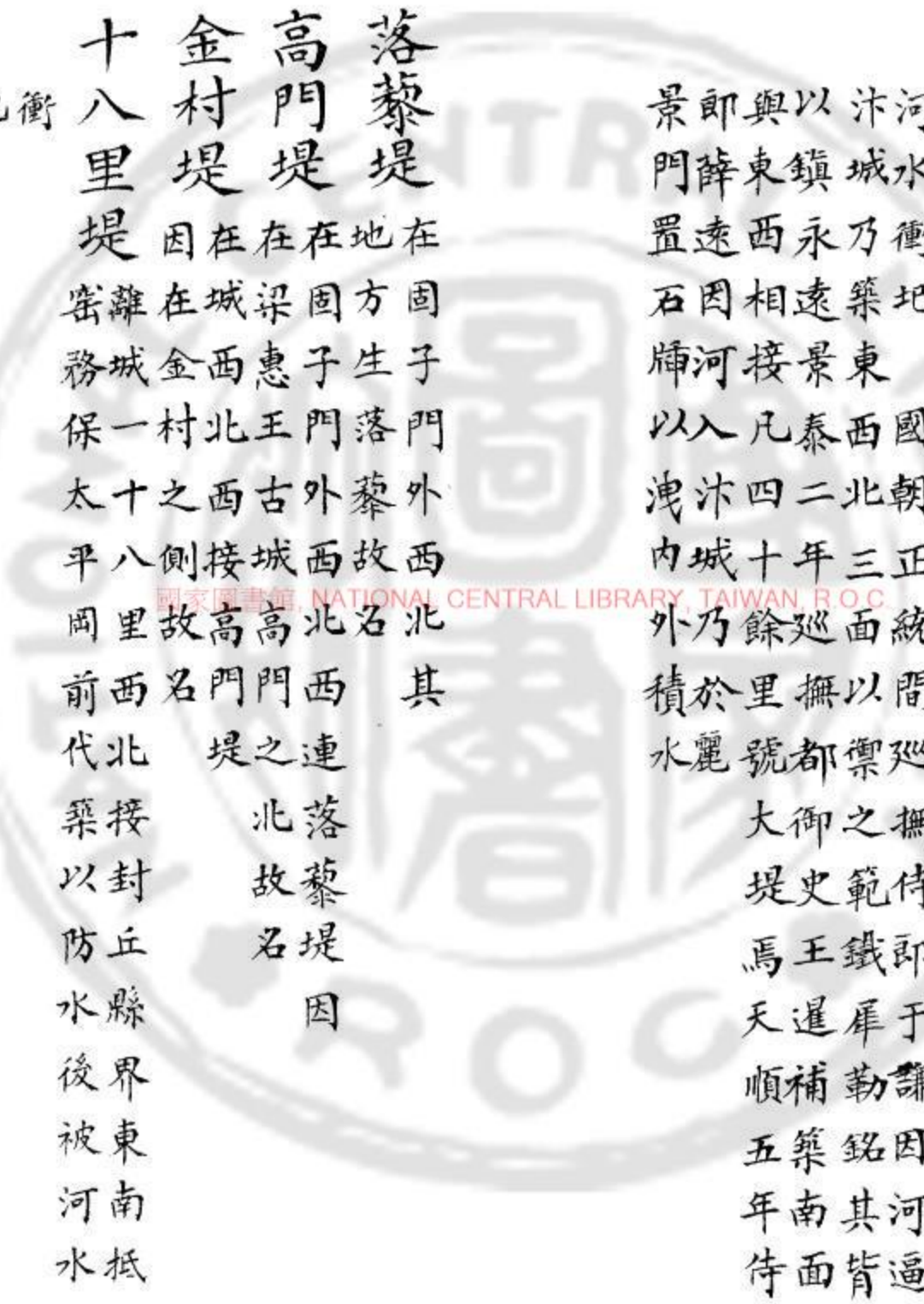
在城西永安
在城西永安
在城西永安

橫堤

在鄭門外南
在鄭門外南
在鄭門外南

婁堤

在城北約十里
在城北約十里
在城北約十里



汴護堤 在城西舊

金水堤 在襄城北岸西至固

閘

小木閘 在襄城外

獨樂閘 在城東南白

萬龍閘 在城東南赤

惠濟閘 在陳州

赤倉閘 在城東南赤

以上諸閘俱為蔡河而設元永廢壞洪武初

重修二十四年黃河南徙蔡河及閘皆為淤

塞不復可見矣

渡口

杏花營渡 在城西南

白墓子岡渡 在城東南

梁家淺渡 在城南十五里

八角渡 在城西南三十里

赤倉渡 在城東南三十里

以上五渡俱濟黃河以河徙而廢

陳家口渡 在城東南

清水河渡 在城南三十里

善善李渡 在城南二十五里

以上三渡俱濟黃河之支流亦以河徙而廢

潭

蓮花潭 在城東

龍潭 在城外四十里南北堤口有

清水潭 在城西三十里

遺蹟

卷二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赤倉潭 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泊

刺史泊 在城東南鄭店保南

楊六郎宅水泊 在裏城內西北

冉家泊

楊子岡泊 在城東北霍赤岡保

龔家泊

牛家泊 俱在城西南八角保

以上諸蹟俱湮于河水無復存者矣

汴京遺蹟志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之八

大梁李濂川父

宮室

凡已見宋大內宮室及良岳內諸亭館不重錄

余聞之故老曰宋九帝都汴其宮室之盛載諸史冊圖誌者可考而知也歷歲滋久兵燹燔蕪河流衝淤悉蕩然無遺矣茲志遺蹟姑存其槩于此無亦使其湮滅無聞云爾

宮

太一宮

都城太一宮有三處一在城東南之蘇村為東太一宮一在城西南之八角鎮為西大一宮一即五岳觀之舊址

為中太一宮今俱廢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服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綦大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即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此東太一宮也

龔明之中吳紀聞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

之國民受其福故今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稱者

宋朝會要 天聖六年三月司曆言五福太一自雍熙元年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一行棊當入蜀郡之坤宮曰黃庭可於都城西南建祈宮於是詔擇八角鎮地建西太一宮

又曰神宗熙寧初即五岳觀舊址營中太一宮蓋自仁宗天聖六年至熙寧五年壬子四十五年五福太一行棊自黃庭宮移入真室之中下

臨京都之中故也

景靈宮

有二在城內端禮街東西宋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建奉藝祖以下御容在內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治平甲辰歲於景靈宮

建孝嚴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鳩集畫手畫諸屏宸牆壁先是三聖神御殿兩廊圖畫創業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畫講肄文武之事游豫宴享之儀至是又兼畫一應仁宗朝輔臣呂文靖已下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龍圖燾主其事乃奏請於逐人家取影貌寫之駕行序列歷歷可識其面於是觀者莫不嘆其盛美

李心傳朝野雜記 景靈有東西宮蓋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神宗元豐中始倣漢原廟之制即景靈宮之東西為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奉宣祖以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徽宗崇寧初以景靈無隙地乃於馳道之西立西宮以神宗為館御首哲宗次之號舊宮為景靈東宮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以下神御皆寓温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兼知州若官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

神御趙忠簡為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東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二月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為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或者謂忠簡之議乃王沂公藏天書之意

九成宮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外築垣環之各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阜東用阜北其色碧祭以春幣用阜南其色青祭以立春幣用阜東其色蒼祭以立夏幣用阜南其色青祭以形鼎其色紫祭以夏幣用阜西其色赤祭以黑祭以立秋幣用阜西其色赤祭以秋

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阜
八鼎皆為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鼎之
宮立大角
鼎星之祠

寶成宮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
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
功以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以祀周成王及周
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以祀唐李良及隱士
嘉成侯魏漢津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
黃帝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其成功持盈二殿
為中祠幣用白昭應
堂為小祠並用素饌

馬端臨文獻通考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

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魏漢津之
說鑄九鼎而各以其方色祭之抑不知司鼎者
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

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氏因定鼎郊鄩之說而
祀成王周召然此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
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
乃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數聖賢其褻慢不經
亦甚矣

朝元萬壽宮

在城內汴河之側金兵燬之今延慶觀即朝元萬壽宮之齋堂也

周密癸辛雜識 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

製作高雅熙春閣前元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
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煙蟠結凡數里有臨
春結綺之意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者下

有青石礎二刻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温
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
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內留品字三方素
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徽廟立於中林靈素王文
則居兩旁也

玉清昭應宮

大中祥符元年初識營是宮安寘天書
命有司料功須十五年乃就修宮使丁
謂令以夜繼晷每繪一壁給二燭至七年十一月
宮成凡二千六百二十楹制度闕麗屋宇少不中
程式雖金碧已具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
費初宮之成也時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
置使自此始天聖七年夏六月丁未夜大雷雨宮
內火起至曉宮室幾盡僅存長生崇壽二小殿范
雍王曙等以爲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
諸禱祀以答天怒乃下詔不復繕修以長生崇壽

二小殿改為萬壽
觀罷諸宮觀使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作玉清昭應宮奉
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
聽

孫升談圃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董其役土木
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
畫皆取至置之壁龕廡下又以其餘材修建五
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
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
道院在耳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為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為提舉因以為優閒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

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負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上清儲祥宮

太宗至道元年上清宮成慶曆三年火其後復修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也

因賜名上清儲祥宮命蘇杭撰碑文以紀其事

宋敏求東京記 端拱元年二月太宗詔取晉

邸時太祖所賜金帛建上清儲祥宮至道元年八月宮成帝御書額金填其字賜之仁宗慶曆三年十一月火熙寧元豐間靈惠法師王太初再營之元祐初年宣仁太皇太后為出粧粉錢

重建

孫升談圃 上清儲祥宮太宗建之爲民祈福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許有壬上清儲祥宮記畧 宮始太宗作於朝

陽門外蘇碑作內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

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脩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脩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實毀

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復葺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元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真之教方興長春公起海濱至西域見上論道以修身治國撫民止殺爲對上大悅長春法系之弟爲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爲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主太一上清諸宮觀事惟上清爲潦水所圯規模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爲畝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

殿于前次列真之宇于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
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

以上十宮今皆不存矣惟城之西南隅有大

道宮焉正德初因佑聖觀舊基而脩也乃若

延福宮玉清神霄宮舊名玉清和陽宮上清寶籙宮

俱已載之第一卷大內宮室條下茲不重錄

樓

望京樓即汴城西門樓也樓舊無名唐

遇僊樓在南薰門裏街西有異僧之事

明月樓在趙東文作滿庭芳詞以紀之

黑樓子在宣平坊勾欄街之北

寶津樓在瓊林苑內

紅翠樓在北街西

狀元樓俱在街西

和樂樓舊名莊樓

鐵屑樓

楊樓

欣樂樓

會僊樓在雷家橋北

胡樓在南薰門外西南

潘樓以上俱在市子街

熙熙樓在東第三巷

清風樓在裏城外西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宜城樓

看牛樓在仁和門外

劉樓在金梁橋下

集賢樓

宴賓樓在金明池之西

自遇僊樓而下諸樓俱燬于金兵

譙樓

一名鼓樓在城內安業坊臺高三丈上建樓下置甕門通東西行路自築建之後散壞不修俗譙言復修則有河水之患故廢而弗治號破鼓樓嘉靖初鎮守太監呂憲排眾議復脩煥乎改觀卒患無水

鐘樓

在城內新昌坊規制畧如譙樓而高闊宏麗過之上懸巨鐘以警昏曉宣德中左布政使李禎

復葺之成化十六年鎮守太監藍忠巡撫都御史李衍重脩

以上二樓俱非宋建姑附于此

閣

資聖閣

即相國寺之後閣都人夏日于此納涼八景中資聖薰風是也

玉皇閣

在延慶觀于火

藏經閣

有二一在相國寺一在天王寺俱藏先朝所賜藏經今卷帙殘闕殆盡矣

尊經閣

在府學明倫堂後以上三閣俱非宋建姑附于此

周密癸辛雜識 汴城樓閣最高而見存者惟

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

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馬國初曹翰所

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者
 岩堯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譚樓
 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巨璫譚積有之其
 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

亭

新亭

在城內唐汴州刺史令孤楚建劉禹錫記

看街亭

在南薰門內東南

信陵亭

在相國寺前魏公地

公子亭

在麗景門外公子謂無忌也

大梁亭

在大梁門外之西

流盃亭

在城西北隅

以上諸亭俱燬于金兵今不存矣

駐蹕亭

在布政司圓堂後洪武元年五月車駕幸汴詔建行宮比去留大旗以鎮中原後因構

亭表之今廢此亭非宋建附載于此

門

夷門

在安遠門內夷山之上

趙與昔賓退錄

侯羸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

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

直指汴京為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辯臺城少城

類此

沙門

在縣西東和保沙積深厚其形似門故名

小陡門

在縣西永安保宋時疊石砌闌以積汴水

堂

資善堂

仁宗肆學之所也。在元符觀南。大中祥符八年建。天禧四年徙御厨北。

宋朝會要 大中祥符九年二月詔元符皇子

就學之所宜以資善堂為名

繼聖堂

在開封府治之東。宋主習射之所也。今廢。

宋敏求東京記 太宗尹京日官署東建堂習

射大中祥符二年閏二月真宗臨幸宰臣請以

繼聖為名許之

梅花堂

在開封府正廳之後。即所謂後堂也。後改為公生明堂。

拱奎堂

在本府治內。宋錢藻尹開封。建今廢。

清虛堂

在汴城內之東隅。宋王鞏建。蘇軾有記。今廢。

三聖堂

三聖者祀觀音大士義勇武安王清源妙道真君也。在大梁門外半里許。即宋都亭西驛以待夏國使臣之所。按東京夢華錄云都亭西驛在寶相寺東相對都城元末兵廢。國朝洪武初周藩即其址創立廟宇。乃移白瓦殿之神祀之。初內其三聖之像。仍舊不改。景泰乙亥居民甄義等率眾重修。

三槐堂

在仁和門外。宋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為三公者。祐子旦相真宗。遂號三槐王氏。因扁其堂。曰三槐堂。蘇軾為銘。金季兵燬。

蘇軾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

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

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

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天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

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葉少蘊石林燕語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

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從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位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彼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爲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從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畧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至其家聞其子弟言之

館

柳林館

在城東之南神岡保宋時

同文館

在大梁門外西北宋

班荆館

在封丘門外之東

禮賓館

舊名番譯院在金梁橋西南汴

河南岸景德三年改為禮賓院

臺池園苑洞峽渚汧

臺

吹臺

在城東南三里相傳漢之鼓吹臺一名梁臺一

其上下兩廡祀古之善治水者

為河患也詳見後禹廟下水者

宴臺

在城東北十五里宋帝春耕籍田于

迎秋臺

在固子門外後唐莊宗

靈臺

在城南二十里梁惠

百花臺

在固子門外

拜郊臺

在城南十里其東又有

沙兀臺

在城東南鄭店保臺上有鄭

奉天臺

安平廟元季兵燬惟臺存焉

故名後屢經黃

祭封臺

在南薰門外洪武元年車駕幸汴時築

池

遺蹟志

卷八

十五

蓬池

在城東春秋宋之蓬澤也。瀰漫遠闊南入尉氏。王發蓬忌之。下有溫泉。賜民浚儀。有蓬陂。忌澤是也。唐玄宗更名福源池。天寶初。士大夫禊飲于此。後累

經黃河淤平。今不見其跡。鄭門外西北周迴九里。餘周世宗顯

金明池

在城西。鄭門外西北。周迴九里。餘周世宗顯。國七年。太宗嘗幸其池。閱習水戰。宋太平興。池內建殿宇。池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臨水殿。北去百餘步。有僊橋。朱漆欄楯。下排鴈柱。中央隆。起如飛虹之狀。橋盡處。而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甃。南有高臺。上有橫觀。廣百丈許。曰寶津樓。樓之南。有宴殿。殿西有射殿。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毬之所。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于此。後燬于金兵。

葉少蘊石林燕語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

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

有加于前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

瓊林賜宴蔡魯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

輒墜未幾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

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後遂

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恠也

方池圓池

在南薰門外玉津園之側。宋帝臨幸遊賞之所。

迎祥池

在普濟水門之西。宋真宗時鑿。

蓮花池

有二。一在城北。時和保。一在城西。永安保。

凝碧池

在陳州門裏繁臺之東南。唐為牧澤。宋真宗時改為池。

曲江池

鳳池

鴈池

平池

俱在艮岳壽山之下。今廢。

遺蹟志

卷八

十一

梁園

李在城東南三里許相傳為漢梁孝王遊賞之所

芳林園

洪波一邨名梁苑孝王築吹臺于苑中揚

玉津園

天聖七年改名芳林園金兵燬之今失其處

藥朶園

養種園水俱在城西

一丈佛園

馬季良園外在裏城南

景初園

奉靈園在陳州門

靈禧園

同樂園在固子門內東

以上諸園皆宋時都人遊賞之所今俱廢

瓊林苑

森列百有花芬郁苑東南隅政和間創築華嵩岡高

數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

砌池塘柳鎖紅橋花縈鳳舸又有

迎春苑

明池梅亭壯丹諸亭不勝數

宜春苑

有士之麗景門外舊名東苑宋初宴進

牧苑

在陳橋之東北所

遺責志

以上諸苑俱為金元兵燬今失其故處

洞

老君洞

在艮岳壽山之西北所迷真洞亦在艮岳

桃花洞

在揚州門內西北即上清宮道士所居之處環植以桃故名桃花洞

峽

濯龍峽

在艮岳壽山之間金人展城廢之

渚

蘆渚

梅渚

並在艮岳壽山之下徽宗於平池內作兩洲東為蘆渚西為梅渚金人展

之城廢之矣

汧

白龍汧

在艮岳壽山之下為金人展城所廢

自老君洞以下諸蹟湮廢已久莫詳其故處

矣昔召公告成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

成至哉斯言豈非萬世之永監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之九

岡堆坡陂關梁井墓

大梁李濂川父

岡

牟駝岡

在城西北十五里宋天駟監牧養御馬駝驪之所靖康時金將幹萬不統鐵騎南馳攻園汴京屯兵于此後黃河衝激坍塌平夷矣

丘濬世史正綱 靖康元年春正月癸酉女真

犯京師兵屯牟駝岡按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于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以久屯

嗚呼後世積蓄者盍為城守毋為大盜之資乎

鳳城岡 在城西南三里許舊有奉聖寺號奉聖寺岡

為諸鳥飛落于此人遂稱其寺金章宗時有二鳳凰率

望牛岡 在城西南十里汴京城形勢如臥牛

百岡 在城東北三十里有土堆百餘世傳宋文帝元

濟夜唱籌量沙積至北魏戰糧盡而返魏軍襲之道

獨樂岡 在城東十五里相傳宋時有一富翁居此男

樂徽宗婚嫁已畢翁不問家事日邀故舊飲酒為

鷄村岡 在城南五十里宋時嘗命

牛尾岡 在對牛城而此岡則牛之尾也

霍赤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遼主耶

狼城岡 在城西三里杏花岡 在城西南十五

藥局岡 在城西二里長腰岡 在城東北二十五

僊遊岡 在城東一里侯家岡 在城西南

堠子岡 在城西南里井家岡 在城西南

七里岡 在城西七里八角岡 在城西里

白墓子岡 在城南里萬龍岡 在城東南

祝岡 在城東南里鍾家岡 在城東南

赤倉岡 在城東南里蘇村岡 在城東南

毛岡 在城東南里黑岡 在城西北

太平岡

在城東二十里

北二十五

沙窩岡

在城東二十里

袁家岡

在城東一里

北二十五

南神岡

在城東二十里

縮頭岡

在城東五里

北二十五

角橋岡

在城東五里

邊村岡

在城東五里

北二十五

殷家岡

在城東五里

白石岡

在城東五里

北二十五

胡岡

在城東五里

傳家岡

在城東二里

北二十五

楊子岡

在城東二里

槐疙疸岡

在城東三里

北二十五

兔白岡

在城東四里

蘇家岡

在城西五里

北二十五

獅子岡

在城西五里

以上諸岡累經黃河衝淤存者無幾而居人猶能指其遺址焉

堆

青堆

有二一在城東密務保之東

申家堆

在城西保之西

王家堆

在城西南

坡

幕天坡

在封丘門外宋將李綱嘗敗

胭脂坡

在城西北東和保之西朝暮斜暉

陂

夏侯陂

在城西南

勃躋陂

在城外

好草陂

俱在城西南

寒陂

在城西南

練子陂 在城西南關
青頭陂 俱在城西南

牧兒陂

關

臨蔡關 在城東南赤倉保周世宗顯德中浚開河入

關于此金季關廢居

通津關 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埽頭周世宗顯德四年

元時河漲淤塞

橋梁

天漢橋 州一橋名

龍津橋

金梁橋

青暉橋

浚儀橋

雲驥橋

宣化橋

白虎橋

雷家橋

馬軍衙橋 以上諸橋在都城內

陳橋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即

井

海眼井 在安遠門裏上方寺內相傳泉源通

義井 在城西金梁橋之南相傳元時邑民劉道源因

汲以濟人故名

三井 在鼓樓東街之北井八角井在城

甘泉井 在徐府街洪武未河水入城水皆鹹苦飲之

宅後忽涌一感瀉痢之疾永樂癸未夏魏國公徐達

甲子汴中教授滕碩有記

府學新井

在開封府儒學內名賢祠南正德癸酉秋七月教授榮昌冷宗元開鑿井水清冽飲者甘之以上二井俱非宋井也姑附于此

冷宗元撰井記 開封郡學文廟東有名賢祠

祠南有隙地東為宰牲所每歲丁祀潔牲滌器水必取於他井甚艱焉是歲秋七月丙子宗元白於方伯楊公給以脩井之直郡守賀侯乃專人以董其役壬午宗元相隙地之西命匠氏鑿之僅仞許中有一石揭其石遂得故井焉深可四仞其泉冽其味甘而甃砌完整如故於是補甃井口作轆轤旁開小渠西通神庖墻以達於

泮池潔滌牲器者皆資其用而池之魚藻亦藉以溉之八月丁日釋奠于先師丙申藩臬諸公省牲咸飲而甘之嘆曰異哉井乎其學校之徵邪是月壬戌揭榜門生中者五人而李生濂發解斯亦異也已提學僉憲劉公命宗元記其事竊聞孔氏以井喻德孟氏以井喻學畫于易詠于詩散記于史籍蓋井體有常而應變不窮學者進德之地也然德者致用之本時者用德之幾有其德而弗遇其時井渫之不食孔孟是已有其德而又遇其時井收之勿幕伊周是已噫

德之脩不脩在我也世之用不用在人也時之
 遇不遇在天也君子亦惟脩其在我者其在天
 在人則靜俟而順受之耳何容心焉二三子來
 游來歌挹斯泉而味斯味其於聖門體用之學
 將默有所悟者矣豈直資夫滌漑而已哉楊公
 名子器慈谿人劉公名玉萬安人賀侯名銳臨

汾人

陵墓

倉頡墓

在城北時和保俗呼為倉王塚是也按禪通
 紀倉頡居陽武而墓利鄉所謂利鄉即時和
 墟保之也

梁王墓

在城西八角保高三丈廣百餘步無碑文可考
 世稱魏陵鄉地名梁回疑即魏梁王之塚也

信陵君墓

在城南公子無忌卒葬此

朱亥墓

在城西南朱僊鎮

扁鵲墓

在大梁門外西北菩提寺之東原在子城內
 唐元和十五年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徙瘞

此于

張儀墓

在城東北七里儀魏
 人為秦相卒葬此

趙王墓

在城東北張耳也

靈昭墓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馬尾墻保其地即春秋
 宋之黃鄉世傳漢高祖出兵敗于此母因死焉
 後具梓宮招魂葬之有丹蛇出水中自躍入于梓
 宮其躍處有遺髮乃號靈昭陵其地曰小黃園因

置小黃縣陵寢
 累經河水淤平

蔡邕墓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

李衛公墓

在城南開店保唐李靖墓此

段志賢墓

在開店保之王家莊

單雄信墓

在仁和門內西北隅初為左護衛軍營

王文正公墓

在城東大邊村宋丞相王文正公旦墓此

歐陽脩撰王文正公神道碑

至和二年七月

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

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

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

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

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

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

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手

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歐陽脩曰王旦墓

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

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

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

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

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
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
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
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連事太
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
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
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
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
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

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
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
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
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
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
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
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
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召賜
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
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噐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

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且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

官脩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某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

大臣明日它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

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人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

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凡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

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洪邁容齋隨筆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

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為參

政宰相無一不預公知得罪于清議而固戀患

失不能決去及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歛何所

補哉魏野贈詩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

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矣歐陽公作神道

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公持身公清無一

可議然獨有此者功名之際人所難耳

李駙馬墓

在城東北南神岡宋駙馬都尉鎮國將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許和文公李遵勗墓此

葉少蘊石林燕語 祖宗時駙馬都尉宅主薨

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曹沂王宅許懷德舊

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

之宏麗甲諸主第園池尤勝號東莊和文好賢

樂士以楊文公為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

名公卿率從之遊宣和間復取以為擷芳園後

改寧德宮以居寧德皇后云

李留後墓

名端懿乃駙馬遵勗之子也官至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附葬于父遵勗墓側

歐陽脩撰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
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
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
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
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
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
於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
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
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
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
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
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
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
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
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
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
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
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

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

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橐之未上者言宋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嘆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劾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

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

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母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

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呼延贊墓

在朱僊鎮之東北原上咸寧三年贊掌護元德皇后園陵儀衛還卒塋此

丹陽伯墓

在城西八角保大營鋪南

曹僊姑墓

在城南開店保

李總管墓

在城東南赤倉保元南康路

游平章墓

在朱僊鎮保元江准行

周令公墓

陶令公墓以上三墓俱在開店保

高左丞墓

在城東南史胡鋪之北元河南行

梁國公墓

在朱僊鎮保棗林莊

程鉅夫撰楊氏先塋記 邃古之初不封不樹

中古墓而不墳成周之時始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設官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自

是以降其制益明天祿辟邪之屬亦各有差等

所以辨貴賤定民志也聖天子以仁孝治天下

加惠臣鄰無有幽顯孝子慈孫之心咸翼然以

奮嗚呼教孝勸忠之政不其美歟梁國楊文懿

公之墓在大梁祥符縣魏陵鄉伯俞村先是公

之二子敬直元直遵禮經廣兆域至於表羨道

識立堂猶有埃也二子既受簡知至大三年秋

七月詔推恩其祖禰明年夏四月又賜碑墓道

遣將作院使野訥傳旨集賢大學士李謙為之

文冬十有一月又加贈錫謚時敬直以轉運使

宮兩淮元直以太醫院使侍禁中皇慶元年夏
六月元直請歸脩治先人塚及樹所賜碑不許
乞聽兄離職行事乃許敬直承恩奉詔惟謹明
年春正月元直復泣請于興聖宮又不許請至
二十餘終不許曰爾爲爾親吾爲吾子孫也且
爾兄在豈必爾其命河南行省給費爲爾成之
元直曰以公給私不可固辭從之乃賜楮幣萬
五千緡仍督行省相其役三月復遣刑部郎中
楊某賜河南丞相尚醞二壺以申赦之明年三
月壬子丞相身率僚佐共建勅賜神道碑于墓
右寓公鄉老及四方來觀者萬數莫不咨嗟嘆
息曰非盛德之後能若是乎改作祠堂三楹秦
國公李孟爲榜曰致嚴壙未有銘集賢侍講學
士趙孟頫銘之墓前有表參知政事賈鈞書之
墓南二丈有石門刻御史中丞郝天挺之字曰
楊氏先塋塋前石人獸如制又南去二百五十
尺華表雙高國子祭酒劉賡題其衡額曰梁國
公神道有碣路左書曰大司徒梁國公墳則鄂
國公史弼書也中以畝計者十五垣以甃外以
丈計者六百繚以墻樹榆柳栢松數萬鬱鬱如

屯雲翼翼嚴嚴遼遼極目前臨官道過者竦瞻
咸曰此非教忠之原發祥之兆乎蓋是舉也金
工石工木工土工凡六千有奇其費上賜之外
竭家之有猶不足也冬敬直元直乃圖其成請
記於所知程某曰兄弟幸賴先訓歷事累朝被
遇兩宮隆恩異數顯寵若此非勒之金石何以
表君上示子孫且辱知於子餘三十年矣其爲
我記之某曰余聞仲尼之言封崇矣有若堂者
有若防者有若覆厦屋者有若斧者合葬於防
從若斧者焉此足以觀聖人慎終之一節也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聖人亦從事之宜而已故
有其位有其財與其時君子莫不盡心焉非以
爲泰也非以爲觀美也所以勸也所以事君事
親也昔有身爲冢宰乃冢廟之不營而祭於寢
司寇劾之者有傷其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
聖人非之者適於宜而已若楊氏兄弟之廉敏
端惠孝友敬篤其事君也外則于藩于宣而致
其理內則夙夜在公而致其勤其事親也生事
葬祭咸致其誠則於事君事親之禮講之亦久
矣宜能位並九卿澤及三世軌物備制遂其所

俟嗚呼此忠臣孝子之事也至於啓發人之善心使之思教子思立身以及於事君事親之本其得於觀感羨慕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是宜有記嗟夫楊氏之子子孫孫毋怠毋荒丕念爾先丕敬厥德其克永世哉公諱澤字潤夫凡再被贈恩階曰榮祿大夫官曰大司徒勳曰柱國梁國其封文懿其謚也其行已載所賜碑敬直今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元直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掌醫卿延佑二年十月某記

周密癸辛雜識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塚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段用鐵局拘之後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後訛爲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爲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自李總管而下諸墓皆宋以後人姑附于此

汴京遺蹟志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十

寺觀

大梁李濂川父

相國寺在縣治東本宅園睿宗景雲初遊六年僧慧雲
 睹審後園池中睿宗以舊募緣易宅鑄彌勒佛
 像高一丈八尺睿宗以舊募緣易宅鑄彌勒佛
 額為相國寺玄宗寶成平四年聖陽東塔曰普
 滿西塔曰廣願宋真宗咸平四年聖陽東塔曰普
 前樓迎取穎川郡銅羅漢五百尊置閣上神宗
 元豐中增建東西兩廂又立八院東曰寶嚴寶
 寶覺慧林西曰定慈普慈智海金元寶嚴寶
 朝洪武初重修定慈普慈智海金元寶嚴寶
 內而併南重修定慈普慈智海金元寶嚴寶
 城廊廡僧舍多被滄塌今所存者聖容殿結構奇

貴貴志

卷十



絕蓋舊
殿也

陳后山談叢 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卧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沈括夢溪筆談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象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象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余以為非誤蓋管以發指為

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如此其心匠可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治平乙巳歲兩患水相國寺以汴河勢高文進等畫惟丈殿東西走馬廊西對門廡不能為害東門之南王道真畫給孤獨長者買祇陀在子園因緣東門之北李用及與李象坤合畫牢度义鬪聖變相西北之南王道真畫誌公變相十二面觀音像西門之北高文進畫降魔變相今並存之皆奇迹也其餘四面廊壁皆重修後復集全特名手李元濟等

用內府所藏副本小樣重臨倣者然其間作用各有新意焉

又曰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其一大殿內彌勒聖容唐真宗朝僧慧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為一絕其二睿宗親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故建國寺為大相國寺睿宗御書碑額為一絕其三匠人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三門下善人一對為一絕其四御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相為一絕其五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為一絕其六天寶四載乙酉

歲令匠人邊思順修建排雲閣為一絕其七閣內西頭有陳留郡長史乙速令狐公為功德主時令石抱玉畫護國除災變幻相為一絕其八西庫有明皇先勅車道政往于闐國傳北方毘沙門天王樣來至開元十三年封東嶽時令道政於此依樣畫天王像為一絕其九門下有瓌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筆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為一絕其十西庫北壁有僧智嚴畫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圖為一絕也宋次道亦載相國寺十絕乃是後來所見事跡此不具錄

宋朝燕翼貽謀錄 東京相國寺乃瓦寺也僧
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
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
必由於此太宗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
上甚雄麗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
月壬寅賜之

王君玉國老談苑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
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
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乎上
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由是北門不常
開

程大昌演繁露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
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為贅遂命除之別添
大寺其文曰大相國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
為可傳然扁題字數奇不偶者徃徃皆增之字
不知起自何特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
色尚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則
是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諸卿守
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
世但見太初嘗增之字遂倣效之凡印文以及

門堂扁額槩增一之字以求合於古殊失本意
周密癸辛雜識 相國寺佛殿後壁有成平四
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
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
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
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哨遍石色
皆如玄玉

蔡條鐵圍山叢談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
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有欲廢其教之意一日
微行至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
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
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為髡攔肩抱定曰莫發
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
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捨之去藝
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在
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
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
氏教因不廢

五經默記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
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乃自

內庭出是經捨於相國寺之西塔院以資冥薦
 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
 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手書般若心經一卷於
 相國寺之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
 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
 相輪中寺後被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
 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
 以歸寧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甚整潔而
 辭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
 喬氏出家誥豈斯人耶

余少時嘗讀書相國寺僧舍中見大殿前有
 古碑二十餘多可觀者今四十餘年矣昨偶
 至寺遊覽止見三二碑剝落漫漶皆不可誦
 餘不知所在徘徊之下久之重為之憮然

上方寺

在城之東北隅安遠門裏夷山之上即開寶

寶寺靈感塔燬乃於上方院建鉄色琉璃磚塔八
 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俗稱鉄塔寺舊有漆胎
 菩薩五百尊并轉輪藏黑風洞洞前有白玉石佛
 後殿內有銅鑄文殊普賢二菩薩騎獅象蓮座前
 有海眼井世謂七絕元末燬於兵海眼井亦久
 失其處國朝洪武十六年僧祖全募緣重建

周密癸辛雜識

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

為上方寺有琉璃塔十三層鉄普賢獅子像甚

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粧以金碧窮極精妙

上方寺塔前有行書碑一題曰大宋東京右街重修等覺禪院記乃咸平戊戌尚書職方郎中賜紫金魚袋王嗣宗撰隴西彭太素書字體流暢頗類西安聖教序汴城石刻惟此為最耳

開寶寺舊名獨居寺在上方寺之西北齊天保十年封禪寺太宗開寶三年又改曰開寶寺重起繚廊殿凡二百八十八區太宗端拱中建塔極其偉

麗初釋迦佛舍利塔在杭州佛書所謂阿育王寶塔也及吳越王錢俶歸宋太宗遣供奉官趙鎔取真寺內度龍地瘞之歸宋太宗遣供奉官趙鎔流輩遂令造塔八角瘞之歸宋太宗遣供奉官趙鎔木之宏壯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國未之有也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有金光出相輪車駕臨幸舍利名殿字廊廡並及僧舍俱燬於金兵矣

歐陽修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

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肩為結橫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長也

楊文公談苑 帝初造塔於開寶寺得浙東匠人喻浩浩性絕巧乃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外設帷帟但聞推鑿之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浩周旋視之持巨槌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高浩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乃大河潤氣津泆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浩浩素不如輩求度為僧數月死世頗疑其

異喻浩浩或作預浩浩未知孰是

僧文瑩玉壺清話 郭忠恕畫樓閣重複之狀梓人較之毫釐無差太宗聞其名詔授監丞時將造開寶寺塔浙匠喻浩料一十三層郭以浩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至上層餘一尺五寸收殺不得謂浩曰宜審之浩因數夕不寐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扣其門長跪以謝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

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

按宋史端拱中開寶寺塔成侍御史田錫上
疏曰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鬻血帝亦
不怒繇是觀之太宗輕用民力以作無益固
不能免千古之譏然能容受謹言不罪諫者
抑亦可謂賢已

寶相寺 在大梁門外世傳古鉅和尚證果之處五代
唐明宗長興元年敕建晉高祖天福三年賜
額內有慈尊閣與彌勒佛大像俗名大佛寺之
內又有羅漢洞及羅漢塑像五百尊元末俱為兵
燬洪武二十年都綱
善春因故址重建

周密癸辛雜識 汴城寶相寺俗呼為大佛寺

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巽水石龍鐫刻甚
精皆故宮物也

孝嚴寺 在城之西北隅舊金水門內即宋太尉楊業
請改家廟為寺以薦其父太宗嘉其孝乃俞其請
賜額曰孝嚴宋鼎南遷燬於兵火其孝乃俞其請
十二年已僧本福重建三十二年戊寅黃河入

天王寺 在安遠門外前代創建無考後殿畫壁乃
張世祿筆極奇絕歲久剝落盡矣惜哉

天清寺 在陳州門裡繁臺上周世宗顯德中創建世
宗初度之日曰興慈塔俗名磚塔其寺亦曰天清

寺之內磚塔曰興慈塔俗名磚塔其寺亦曰天清
國二年僧勝安重末兵燹寺塔俱廢國朝洪武十
九年僧道等復建殿宇裝塑佛像

三鉅默記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

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國相寺

在天清寺南即天清寺之前樓三間國朝洪武十七年僧勝安因樓廢地改建佛殿名

曰國相二十一年僧淨慈增建觀音堂方丈廊廡三門

白雲寺

在天清寺西北即天清寺之白雲閣廢址也國朝洪武十九年僧勝安圓真於其址重建殿宇佛像乃其舊名曰白雲寺

李夢陽撰國相寺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

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鶴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

之謹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闡教汙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烏鼠穢之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剷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嚙幽窟狐狸魃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之於是

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鉞等實助之澀塑其像設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峯者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空同山人為之記

觀音寺

在城東南萬龍岡元至正元年僧了空建國朝宣德五年僧德廣重修

萬壽寺

在城北周八寨國朝洪武元年僧德淨建天順二年僧真賢重修

隆興寺

在城東北董盆舖國朝天順元年僧德忠建成化十年僧真果重修

清涼寺

在城東天順八年僧真能重修

一軒寺

在城北元末兵燹其

雲老寺

在儒林街北元末兵燹其

興國寺

有二一在馬單橋東北宋太平興國間創建金季兵燹元改為文濟玉府國朝洪武初為宋國公馮勝宅一在城西西和保宣德元年僧覺慧建成化十六年僧德來重修

楊文公談苑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

宗廢為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為寺上遣中使持劍以諭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為倉廩以貯軍儲汝何故煩瀆帝庭朝命斷取

汝首仍戒之曰倘偃蹇怖畏即斬之或臨劍無懼即未可也既諭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上聞之

感嘆復命為寺宋朝會要 興國寺乃唐龍興

寺也開寶二年詔重興太平興國元年賜今額

明福寺 在雷家橋西南武成王廟

慈孝寺 在雷家橋西北故耐馬都尉吳元辰宅也天

慈聖 聖太后號有二月詔建寺奉真宗神御初議名

報慈寺 在鐘樓東北後創建戒壇慶曆祥賜金額本寺

龜兒寺 在相國寺西北洪武四年改

安業寺 在鼓樓東北釘而寺隨以廢

乾明寺 在安業坊席箔

廣福寺 在廣福坊上方寺之西

惠安寺 在上方寺之西南俗營

鐵佛寺 有二塔在梁門外西北金水河堤之南今

顯聖寺 在大梁門外西北白溝河之南俗名

巴樓寺 在城西末兵燬河

鴻福寺 有東北沙窩岡東崇寧元年建國朝茂化十

六年僧本

地湧佛寺 在鄭門裏之

法雲寺 在南薰門外雲驥

景德寺在麗景門外迤東周世宗顯德五年以相國之俗呼東相國寺顯德六年賜額天壽寺宋真宗景德二年改名景德寺後有定先釋迦舍利磚塔

惠明寺在仁和中建金季兵燹

乾寧寺在仁和金燹外

太師寺在縣治西北元太師伯顏宅

華嚴寺在後鄭金外燹之南

兩浙寺在城西金水河

奉聖寺在城南鳳城岡

木魚寺舊名興國寺在城南開店保宋時建金季兵燹元僧滿講主擊木魚化緣重建因名木魚

寺密邇朱僊鎮亦名寺也

旌德寺在城東南神岡

母寺一名保福寺在城西南明池後淪于河水

奉先寺以祭宮西人之所金兵燹之

十八聖寺塔封丘門外塔寺元末兵燹

清鐘寺在大梁門外

顯靜寺在陳州門裏周世宗顯

普求寺在西北基子

以上皆僧寺或存或廢然亦有湮沒無可考者矣

慶壽寺 在大梁門外建隆廟元至正間尼僧普謙

永寧寺 在大梁門外慶壽寺西元至正間尼僧盛得重修

打瓦寺 在市子街東北惠和坊始建無考元末兵

觀音寺 在上方前街東武二十年間尼僧義果等重修

文殊寺 在舊樓東北釘秤巷之東信國公湯和宅之

彌陀寺 在大寧坊木場街之東南三年尼僧悟善建

以上皆尼寺慶壽永寧打瓦三寺俱廢而觀

音文殊彌陀三寺見存

北太黃寺 在城東北陳橋南宋仁宗曹太后勅修元

南太黃寺 在城東北國朝洪武十五年僧本受等重建

景福寺 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始瓶無考元末

以上三寺俱併於相國寺

觀

延慶觀 在城內汴河之北浚義橋之西舊為朝元萬

也元世祖時盤山樓雲道人王志謹建元末偽宋

太保劉福通廢之惟存齋堂耳國朝洪武初為

寶泉局鑄錢之所後移局於蔡河灣而齋堂志已

頽毀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十年都統邵惟真

副都統鄭德柔等改建正殿奉安三清又建左右

高真之殿及東西兩廡永樂十年都統趙德信又

建三門煥然一新內有宋時諸名公

陳頴開中今古 開封趙宋建都之處予每追

訪古蹟故老僅能道其一二形似而已府學中

諸碑刻多來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間有徽廟時詩文亦首尾弗全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學子言不特此耳為在位之人取為它用者甚衆後於延慶觀東偏道士房見一石刻乃蘇子美所作詩瓜果浮沉酒半醺滿床書史亂紛紛北軒涼吹開疎竹卧看青天行白雲因錄於此以見當時士大夫其所著述何可勝數如此詩者不過一時口占尚刻之於石則其它大述作而為世所珍重者不為後人柱下之石能幾何哉

又曰成化間黃河邊有龍生一卵在葦泊中大如升許漁者得焉一商人以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斌知開封府以其惑亂人心擊碎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後俄有大風自觀中起拔庭前兩木從東北去拔都司前一大木又拽去左布政章繪衙內樓後半間未幾繪被原傑侍郎考黜斌擢陝西參政去禍福有定不可惑也併記之

佑聖觀

有二一在城內西南隅馬軍衙橋之西觀前有積水風著靈異正德初改為大道宮一在

陳州門裏普濟水門西北金季兵燬

賈賁志

卷下

五

三清觀

建在安遠門內東南始創未詳永樂三年
天順五年淪於水成化十四年重修

余少遊是觀尾壁上有李獻吉詩云二十年

前走馬地三清臺殿肅清高重來無限春風

思不似劉郎為看桃今空同集中不載

玉陽觀

有二一在大梁門內即楊六郎宅址也一在
豐倉也金季兵燬近西街北乃金章宗時汴京之永

謹于其處建觀以居全真道士盤山樓雲道人王志
末改為忠襄王觀罕帖木兒道堂塵子陳志寶元

建隆觀

初名太清觀在梁門外西北門世宗所建
洪武初又改為河南布政使司巨盈庫

殿宇廊廡總一百四十九區後取杭州昊天書
帝銅像奉安于中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以唐秘書

監賀知章七代孫道士某住持是觀
加葺昊天上帝殿其後皆燬於金兵

會靈觀

在南薰門外東北普濟水門西北宋大中祥
符五年奉靈寶天尊二夾殿則奉茅小茅真

崇元殿以西岳聖帝五尊殿左右夾殿則奉五岳
君東副佐命之山羅浮括蒼霍山抱犢少室武當

等十山真君初名岳觀成賜名會靈李若谷
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

觀事宮觀置提舉自始觀南有奉靈園觀東有
凝祥池中有崇禧殿觀西瑞有池等神續又增

殿奉扶桑大帝賜谷神王洞淵龍玉等神續又增
置明麗及臨水二殿後皆

於金兵之際盡被燬之

宋朝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詔會靈觀池

以凝祥為名園以奉靈為名觀以奉五岳帝仁

宗時觀火既重建改名曰集禧

祥源觀

在繁臺東南宋初有人於此地見龜蛇因建
真武堂真宗天禧二年泉湧堂側汲之靡竭

道貫心

長下

六

人有疾疫者飲之輒愈乃記其地建觀總殿庶神
 厨鐘經樓齋堂道院解舍凡六百十三區其正殿
 曰靈真以奉真武像加號靈慈真君東聖藻殿以
 安御製贊西靈洲殿湧泉之所前廣聖殿西開祥
 齋殿南有靈禧園東有凝碧池乃唐汴牧澤改為
 地其後皆燬於金兵之際且累經河溢淤平

宋朝會要 醴泉觀本拱聖營地也天禧二年

閏四月詔拱聖營醴泉所宜立觀以祥源為名

仁宗時觀大既重建改名曰醴泉東水門裏亦

有醴泉觀與此不同

萬壽觀在景龍門西北本玉清昭應宮東偏別殿也

天聖七年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燬殆盡
 惟存長生崇壽二殿并章獻太后本命殿後捐修
 葺改崇壽殿名太霄殿從奉玉皇銅像增繕寶慶
 延聖二殿及膺福齋殿昆玉池亭又葺章懿
 太后御容殿改名萬壽觀後皆燬於金兵

宋朝燕翼貽謀錄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

宮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聖祖

真宗各用金五千餘兩吳天玉皇上帝用銀五

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

修以殿為萬壽觀益明蕭太后尚有脩營之意

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脩營也真

宗朝盛禮綉儀屢舉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

人以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

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

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林希兩朝寶訓 天聖七年七月紀年通載六月玉清昭應宮災上以所存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天慶觀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天下州府軍監關縣皆建道觀一月所以天慶為名

醴泉觀在東水門裏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間後又復建觀於京城旨即於其地處創建醴泉觀

內後被金季兵燬之

西五岳觀在南薰門外街西宋時建以奉五岳之神

南山觀在安遠門裏街西三皇廟

四聖觀在相國寺橋之南始

延真觀在南薰門裏西南始

玉霄觀在大梁門外今三聖堂之北始建無考元末兵燬

以上諸觀皆道士居之自建隆觀而下俱久廢無一存者

馬端臨文獻通考 宋自真宗興崇道教置玉

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使以宰相為之副使

判官都監及集禧觀醴泉觀東西太一宮提舉

則以兩省兩制丞郎及防禦諸司使副為之掌

奉齋醮之事又有譯經潤文使亦以宰相為之

熙寧以後增置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而時相

欲以宮觀之祿處不奉行新法之人遂無限員

亦無執事而釋老之事則如歷代領之祠部郎

宮又屬鴻臚寺至徽宗時改隸秘書省

洞源觀在大梁門外大佛寺迤西宋仁宗景祐二年

道私第八十間改為道觀願入道為女冠乃以崔懷

遇仙觀在仁源後燬于金兵元時建國朝兵洪武三

道遙觀在仁源後燬于金兵元時建國朝兵洪武三

以上三觀皆女冠居之俱久廢無一存者

汴京遺蹟志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十一

大梁李濂川父

祠廟庵院
祠

二賢祠 在吹臺上禹廟之後舊有三龕塑碧霞元君像正德丁丑巡按御史毛伯溫改塑三賢像

毛伯溫撰三賢祠記 三賢祠者祠唐高李杜

三賢於吹臺之上也按唐史高適李白杜甫天

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酒酣擊歌俛仰

今古旁若無人而杜詩亦云憶與高李輩論交

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懷古視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讒嫉去國年各四十餘而適則封邱尉耳三人者固蓋世之豪也顧坎珂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臺悲嘯望芒碭數鴈鶩嗚呼傷哉白梁園歌適古大梁行豈亦其時詩歟詩李杜尚矣適詩慷慨悲壯為盛唐諸人冠而杜子亦時時推適曰美名吾不及佳句法如何蓋飄然不羣之外推者適一人耳適五十始詩故叙年李杜之上其詩顏二子故並賢之而並祠之吹臺故有禹宮宮之後有空室而樓非其鬼伯溫業令撤其鬼而祠三賢矣今年秋偕蜀張子闕西袁子李子謁焉登臺四望曠原孤城日涼雲斷風颯颯起黃蘆末搖軒振櫺予與三子者灑然驚回思三賢又愴然悲曰適顯矣白甫乃如斯已邪傷哉傷哉

包孝肅公祠

包拯希仁嘗尹開封有異政厥後汴人思之立祠於府治廳事之北始建歲月無考國朝成化間知府孫瑜徙建於府治之東隅隙地處

胡謚撰包孝肅公祠記 開封府故有宋包孝

肅公祠蓋祀其知開封時功也前後公知是府者多名人奚獨祀公蓋公其尤也公所歷諸官皆有績奚獨祀公知府功蓋開封京府其功可

以該諸績也惟公之在開封也剛毅不阿貴戚
宦臣為之斂手猶若居御史諫議之所論斥而
且開門聽訟吏不敢欺即廣其知天長時斷割
牛舌訟之明也劾毀勢家侵惠民河園榭即推
其轉運河北時請以牧馬地賦民之惠也自奉
儉約無異布衣誠子孫不得犯賊罪即充其知
端州時歸不持一硯之操也與夫知瀛州而請
罷回易在三司而置場和易以免民供上之物
皆由京府以達諸外郡者也然則公敷歷中外
之績舉於是乎該矣故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
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
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云比卒太常乃併其
親老不赴調親沒廬墓之行謚曰孝肅蓋實法
所宜祀者此開封所由以祀公也而當時知是
府者前公如陳文惠康肅兄弟繼尹薛簡肅威
嚴如之後公如歐陽文忠呂獻濟以寬簡然皆
為他善所掩其知是府功則莫與公者此開封
所以獨祀公也祠在府治廳事北創始未詳歲
月歷金元以迄我朝府列外郡祀事歲修不廢
祠則屢葺乃成化癸巳前知府孫侯瑜以址隘

宇將壓相得府治巽隅隙地遂陟建焉工未就緒而孫侯卒今知府張侯岫至亟繕完之中為屋三間左右翼兩廂各三間前豎門樓周繚以墉肖公像其中黜堊髹漆煥然一新張侯手署其扁曰包孝廉公之祠爰率僚佐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每春秋用牲醴致祭著為儀且哀公遺事奏議載以廣傳焉其尤知慕公者哉僉謂斯舉不可無記以告將來張侯屢以為請予因述開封所以祀公之意俾人知公之功不獨在開封也

十賢祠

即大梁書院之前堂也在繁臺之上舊名九賢祠祀濂溪二程張邵司馬朱呂張後復益以許魯齋為十賢祠

莊泉撰十賢祠記

大梁書院者祠濂溪康節

溫公明道伊川橫渠晦菴東萊南軒魯齋十賢

又集天下書以資學者遊學之處也嗟乎書一也有吾心之書有紙上之書吾心之書者吾心之神也吾心之道也而紙上之書者不然不吾心之而吾心著之於言語也不吾心之道而吾心之道託之於文字也嗟乎聖人貴無言而不貴有言有言則不以心契不以心傳而言徒

言矣如六經莫大於易而易言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而無破及其有言則孰為陰孰為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得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者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心聖然而無名及其有言則孰為性孰為道孰為教而性道教之授受皆得之於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者亂也至於詩書禮樂春秋論孟無不皆然故善觀六經者不觀六經而觀吾心之六經善觀四書者不觀四書而觀吾心之四書吾心之書果何書哉不紙墨而文也不文字而見也不誦讀講說而明也秦火雖烈而不可以焚也漢儒雖陋而不可以鑿也不河圖不洛書而九疇八卦之象自形也不詩不禮而溫柔敦厚之妙自著也品節防範之等自嚴也不春秋而華衮鈇鉞之賞罰自當也溥之而天地位也推之而萬物育也幽之而鬼神感也微之而神化妙也充之為聖為賢為堯舜為孔孟為周程為張朱也用之為百姓安為禮樂和為人心正為異端息為臣不敢以

僭其君為外夷不敢以輕其中國也吾心之書
至於如此此豈索之玄冥索之象罔之所得哉
此以心得而彼以心見也往年白沙陳先生過
金定山論學余以是質之先生不以余言為謬
世之好事者詆陳學為禪夫禪謂之無然無極
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
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
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
不同矣嗟夫天下之人豈無真與偽哉天下之
事豈無是與非哉惟有以辨之耳然苟不知夫
周行之大者惡知曲徑之是非不知吾儒之真
者安知他道之有偽遊學於是者其亦以余言
為禪否哉將因紙上之書以觀吾心之書而契
夫周程張朱諸賢之道則書之所集大矣是役
也始於憲副劉公欽謨中於僉憲吳公原明成
於開封守張公九雲而唯諾上下則都憲李公
文盛趙公守約也既成方伯吳公行驗憲使劉
公尚珮暨諸僚佐謂不可無記於是九雲謀之
僉憲傅公商佐石公宗海以請於余余於諸公
為先進與商佐九雲為同年宗海為同里為同

學而又為同年皆余友也余所敬慕而請益者也敢書其所謬學者以復之亦未知其是與否

也諸公將亦教我乎哉

岳武穆祠

在朱僊鎮武穆舊班師地也居民追思其功立祠祀之成化二十一年河南布政使吳節開封知府張岫始建議恢拓祠宇焉

許真君祠

舊在上清儲祥宮內真君晉人也為旌陽令夙著靈異之蹟一政和二年五月賜號曰神功妙濟真君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書諸竹簡載之簡中令人探取以遺休咎名曰聖籤祠今廢

東岳張太尉祠

在城外東南隅熙寧間百姓共立相主幽冥之事曰太尉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請有感始封嘉

庇民祠

舊在城東北數里南神岡以祀巡撫侍郎于誠有經國裕民之績屬黃河溢侵省城公虔南致禱誓以巡撫乃鑄鐵屏二鎮河遂消縮居民恃公無恐乃河也民始公之巡撫性嚴毅不能媚權貴人其入京背云始不取諸物賂當路反為孫清風兩袖朝天潔一事獨持土物嚴毅不能媚權貴人其入京議事姑與線香本有民用為孫清風兩袖朝天帕磨姑與線香本有民用為孫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少卿長公詣闕乞留乃復命巡撫前已請大理左少卿長公詣闕乞留乃復命巡撫前後垂二橋西復父老思公之德又於省城西隅前馬軍衙橋西復父老思公之德又於省城西隅前時之公解舊基址處也

胡謚撰庇民祠記

庇民祠舊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北數里而近神岡側正統庚申歲黃河徙

嚙大堤勢薄府城上下驚惶巡撫侍郎于公謙

告天誓以身殉投以所御公服躬督築以捍其
患遂弭且範鉄為屏勒銘其背以鎮永遠豫民
感公之惠以免墊溺為建是祠以與土神河神
並祀焉蓋閱四紀於今矣而當時故老定興知
縣致仕甄鐸輩百數十人合疏公曩撫中州厥
績甚夥匪直弭河患而已請建專祠於府城西
南隅公之寓解故址有若公猶存蒞且便遠近
莫謁於是藩臬聞諸僚咸是其請遂給材甃洎
百需諏日鳩工經始於成化丁未春二月僅五
閱月告成中為屋六楹肖公像其內左右翼兩
廂楹各如之前暨中門大門各四楹周繚崇墉
扁仍舊曰庇民之祠從民意也藩臬聞諸僚率
甄鐸輩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歲以公誕諱日
用牲醴致祭著為儀遠近過謁及有祈禱者聽
復祥符縣民二戶守之俾藝其旁隙地若干畝
以資香火費甄鐸輩仍具前疏謁余請書其事
於麗牲之石按公浙之錢塘人繇進士拜監察
御史擢兵部侍郎宣德壬戌以簡命膺茲巡撫
重寄始下車會官取銀礦將議立課公較得不
償費禁採給民孳牧僅用土有芻水十數州縣

殺山東北畿什六七境內水可渠可堰者諭民
鑿築以資灌溉民多獲利遇歲歉則請寬積逋
罷冗征釀地民苦輸額稅則請折布以紓之存
聚倉儲及勸分在在先盈時艱食則平直以糶
獲濟甚傳教民樹藝田宅桑棗道路榆柳皆蔚
然成效興學育才尤加之意其於屬僚務先身
率賢者榜其治績以示勸否則按黜不少貸嘗
以薦人代已任坐調大理少卿召還朝時豫民
千餘人詣闕乞留詔許之尋復原官而所薦之
人後皆名位與並人尤服其明於知人云未幾
以憂去民復乞留詔公起復蓋公撫蒞中州前
後凡十有八稔厥績歷歷可紀而弭河患尤足
以見其感動天地此豫民今昔所為以建庇民
之祠也嗟乎有官在治而人稱頌之崇奉之固
其有以得民然非阿則暱未必皆誠也惟夫既
去而猶思既沒而益慕不忘者然後見其得民
之心之誠且篤耳于公之撫蒞中州也兩去而
民兩乞留且為建生祠以並祀土河之神冀與
相為悠久比既沒數十稔而民慕之如一日又
請建專祠以事公若生存焉非其得民之心之

江星志 卷十一 九
誠且篤疇克爾哉甘棠之詠清風之碑殆與是
祠異世而同符矣乎抑公昔兼巡撫山西績視
河南並偉而自去此還朝擢本部尚書至少保
其安內攘外有功於社稷尤大以不繫河南不
著雖然朝廷議功方將秩公命祀以配享郊廟
獨庇民之祀而已哉

胡謚撰祭少保于公文 惟公昔以亞卿巡撫
河南適值黃河徙溢衝突汴城公為築堤捍禦
俾免墊危且範金為屏勒銘其背以固永遠既
而公被召入朝而汴氓感公之惠思公之德相

相率建祠堤旁肖公遺像其內以與土神並祀
有年益冀公之功與茲土相為無窮焉耳顧有
司漫不有所事誠缺典也仰惟公自去此入
擢上卿進位師保以佐聖天子安內而攘外其
澤加四海名震四夷既沒而褒卹之典光徹幽
壤固非一汴氓之祠為足以崇報我公也然自
古名臣碩輔秩諸命祀以配享郊廟者未有不
因其播歌頌於閭閻田野之間而致然也若今
汴氓祀公治水之一績殆將以基國家秩公命
祀於百世矣乎嗚呼公形雖邈澤則永存黃河

之水其流源源某等承乏於斯邇因河患薦臻
 方規遵公餘軌纘公遺緒仰止高山其思曷已
 爰謂祠下跪薦一尊矢詞以誅公其有聞伏惟
 尚饗

廟

三皇廟 在城內東北隅良岳廢址之

禹廟 建在城東南三里許吹臺上舊名二姑臺宋都
 鬼者翕然趨之觀風者弘治中改為碧霞元君祠好
 馬又增建兩廡祀古以來治水有功者為河患
 也余弱冠時讀書臺上猶見兩廡木主此以謝政歸
 里偶一登覽而木主無一存者因識于此以俟宦
 遊君子興復之意云

兩廡分祀歷代治水有功者共二十九人
 魏鄴令史起 秦水工鄭國
 漢淮陽太守汲黯 大司農鄭當時
 水工徐伯表 河隄使者王延世
 待詔賈讓 樂浪王景

將作謁者王吳
 宋潁川團練使曹翰 京西轉運使陳堯佐
 判都水監張翬 戶部副使張燾
 太師溫國諡文正司馬光
 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

是責云
 長上



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

元河南河北肅政廉訪使尚文

尚書諾海

御史劉賡

太師恆陽王謚文貞額森布哈

河南河北道僉事阿魯托琳

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賈魯

太史郭守敬

丞相托克托

國朝工部尚書安然

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謚肅愍于謙

戶部尚書謚恭定年富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

河南右布政使王亮

玄帝廟有三處一在城西西南隅即佑聖觀今改為大

廟內一在木魚寺之廟

樊將軍廟在樊和門外祀

漢壽亭侯廟有數處一在安遠門迤南街東廣福坊

呼為小關王廟一在大關王廟城下西關金梁

橋東今汴城五門皆有

城隍廟在城內新昌坊元河南路都總管劉福建王

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明年詔天下諸城隍俱草

前代封爵各從本府州縣之名而開封府城隍誥

之

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命見存洪熙元年道士范景新重修至天順五年

旗纛廟在都司公署之後武衛以附都司不置

二相廟舊在城內祀子游

皮場公廟不在城內或曰北隅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

父子展為上卿執國政皮場公即鄭大夫子皮也代

以父之命龍國人不遠戶一鍾鄭人德之立廟以祀

廟祀馬二說未就宋朝燕翼詒謀錄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

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城宰子

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

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相傳皮

場土地治瘍疾之不治者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詔封為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今廟在

萬壽觀之晨華館與貢院為隣不知士人之

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梓潼廟在蔡河灣即宋太學中之桂香祠太學徙而

君左右柱祿二籍僊官

東嶽廟封在城內東嶽天齋仁聖王四年五月尊稱帝號

凡應試士子祈禱有應

二郎廟在城南之神馬

稱東嶽泰正祀典故

榮縣丞朱璟重修殿宇煥然一新尚遺存焉

學教授三衢吾用溥撰碣記今尚遺存焉

貞貴示

火神廟在城內觀於太乙宮側右正言任伯兩有疏止

德安公廟在城北坊即夷門山神也景德四年十月加封德安公詔葺其廟命開封府春

崔府君廟在城北州溘化初民於此置廟後詔修殿

石靈公廟在相國封府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云今廢

金龍四大王廟在祥符縣治之南升河北岸州橋之

普濟廟在城南六月詔令完葺因即賜今名今已廢

三官廟城內外有數處其最著者在西關外二里許

宋濂論三官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為太

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為

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

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簿書眾有疾者令其自

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

山上其一葬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

官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

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玉皇廟

在南薰門外土城內官路之西相傳為玉清昭應宮遺址也天聖七年夏六月丁未宮燬於崇壽殿更名太霄殿奉玉皇銅像後燬於金兵又移五岳觀中五岳四瀆像于中殿蓋五岳觀教場之西密通此地洪武已酉為雷火所燬止存諸像道士董道靜因移實於是廟中目今尚存

觀音庵

在城內大寧坊木場街之南國朝洪武三十年尼僧人栢等剏建

圓通庵

在仁和尚門裏宣平坊國朝洪武二十一年

曹僊姑庵

舊名寶籙堂在金梁橋之西南宋徽宗建以為曹僊姑所棲之處後姑化去遂為女

冠所居國朝洪武三十一年黃河入城湮歿北壤有祠堂記碑乃移置延慶觀內今見存

以上三庵皆尼庵也今俱廢

鄭昂撰希元觀妙先生祠堂記 先生姓曹氏

諱道冲字冲之全趙寧晉人贈中書令尚書令

保貴之來孫襄憚魏國公利用之族孫也父宗

誥故承務郎欽州靈山縣主簿母石氏五代晉

之後初魏國公章聖時和戎有大勳賜都城普

惠坊第因以居汴奕世忠義冠劍蟬聯同爨者

十餘世詔旌其門先生自扶坐能言便解文字

五歲賦詩屬文十五歲古今載籍所記傳極無

遺一經目終身不忘家人患其弄翰墨即登屋賦詠書遍萬瓦諸教洞徹咸得其要妙嘗謂處世居家均在樊籠不願嫁適脫身遜去二十一歲隱於少室山玉華峯棲神道氣者凡十餘年惟恐一物累己衣糧不賣人自供給若有神助時二親在堂弟妹滿前弗恤也家人蹤跡之則宛轉潛避齊人張公諫議知其異度為女冠因遙指青州遠遊觀張幾真為師欲受錄無資乃足歷四方貨文於市以寓乎所謂道者既而受錄於閭皂山於是四方始知先生之名矣然天資蕭散放曠物外不就繩檢故毀譽幾半天下而先生終無喜愠時或諧謔形於詞章微著其意而已晚入京師大隱於閭闔之咸寧坊衣足蔽體食僅充腹廕容膝之地混然與猫犬同跡其鼠壤餘蔬不可嚮邇意欲杜絕勢利焉至貧困者有所告則丐以詩使貨鬻度日都人饋饋者肩踵相摩多所不納有不能却尋以施予不茹葷血但日市以食猫犬或問其故曰無他救其欲殺者而已或謗其肉食者即取以對食曰於道無害但不欲耳謗者慙焉歲時都人遊賞

則傲先生至諷詠以歸或嘉節良辰反杜門不出皆所不可曉也上方以道在宥天下異人並出始以徐神翁言得先生於輦轂之下召對無時仍給金牌二聽赴行在與諸池苑無得禁止其延見異教莫與倫比上嘗曰此真僊也文章乃其餘事詔加清虛文逸大師先生初名希蘊至是始賜金名又加道真仁靖先生復為起第乃瀝懇辭不得已僅受數楹為樓以奉三清晨夕焚修用祝君壽詔復名其室為寶籙堂又為營寶慶泰寧宮於其側將落成而先生尸解矣上為之惻然葬於國郊開封縣新里鄉使觀察賈公護其事仍給御府錢齋七作黃籙醮以為資薦贈號希元觀妙先生以誥付其弟詔復建宮於順天門瑤華宮中之左方便弟子張居淡以奉其祠居淡清修人也慕道甚堅早辭家師事先生凡二十年始終如一逮先生之化見其疇昔與先生厚者則泣涕沾襟惟恐師後事之不周因請起祠堂於今宮昊天玉皇上帝清都高邈殿之後質不至陋華不至侈戶牖取具務欲垂久居淡謂先生初闕銘誌為終身恨僕

告以古今名師大士道行天下名流後世詎可
泯耶區區銘勒端無重輕了不以僕言為然復
泣以告僕久與先生遊且實里人義不得辭因
為叙其畧先生名播四海久矣初還都邑寓籍
於延寧宮而身未嘗往及保慶泰寧宮成遷延
不入終以化去則僕前所謂先生自言以處世
居家均在樊籠者意謂是也誥命謂凝情沖和
混迹民伍蓋盡之矣自遭際未嘗以纖毫私輒
冒上聽故恩眷益隆若叙其平生所為則歌辭
備矣知者得之無復覩縷至若聲律書畫歷數
方技他人盡智力而能之者先生皆優為之其
尤長者文詞也初若不經思慮人方見其含毫
伏紙轉眸之間掀雷扶電而珠玉已粲然矣人
所需索無不如意於闌闌宴席岑寂幽隱之地
咸無所擇以一物為題有至百篇者其警策語
尤出人意表依隨聲韻立筆廢和愈見其工案
無文籍所用事實備無遺繆上至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諸子百家之書下至里巷俳諧方言時
謠無不窮貫彼世人徒見先生嘲噓之語而不
識先生典麗之文徒見先生典麗之文而不知

先生要妙之道吁可怪也如老莊與黃庭西昇
清淨經注解性命之說則得之者幾希蓋其生
平所為文意之所至目之所覩凡天地範圍之
間無不模寫而世或能道之至於微妙希夷之
語修身盡情之說其和者蓋寡焉矧其起居動
靜之間筆端風生著述萬數浩浩如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頃有詔盡索其篋中所有閣於玉清
和陽宮轉輪之藏室既化之日益令收掇其殘
稿自是落人間者無幾矣噫先生之過聖主可
謂時矣餘何恤哉嘗謂士子於道未得秋毫之
一時固思乾慮於章句之末幸有司一得以取
終身之富貴自謂天下莫已若安知先生之所
謂浩浩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耶或問先生
之道僕嘗見其蓬頭垢面衣結履穿而聲韻清
暢眸子瑩澈夷然自得宛若童穉且盡天下無
窮之能事而甘舉世不堪之寂寞先生處世之
迹槩可知矣若先生之道僕又安足以知之姑
叙其文詞之能而已矣夫聰辯^明知固足以害道
而道之至則非聰明辯智之所能害也今有人
未嘗與文墨親一有所悟則吐言為辭咸契至

理何則道本無窮而無所不通聰明辯智者乃道之用而已逮其源流深遠詞藻華麗則又非一世之習也考諸古今能文之士白首而窮一經十年而工一賦者比比如也其至倚馬七步之敏固已無幾雖然此特窮篇短翰爾若先生之落筆萬言聲律無誤小大不拘真解鮮儷也抑聞之昔人以太白為謫僊則文詞之豪非神僊似不能為白玉樓成必待長吉之文則神僊之於文亦云難矣僕是以樂為之書先生享年七十有七生於寶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化於政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葬以其年十月十五日其化也道院產玉芝一本五莖既葬之日天氣晴霽其祖塋魏國公碑泉潤交下如淚落狀衆謂天寒露潤徐視他塋皆所無有始大驚嘆嗚呼先生間氣所鍾其異事難以毛舉云政和丁酉冬十月十有七日

右曹僊姑祠堂記乃宋朝散郎試秘書少監兼編修六典鄭昂筆也中有語涉怪誕者余悉刪之不欲存之以惑世云爾

院

戒壇院 在雷家橋西 北舊慈孝寺園 宋

佑聖院 在劉元末 兵燹街之

寶聖院 在蔡河北 寺橋之南 宋時僧錄重珣

等覺院 在安遠門外 建之西 北宋賜額 元末兵燹

兜率院 在舊名天聖 院元年在安遠 門外之西北 宋

萬歲院 在顯德二年 外建之 東北周世宗 金季兵燹

福田院 在貞觀二年 外建之 後為兵燹 太宗

三學護國院 在南薰門外 後為兵燹 西南宋仁宗

報恩院 在平戴樓 裏建之 元末兵燹 咸

鴻禧院 在端拱二年 裏建之 元末兵燹 太宗

法雲院 在固中祥符 二年 河灣之西南 宋真

開化院 在東大布子 祥符三年 河之南 白鵲橋燹之

黃建院 在巷之西 末時兵燹 廢

淨居院 在相寺之北 外西兵燹 寶廢

淨慧院 在賜第於此 外西兵燹 唐主李煜歸宋

開聖院 在天聖間 建之 隅宋仁宗末 兵燹

道者院 在鄭大會道場 焚錢山祭軍陣 亡歿孤魂 金

季兵燹廢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

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萬

苴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
 夫於所夢之處取蒿苴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
 遂攝衣延坐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
 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它日得志願
 為老僧只於此建一寺足矣偉丈夫乃藝祖也
 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
 稱為道者院

啟聖院

在大梁門內街北即太宗誕生之地晉護聖
 營也太平興國六年建院雍熙二年成賜名

宋敏求東京記

啟聖院本晉護聖營天福四

年宣祖典禁兵太宗誕聖其地興國中建院
 葉少蘊石林燕語 啟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
 太平興國中既建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
 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
 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為是
 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
 置真宗神御其間而難於言太宗因以殿後齋
 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厯中始名太祖殿曰
 興光太宗殿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定力院

在蔡河東水門
 之北元末兵燬

廖瑩中江行雜錄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生平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趙葵行營雜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始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

皆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觀音院 在麗景門裏街北元末兵燬

四聖院 在麗景門南金季兵燬

淨因院 在金梁橋西汴河之南元末兵燬

蘇軾撰宸奎閣記畧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

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奉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仁宗與璉答問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留之不賜詔自便璉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

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
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
藏焉璉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
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
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

興德院

在金水門外
金季兵燬

楊萬里揮麈錄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
統治平二年改齊州為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
詔替邸為佛寺以本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
給淤田三千頃

印經院

太平興國八年置印經院神宗熙寧

傳法院 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
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為潤文堂西
序為正義堂自是每誕節即獻經八年改為傳法
院按隋有翻經館亦隋初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廢
太宗之置茲院亦隋翻經館之遺意也

僧惠洪冷齋夜話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住

京師傳法院以梵學著聞景靈宮鋸匠解木木
既分有蟲蠹紋數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上遣
都知羅宗譯潤經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
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審視逾刻乃曰
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右璫志曰太師宜領上

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而英公亦以此意
 諷之淨曰幸若蠹紋稍可箋譯誠教門光也異
 日彰謬妄萬死何補富鄭公每語客曰此人誠
 可謂佛弟子也使其立朝必能盡節不苟同於
 人孰謂異教中無人耶

以上皆僧院也今俱廢無一存者

廣慧院

舊名黃姑庵在土布子南街東宣平坊金熙
 宗皇統初尼僧妙勝瓶建後燬於火國朝洪
 武五年尼僧廣元復修

興國院

在太寧坊第五巷即宋鄭恩之佛堂施舍為
 尼寺國朝永樂元年間尼僧義和重修葺
 崇真院初太宗陳國長公主出家大中祥符二年八
 月初進封吳國號報恩正覺太師賜名清裕九

月出居是院初在建初坊後以迫隘徙
 城西隆安坊即今俗稱七公主院是也

以上皆尼院今俱廢無一存者

大梁書院

汴舊有麗澤書院在南薰門內蔡河北岸
 乃從書院於城之東南三里許繁臺之上更名曰
 大梁書院草創未成化間提學僉事吳伯通請
 於巡撫都御史李行楸開封府知府
 虞鍾督工繕造明年知府張岫修完

按大梁書院乃近時新建者非宋之遺蹟也
 以造士之所不可遺姑附於此

汴京遺蹟志卷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
卷十一
雜錄

汴京遺蹟志卷十二

大梁李濂川父

雜志一

汴宋九帝紀年

宋太祖姓趙氏諱匡胤其先涿郡人庚申以殿前都檢點受周禪時年三十三因五代之舊都汴在位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

改元三

建隆三
開寶九

乾德五

太宗諱炅初名匡義太祖之弟賜名光義封晉王丙子嗣立時年三十七在位二十二年丁酉崩壽五十

九

改元五

太平興國八
淳化五

雍熙四
至道三

端拱二

真宗諱恆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丁酉嗣立時年二

十九在位二十六年壬戌崩壽五十五

改元五

咸平六
天禧五

景德四
乾興一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真宗太子壬戌嗣立時年十二

在位四十二年癸卯崩壽五十四

改元九

天聖九
寶元二
皇祐五

明道二
康定一
至和二

景祐四
慶曆八
嘉祐八

英宗諱曙初名宗寶濮安懿王子詔立為皇子癸卯

嗣立時年三十三歲在位五年丁未崩壽三十八

改元一

治平四

神宗諱頊英宗太子丁未嗣立時年十九在位十九

年乙丑崩壽三十八

改元二

熙寧十
元豐八

哲宗諱煦初名備神宗太子乙丑嗣立時年十歲在

位十五年庚辰崩壽二十五

改元三

元祐八
元符三

紹聖四

徽宗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封瑞主庚辰嗣立時年十

九在位二十五年乙巳禪位於太子丁未金兵陷中

原北狩後九年乙卯崩於五國城壽五十四

改元六

建中靖國一

崇寧五

大觀四
宣和七

欽宗諱恆徽宗太子乙巳受禪嗣位時年二十五丁未金人陷中原北狩後三十四年庚辰崩壽六十一

改元一

靖康二

一統志

宋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

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

宗永泰陵皆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周密癸辛雜識

徽宗欽宗初冀五國城後數

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

送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於龍德

別宮一時朝野以為一大事 公論功受賞者

幾人費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

執政以為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上奏

乞命大臣斷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

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櫛仍紉袞冕翬衣於櫛中

不改歛遂從之近者楊髡盜發諸陵於二陵梓

宮內畧無所有其一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水

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

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

蕩沙漠初未嘗還也哀哉

王鏊讀宋史 宋自建隆至慶厯人主以恭恕為心宰輔以寬厚稱上意天下稱治神宗狹小宋家制度欲大有為而王安石相之凡祖宗之制一切掃去天下騷然遂基一代之亂元祐初召用司馬光凡新法之不便民者一切掃去紹聖間章蔡得志復取元祐之政一切掃去追奪司馬光等官蔡京繼之而元祐元符諸賢竄徙殆盡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侈靡盡惑君心遂致中原淪陷而二帝蒙塵矣悲夫

宋官制沿革

按宋官制沿革各家記載互有異同惟黃琦元禮論宋之新舊官制頗為詳密其畧曰國朝自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雖稍有增損大體仍舊唐制省部寺監之官無所職掌別領內外任使省部寺監別設主判官員額惟以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為宰相副貳初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所出兵政隸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後以張士

遜為知樞密院事寇準溫仲舒同知樞密院事治平
中郭達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故樞密有使
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員額與中書號為二府尚
書置判尚書都省一員掌百官赴省集議及大祀受
禋戒之事六部各有主判率以學士待制館閣官領
之吏部即審官東院掌尚書左遷審官西院掌尚書
右選吏部南曹掌侍郎左選三班院掌侍郎左選流
內銓考功即官之職也戶部即三司使尚書之任也
其官崇職重久次者為使稍輕則為權使資淺則為
權發遣使公事度支副使戶部副使鹽鈔副使各一
員此侍郎之任也別置子司判官八員度支判官戶
部判官鹽鈔判官各一員所掌本曹即官之職也判
會案一員掌造器械唐軍器監職也判修造案一員
唐工部將作少府監職也判磨勘司一員掌鈎考唐
北部職也判院一員掌審司出納及審覆百官諸司
兵級請俸舊兼禁軍以繁冗別立諸司專計司掌之
以分其職判理欠司一員掌催促諸路遺欠禮部有
判部及判禮部貢院即尚書侍郎之任內兵部事歸
樞府工部事歸三司故此二部不設主判多以別官
兼之刑部則判審刑院及詳議官掌詳覆諸路奏案

是其職也翰林學士襲唐制以六員為額其帶知制誥即釐本院職事其別領省府職任即不帶知制誥內年德俱重者一員為承旨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其任即給事中也而樞樞密院知制誥即中書舍人之職也御史臺雖有大夫員而不除以中丞為臺長次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監察御史裏行以上為諫官以別官兼領官即為知諫院同知諫院亦有正諫議大夫司諫正言者九寺則判太常寺禮院郎卿之任也資輕者為知院同知院兼掌博士之職宗正有判司一員太僕職屬羣牧司有制置使一員以樞府及學士領之有判官一員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太府其職皆隸三司衛尉無所總轄其職分為金吾衛仗司其環衛之任分隸三衛皇城司故此五寺別無置司并主判官員秘書省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三館與秘閣同隸本省有直館直院直閣校理館閣校勘謂之館職初除於本省供職一年出補內外任使昭文史館有直館集賢院有學士修撰直院校理秘閣有直閣校理又有判秘書省秘閣一員專掌省事國

子監有判其資淺者為同知或同管即祭酒司業之
任博士轉而直講將作少府軍器三監之職並屬三
司而都水無常員遇興役即差官亦係三司差人迨
熙寧興役法水利方置判司農寺并司農寺丞員闕
建大理寺方置權發遣大理少卿公事二員職掌外
官有學士待制等員惟觀文殿大學士仁宗朝以賈
昌朝辭使相特建此職仍詔非曾任宰相不除觀文
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學士端明殿學士翰
林侍讀侍講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學士直學士樞
密直學士三閣待制皆為侍從清望之選並無職掌

多帶職以領在內省府寺監在外藩外任使自資政
以上多以授二府舊臣此國朝舊制如此元豐初始
命置局詳定官制在內設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門
下省置侍中中書省置令已上為宰相而兩令侍中
不除人尚書有左右丞門下中書各有侍郎樞密院
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已上為執政官尚書
六部吏部一尚書二侍郎分掌四選吏部司封司勳
考功屬焉戶部一尚書二侍郎分左右曹而戶部度
支金部倉部屬焉禮部一尚書一侍郎兵部職方駕
部庫屬焉刑部一尚書一侍郎刑部都官比部司門

屬焉工部一尚書一侍郎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屬焉
每部郎官二員知州以上資序及階官朝議大夫以
上惟郎官餘員外惟吏部戶部刑部郎官各置四員
以其劇曹也左右司郎官各二員通糾六部號都司
專佐宰相理省事謂之宰屬翰林學士定以二員為
額久次者為承直御史臺官名如舊制而除知雜事
及裏行之名門下後省置左散騎常侍而不除人給
事中四員起居郎一員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
寓焉中書後省置右散騎常侍而不除人中書舍人
六員起居舍人一員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正言寓
焉號兩省官秘書省有監少監丞郎校書郎正字著
作郎佐郎寓焉號館職罷直館院校理等員闕惟存
修撰直秘閣號貼職而別領在外任使九寺太常宗
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有卿少卿丞
簿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郎大理則置寺正
評事司直四監將作少府軍器置監少監丞簿南外
北外丞以上為寺監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太
學有博士正錄以上為學官謂職事官罷三司使副
及諸主判官而其職分隸諸省部寺監羣牧司使名
不除而不命官其職皆屬太僕寺以太師太傅太保

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皆論道之官無專領之職為宰相兼官以開府儀同三司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號為使相以唐文散階換省部寺監官歸釐本職號階官為寄祿官而食其俸以領內外任使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易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曹尚書光祿大夫易左右丞正議大夫易列曹侍郎通議大夫易給舍太中大夫易左右諫議大夫中大夫易秘書監殿中監中散大夫易大卿監朝議大夫易少卿監朝請朝散朝奉大夫易郎中朝請朝散朝奉郎易員外郎承議郎易太常國子博士奉議郎易太常秘書監中丞通直郎易太子中允中舍左右贊善大夫宣德郎易寺丞宣議郎易監丞丞事郎易大理評事丞奉郎易太常寺太祝奉禮郎丞務郎易寺監主簿自丞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大學士至待制其名皆存以為二府罷政省部長貳給舍諫議補外之職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秘閣號貼職庶僚領在外繁劇任使者帶之削去憲銜檢校官留勳十二轉自通直郎以上帶入銜此為元豐新制官名即循唐舊典職掌亦倣周禮六官之法也

黃履翁論宋官制 本朝官制有二曰國初舊制曰元豐新制舊制之善者則官職分治脈絡相統祿秩有階遷轉得序也新制之善者則省部諸司各有職掌即曹等官不寄虛名也蓋國初德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多領外寄九寺三監皆為空官特以是寄祿秩班序位而已向所典之事則各有職存也至元豐八年取唐六典與廷臣博議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舉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或統而治之向者省部寺監之無職今其職舉矣向者即曹卿監之虛官今其官定矣元豐新制不為不善矣

王鏊震澤長語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事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事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以登臺閣禁從為顯官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不以勲階爵邑為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開始以唐六典而定官制

又曰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

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有盛名者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我朝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每科或選或不選立法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為異日公卿之儲士既預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為得也

宋登科記總目

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榜首楊礪

二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張去華

三年進士十五人榜首馬適

四年進士八人榜首蘇德祥

乾德二年進士八人榜首李景陽制科一人

三年進士一人榜首劉察

四年進士六人榜首李肅制科一人

五年進士十人榜首劉蒙叟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務

開寶二年進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進士八人榜首張拱賜十五舉未及第人
司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進士十人榜首劉寅

五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再試取十六人落
一人諸科九十六人

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省元王我狀元王嗣宗諸
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貢舉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省元闕狀元呂蒙正
諸科二百七人十五舉以上一百八十四人
凡五百餘人

三年進士七十四人省元闕狀元胡旦諸科八
十二人

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闕狀元蘇易簡
諸科五百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

世則諸科二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充狀元梁顥
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四年停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人覆試得進
士諸科七百人又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
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是年不臨
軒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

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
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二年三年並貢舉

咸平元年進士五十八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孫
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八人省元
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一十九人

省元李庶幾狀元陳堯治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省元

王曾狀元同

六年停貢舉

景德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省

元劉滋狀元李迪

三年停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停貢舉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

元鄭向狀元姚昱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親試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七人

省元闕狀元孫奭

六年停貢舉

七年亳州南京路進士二十一人狀元張觀

八年進士二百八十八人諸科六十三人省元

高鍊狀元蔡齊

九年停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

元程戡狀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興元年並停貢舉

天聖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吳

感狀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七十七人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

吳育狀元王堯臣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四十九人諸科五百七十三人

省元歐陽脩狀元王拱宸制科二人拔萃二人

九年停貢舉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並停貢舉

景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九人諸科四百八十一人

制科三人拔萃四人省元黃庠狀元張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寶元元年進士三百一十人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

科二人省元范鎮狀元呂溱

二年康定元年慶曆元年並停貢舉

慶曆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寔狀元同制

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並停貢舉

六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諸科四百一十五人

制科一人省元裴煜狀元賈黯

七年八年並停貢舉

皇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八人制

科一人省元馮京狀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五年進士五百二十人諸科五百二十二省

元徐無黨狀元鄭獬

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並停貢舉

嘉祐二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三百八十九人

省元李寔狀元張衡制科一人

是年始定間歲一開科

四年進士一百六十五人諸科一百八十四人

省元劉摯狀元劉暉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三人諸科一百二人省元

江衍狀元王俊民

八年進士一百九十三人諸科十一人省元孔

武仲狀元許將

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

彭汝礪狀元同

是年始詔三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諸科三十六人省元許

安世狀元同

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陸佃狀元葉祖

洽明經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四百人諸科四十人省元邵綱狀元

余忠

九年進士四百二十二人諸科一百九十四人

省元張巖狀元闕

元豐二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朱俊明狀元時

彥

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二人省元劉槩

狀元黃裳

八年進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狀元同歲

諒閣不臨軒

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童搜

狀元李常寧

六年進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鄒起狀元馬涓

制科三人

紹聖元年進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劉範狀元畢漸

制科三人宏詞科八人

四年進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王萃狀元何昌

言詞科九人

元符三年進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奎狀元同歲

諒閣不臨軒

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階狀元霍端

友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吳侗狀元蔡疑

是科始罷諸州發解併省試並從學校逐年貢士

大觀三年進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

上舍魁李彌遜狀元賈安宅

政和三年進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師曠狀元莫

傳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
魁傅崧卿狀元何臬

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狀元王
嘉

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元何
渙

六年進士八百五人省元楊椿狀元沈晦
是年復省試

右汴宋九朝一百六十有七人科場取士總目具
載于此名臣碩輔皆由是出亦彬彬乎其盛矣孰

謂科目不足以得士哉

宋戶口總數

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五

乾德元年荆南平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

二年湖南平得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戶十七萬二千六百十二

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詔諸州歲奏男夫以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女口

不預

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并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

失故戶口賦稅莫能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版籍焉

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

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二十八

慶曆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十四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

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七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

六

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三千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

四千萬九千一百六十三而古今戶口之繁無踰於是矣

按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務學問及其為農則勤稼穡及其為兵則力戰鬪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後世之民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于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不足以增重邦國官既無籍于民之材

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丁多為累矣悲夫

宋財賦總目

按文獻通考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三萬石凡五百五十二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四處置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汴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領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汭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潁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

臣主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匹分為十綱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慶厯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纜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段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葉少蘊石林燕語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畧相當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二

皆倍於景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悉為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類推之歲入以億萬為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論其大約未必盡然要之言節用似當畧倣此可得實效愈于毛舉目前瑣碎徒為裁減之名而訖不能行也

沈括夢溪筆談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石百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行

卷十二

書

遺迹志卷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十三

雜誌二

宋四京

京大也天子所居謂之京師宋四京者謂東京開封府汴西京河南府洛南京應天府歸德北京大名府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以應天府為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宮以

大梁 李濂 川父

奉太祖太宗御容仁宗慶曆二年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驛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葉少蘊石林燕語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真宗謁太清宮於亳州還始

建應天府為南京慶曆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為北京

又曰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薦程文簡為代已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鎮固求兼領乃復命之且召昌朝罷則不置及熙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宋畿內十六縣

開封赤

祥符赤舊後儀縣也大中祥符初改

尉氏畿

陳留畿

雍丘畿

封丘畿

中牟畿

陽武畿

延津畿舊酸棗縣也

長垣隋匡城縣也

扶溝畿隆和七年改今名

東明

考城畿崇寧四年廢

扶溝畿

鄆陵畿

太康

觀四年廢與太康縣同隸拱州大

咸平咸平五年置縣

宋十衛

左金吾衛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

左金吾衛大將軍

右金吾衛大將軍

左衛上將軍

右衛上將軍

諸衛大將軍

諸衛將軍

率府軍

率府副軍

宋二十三路

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仁宗又分為二十三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京西南路

京西北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陝西路

秦鳳路

河東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兩浙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成都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福建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宋史地理志 當是時東南際海西盡巴隸北

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為名四年仍舊為廣南西路宣和四年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由建隆初迄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迨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王韶韋愷輩各為拓斥計矣宋四殿以各置大學士

觀文殿

資政殿

端明殿

保和殿

宋六閣

皆累朝增建以

龍圖閣

藏太宗御筆

天章閣

藏真宗御筆

寶文閣

藏仁宗御筆

顯謨閣

藏神宗御筆

徽猷閣

藏哲宗御筆

敷文閣

藏徽宗御筆

宋史

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置龍圖閣奉太

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與宗正所

進屬籍并置侍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

一閣

葉少蘊石林燕語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

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于後而

以天章閣藏御集虛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為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為閣

宋四園

瓊林苑

金明池

宜春苑

玉津園

葉少蘊石林燕語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

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

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富國倉遂遷於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之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早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宋五學

國子學 太學

武學

律學

算學

宋四館驛

都亭驛待遼使之所

都亭西驛待西蕃阿黎于闐新羅渤海之所

懷遠驛待交趾使之所

同文館待青唐高麗使之所

宋六更

初更

二更

三更

四更

五更

六更

禁中更鼓每夜

种維愚見紀忘

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

六更馮深居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酒銀燈

破夜涼歸去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

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水雲序宋亡事如云亂

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

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尚

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更蓋內帳樓五更絕柝

鼓便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

六更者也嘗疑五更古今通用何宋時獨用六

更邪近考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

元年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蓋符太祖卜世

于陳搏睡到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說庚更同音

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外方只謂之攢點也
太梁十蹟

夷門	古城	吹臺	隋堤	上源驛
愁臺	陳橋	艮岳	青城	官渡

汴城八景

鐵塔行雲	金池過雨	州橋明月	大河濤聲
繁春春曉	汴水秋風	隋隄煙柳	相國霜鐘

又八景

艮岳春雲	夷山夕照	金梁曉月	資聖薰風
百岡冬雪	吹臺秋雨	宴臺瑞靄	牧苑新晴

靖康之變

按宋史政和後禁苑多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野獸
麇鹿駕鴛禽鳥數百實其中至宣和間每秋風夜靜
禽獸之音四散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
不祥之兆宣和末南郊禮畢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
百辟方稱賀間忽有鴉鳴於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
和聞者駭之時已報金人背盟未踰月內禪而明年
有陷城之難

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執中奉祀北郊有黑氣長數
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近人穿燭

燭而過俄又及於壇禮將畢不見人皆異之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汴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以為不祥禁之後金人幹里布圍京師其國謂之二郎君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金民來居京師者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為節而舞人皆喜聞其音而效之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春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金識故京師不禁然卒有靖康之變

宣和元年夏雨晝夜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大犬蹲踞卧榻下細視之身僅六七尺色蒼異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已而京城大水訛言龍復讐云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名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兵攻城無貴賤皆逃避多為擄去亦此識也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尊母不能

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六七寸疎秀而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

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宋史筆斷論靖康災異 秦公子鍼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此為諸侯而言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安全之此為帝王而言也蓋帝王為天之子為鬼神之主為萬民之

父母非有桀紂之敗德煬帝之亂常於其政殆國危之際則天必降災異以警之警之者非所以絕之乃所以愛之也宋之徽宗初無涼德但於即位之始不能率由舊章奉若天命乃信讒說殄行之人復用熙寧紹聖故事廢黜忠鯁登用姦回危亡之兆既萌黨人之獄復起故於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南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此則陰邪致亂之徵天子蒙塵之兆乃天所以先示厥警欲

其修德以弭之也惜乎徽宗荒怠弗敬謂天變不足畏謂國政不足修謂任伯雨之言不足信乃以趙挺之為御史中丞以呂希純知瀛州解任伯雨陳祐言職范純禮出知潁昌府安壽陳瓘傅楫晁補之豐稷罷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宮觀與郡台張商英赴關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金國武元帝亦立崇寧元年以蔡確配饗哲廟庭命內侍童貫如杭州監造御前生活仍詔司馬光呂公著等四十四人各奪官有差竄鄒浩於永州趙拜蔡京為右

僕射嗟乎政之錯亂一至於此而可以弭天變乎然而天之眷祐人君惓惓不已故於大觀四年有星孛於中宮長數丈逆入紫宮退而復掃帝座者再此又天意明示金人之禍必欲徽宗保國而防患也奈何天譴雖切而忽之尤甚乃復大興土木窮索珍奇煥臺館之瓊瑤列綱運之花石舊盟遼主棄之自毀藩籬新結金人安之若登衽席委童貫而為大將再敗王師封蔡京而為魯公重汙國典方且樂其臺池鳥獸豈思民欲與之俱亡天知其終不悔禍故不復告

戒遂生亡國妖孽以詔之也自是大星如月徐
徐南行天裂有聲格格且久妖狐升於御榻黑
眚偏於京畿敗亡之徵其可過乎故雖有智將
謀臣亦莫能善其後矣嗟乎徽宗之不畏天故
至取敗向使其果能監此修德以善隣尊賢以
去佞咨諏治道一循常典則金太祖雖有假途
之謀窺伺之勢亦安敢跨遼海而犯東萊越燕
雲而侵中國乎由是觀之非天有負於徽宗而
徽宗自負於天也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
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詎不信夫

宋史筆斷論汴京難守 汴京之地內無絕塵
之材外無形勝之固其不可為國明矣然太祖
都之而能以弱制強以小敵大遂若周公定鼎
洛邑而成百六十餘年之基業者何哉蓋太祖
以仁義而為金湯以禮樂而為干盾柔遠能邇
推亡固存故能君王華夏而昌大其邦家也徽
宗悉反其道色荒於政酒涵于德棄遜主而隳
屏幃結女真而致干戈金人退兵思避其難故
白時中請上南幸或勸上西幸洛陽嗟乎以宗
廟之重而言則國君當死社稷不可輕委而去

以太王小事大而言則當徙而去邠暫遠其害
此則去守之兩途也然以往事而論之昔光武
駐兵昆陽莽遣嚴尤等率大兵圍之光武夜與
李軼等十三騎突圍而出收衆於外大破莽兵
唐玄宗遇安祿山之亂力不能支決意幸蜀乃
留太子募兵討賊嗟乎向使光武不出昆陽同
受圍困玄宗不幸西蜀坐守孤城則皆為圍中
之物而為賊所擒矣又豈能討平寇盜而克復
故物哉為欽宗者正宜監此分遣義士衛送上
皇南幸已與李綱宗澤等大召援兵嬰城固守

雖尼瑪哈斡里布復至未必有腹背受敵之患
都城雖甚危弱未必旬月而陷也奈何吳敏李
綱執於死社稷之論堅意苦留遂使徽宗父子
輿櫬蒙塵貽辱千載悠悠蒼天謂之何哉或曰
避難出奔策固善矣然不聞李綱有云萬一衛
士中道散歸何以能達借使能達而尼瑪哈諸
人霆驅雷邁雖隔天塹之險可投馬箠而渡事
何能濟嗟乎此又無謀之言也蓋金人所長者
騎射而已焉知艤舫聞艦之利以曹操用兵如
神猶尚困於赤壁况尼瑪哈乎觀其於建炎之

間尼瑪哈不敢渡江乃遣烏珠南侵則其技術
亦可知矣于時李綱適已竄去使其猶在城陷
之日不知綱為從行歟將死於敵歟愚故曰李
綱雖知報國之忠而不知用兵之畧也

邵氏聞見後錄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
數千百種國破金人盡取之其下不禁勞苦半
投之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當出於大梁之
墟云

和維愚見紀忘 徽欽北狩可謂世之大變而
詩人感憤見於題詠者皆言其奢縱之過如云

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軟紅飛淒涼但有
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此言當時元宵遊賞
之樂不卹國政而後人徒見淒涼之月色也如
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
衢天似水何人吹笛內門前此言故宮雖在已
為金人據守也如云濯龍江上綠成堆半是宣
和舊日栽聞說白頭宮女伴倚欄猶待翠華來
此詠柳枝以比中原遺民愛戴不忘望其克復
而來也元好問云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
玉谿花誰憐利澤門前柳瘦倚東風望翠華此

言太平之時奏樂賞花於龍德宮之玉谿靖康之變君臣妃后囚繫漠北惟有都門之柳日望其歸而不可得利澤門汴之水西門也劉後村云初為御筆行中旨漸取兵權付左璫玉帶解來頒貴倖珠袍下賜降羌又云兵來尚恐妨恭謝事去徒知悔夾攻丞相自言芝產第太師頻奏鶴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季始憶元城與了翁蓋言徽欽之失非止奢侈淫佚之極亦由罷黜賢臣任用閹宦崇尚祥瑞賞賚無功以致禍變也元城劉公了翁陳公皆諫官得罪去

何喬新論幹里布圍京師 幹里布之伐宋懸師深入兵家所忌然卒以取宋何也宋之主相非才而不能善謀也夫完顏氏兵甲之盛雖未易當然張孝純堅守太原金以大眾攻之歷三時而後拔况京師城郭之固師旅之彊糧餉之豐非太原比使宋有中材之主得救時之相聞金兵南下亟命良將勁卒固守黎陽彼必不敢渡河就令得渡然金兵僅六萬勤王之兵至城下者已二十萬宜命大軍扼牟駝岡以當其前奇兵屯邢相以截其後青齊之兵攻其左襄

立正
卷十三
十四
鄧之兵擊其右雖使韓彭為將賁育為卒良平
為謀主懼將潰敗不可支况幹里布之輩邪當
是時非無善謀也种師道請俟彼情歸扼而殲
諸河李綱請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
擊之皆策之善者也欽宗舉不之從惟李邦彥
割地請和之謀是聽蓋欽宗陰柔之君邦彥陰
柔之輔金固有所侮而動也易曰公弋取彼在
穴欽宗之於邦彥是已嗟夫自古以來違善謀
而用邪說以取亂亡者多矣豈獨欽宗也哉
王廉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宋徽欽時金

人來侵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
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
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金
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
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嘗避狄人之逼
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
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况萬乘之尊乎故唐玄
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
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
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

江表志 卷之三 十五
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里布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金兵復來何臬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寔在綱臬知常而不知變之罪也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遷岐之謀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為元帥李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卽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為守土

臣之計以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

丘濬世史正綱論二帝北狩 嗚呼宋人以忠厚立國而其敗也受禍乃慘於晉人何哉是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所謂人謀之不臧奈何曰方金兵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金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行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策何也自古立國必據險阻宋都汴梁平原之地而與疆

金為敵所以限之者一河耳謀國者不知據險以守境危急之際乃以要害之地付之庸腐闖人金之渡河如履平地既渡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二三千人守此吾豈得渡邪當時誠有能建策如汪立信沿江之守盡出內地之兵以實外禦四五十里而為一屯屯有守將十屯而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參倍其數而命一大將領勁兵數萬往來巡督况河面比江面為不遠用兵不多雖金兵併聚而來然亦可以少延日月而吾之勤王兵日集矣若夫真宗澶

淵之役王欽若勸幸江南陳堯叟勸幸蜀當全盛之時為遷幸之說誠為失策靖康之際則非景德比矣蓋效有唐乎唐玄宗避安祿山之寇而幸蜀肅宗起於靈武遂復唐祚其後德宗幸奉天僖宗幸興元皆用此策也况金人又非唐三寇比其意在於金幣而不在土地其技長於野戰而不能攻城觀其得汴京既以與張邦昌邦昌不能立又以與劉豫其意益可見矣使當時謀國者當金兵尚遠之時先請上皇率六宮以幸江南逼近之際繼擁欽宗領禁兵以巡襄

鄧二帝在外號召四方之兵以為救援京師之舉京城之守則付之大臣如李綱者使之內堅城壁外清草野屯重兵而不動閉重門以自居彼欲縱兵以遠追慮吾扼其歸路彼欲肆暴以劫掠則又野無所得其勢自然不能久居而有畏散之心矣然後遣使與之通好或增歲幣或邀重盟縱有屈抑不至受禍如此之慘矣說者徒以人君死社稷為言且謂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嗚呼此老生之常談爾盍量其君曰彼能死社稷否乎都城雖堅孰能守之乎吾之

言彼能始終聽之不移乎苟不能然孰若委任一人如漢人之用周亞夫者以守都城雖以九重宣命三軍夜驚畧不少動如是則號令出於一人持守定而事功易集以俟機便使凡彼之所以令其下剋期以取效者皆過期而不應其徒衆自然解體後有所言皆不之信而主謀者亦且持議不固矣其心不能以不離其勢不能以不散計不出此乃苦留車駕又併其已出者而返之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歟迨夫高宗之中興也父母兄弟盡在他人手

中為所劫質一舉手動足輒有妨碍遂致不能
復不共戴天之讐以貽千萬古之笑恨嗚呼天
乎人乎

劉定之史論 徽宗失道致寇事已迫矣而付
諸子當是之時非雄才不能有為也况欽宗之
孱庸乎父子塊然剪為囚虜父之罹此也宜而
子亦可謂不幸已前乎宋者父致寇而遺諸子
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蜀不為人所
魚肉子尚能北奔至靈武內挾俶俟二雛為心
膂外任郭李諸傑為爪牙以返旆於舊都而徽

欽不能焉非獨才愧於玄肅而宋都汴亦不若
唐都關洛山河險固可憑仗以緩其傾危可前
卻以圖其興復耳夫汴非可都之地宋因五代
之舊而都之山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為命
然外域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創業
之兵強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以讐邦為
鄰國以守成期子孫則兵不可恃而宜資於山
川之險固明矣宋之都汴豈非失計邪

王鏊震澤長語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可及然
其謀國之疎則不及我朝遠甚靖康之變尼瑪

哈以孤軍深入為宋謀者當堅壁清野勿與戰
絕其歸路斷其糧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
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何乃遽自
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為金人卷席
而去誠可畏也誠可笑也

汴京遺蹟志卷十三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四

藝文一

奏議

上仁宗論修固京城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

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一陳之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敵兵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敵兵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敵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

平絕無險阨儻乘輿安然到彼而敵兵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恃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水凍敵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敵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揚國忠促令追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

師無備敵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於朔方天下不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衆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閭帝居九重是以五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敵入之淺則邊壘已堅敵入之深則都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而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

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官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問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君親之憂况臣素愚拙惟知報國不知避謗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

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慶曆二年八月上時為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

上才仁宗乞罷修京城

余靖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為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為本臣請縷陳二事伏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

修京城乃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強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其利未集而先致其害況今北方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嗷嗷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甯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談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

慶曆四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罷修京城

范祖禹

臣伏聞開修汴京城濠日役三四十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一丈五尺濶二百五十一步廣于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二十年無山河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惟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非陛下意也

陛下始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全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北門正門即為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于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何見而為此謀必以為威北方也使北方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鄰四鄰卑守在四境固其四境結其四

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入無外懼國焉用城今民是懼而城于郢守已矣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于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為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怙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營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于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戎

而城無寇而溝公宮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濠廣濶可減三分之一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

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按范文正公之奏深切事情為當時社稷之慮甚周可謂有特見者余范二公之論亦是一說然以靖康之禍觀之則文正之言若筮龜矣

上真宗乞罷營玉清昭應宮

王曾

臣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于言者蓋表其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

之無補懼竊祿之詒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荐膺秘籙祚洪國于葉萬超盛烈于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濟發成命亟行就嚴城之北隅啟列真之秘宇式昭丕應特建嘉名自經始以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途伐豫章之材遠周于林麓累土陶甃揮錡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燬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而臣之愚懇或異于斯既有見聞安

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僞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宏制大凡用材木莫非梗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甯免煩擾平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內帑費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

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于謀始知者察于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眾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盛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人其或鼠竄郊廛狗偷都市有一于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于時令裁成不失于物宜靡崇奢侈之風固悖陰陽之序臣謹按月令孟夏無發大眾無起土工無伐大木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害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與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令中

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戒今所修宮閣蓋本靈
篇而乃過興剖掘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于物
力恐未協乎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
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
官息勤苦之衆輯甯羣品對越高宮如此則遐邇宅
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相畢勞聿
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
其用度止崇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
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俾四
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
帝建太一上清宮亦不使窮極其壯麗臣請陛下宜
遵而行之取其法制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吉光于千
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太祖
影殿東岳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百
家之產然于尊祖禮神則盛矣其于邦國大計猶未
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內承平邊隅
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于事臣復
謂其不然方今疆場甫定邊防有姑息之虞民俗苟
安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
氓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

間飢歉是懼亟經營于神館慮稍鬱于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于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疏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謹之謀未盡良為此也惟臣出自幽隱遭遇文明特授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效軀捐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

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庸妄輕冒宸嚴感發于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監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增建宮靈為一細事而弗恤臣以為興役動衆尤繫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奸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大中祥符二年六月
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仁宗論玉清宮災

蘇舜欽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至腹誅則上下之情不鬱教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

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留意為幸臣伏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險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幾于十九民情嗷嗷如昏墊焉臣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僻賞罰弗公之所速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寬之致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為濫寬則又加甚古者決留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也故赦令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寬生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乖戾之氣發洩于玉清

宮震雨雜下列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于禦備乃上天示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辰浹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功役再謀興修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聚首橫議咸謂非所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藏流衍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為之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潦雖征賦咸入而百姓

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工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賦耗于
內征役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而已違
之是欲兢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
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耶豈知而故為
之耶豈再造之以祈天之佑耶臣不得不反覆而量
也今為陛下計者莫若來吉士去佞人姑務修德以
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意而
民情安矣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
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修道之日豈宜忽哉
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乃者大災降

于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
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悟焉夫茂陵不
及上都也鶴館不及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
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為是
耳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
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
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濫
燄四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而不能救故魯成公
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家子孫之讒逐父臣
之應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
恭默而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
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天光基業亦天
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
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可致也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
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為古文聲名與歐陽公
相埒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
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自
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

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
可時論韙之

按宋史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天雷雨玉清昭
應宮災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
宮一火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
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葺意乃抗言曰不若
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對曰先朝以此竭
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
又復修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
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推洪範灾異以諫

太后默然時舜欽年甚少為太廟齋郎上此奏偉乎壯哉

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

歐陽修

臣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勅差臣與三司公同相度減定績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綱紀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興作無一息暫息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知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已利恣侵欺于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

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聞先殿只因一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料蓋緣廣張物料即多酬獎恩澤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致人主于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准勅減定于三司畧見大槩開先殿

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財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八十四萬七千人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數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宗事神示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甯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甯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則未修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于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典禮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令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為無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蓋將良材美俯徇小人並于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造處却至乏材伏望陛下迨思累次大火常是發于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以此福應未臻而灾譴屢降也

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避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斯裁擇至和二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請勿修上清宮

包拯

臣伏見于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

虛偽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熾妄起是為火不炎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崇無為之德今火燔之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奉陛下嚴奉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戒于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修人事以答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修之意未辨虛實咸懷危懼况天下多事調發旁午帑藏未實邊鄙未甯豈可先不急之務舉無名之役哉且宮觀興于唐室非古制也若謂先聖真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壯可以奉安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民且務安之安之之方豈忍重困

之也然外議紛紜頗甚惑衆欲乞特降詔諭以安衆心

上仁宗乞罷寶相禪院敕建殿宇 韓琦

臣聞右街寶相禪院見在移拆法堂敕蓋大悲殿宇特命中官監領其事所役兵匠數千百人假以舟車資其輦運凡百用度悉從官給規模之盛功作甚崇臣計其興建之因恐非陛下之意也臣伏覩近者興國寺雙閣災延及其大殿長廊俱為煨燼其寺舊安祖殿俯逼都市衆人之慮再有葺而陛下亟降旨命寺故有此處分以臣愚心思之其間尚有利害不可

不論訪聞寺僧主事者素豪猾善結託今既開端許其緣化彼將假朝廷之命以脅誘民庶多求財資則京師騷然侵蠹蓋其意不惟以修寺為事將圖財用為奉身恣縱之資或民力不足則將因緣權倖復求朝廷出府庫之財以畢其事此必然之理也假使民力可辦于國家雖無所費亦不許方今公私財力大屈凡起一事興一役未嘗不取于民外方之民已困敝惟京師之民幸而未加橫賦緩急有事亦將不免固不可使之輕費家資以奉土木不急之務朝廷頃年修寺舍佛閣已費累巨萬一旦遂為煨燼况外議

傳云寺僧常以婦人置于佛閣昨火發之際焚死者數人若傳者果信是朝廷廣費財以崇奉佛事適足為羣僧淫戲之所近日主首坐遺大罪止于奪師名紫衣寬假已甚不可更啟其姦弊重耗民財也臣按春秋或書災或書火其名雖殊然于變異之兆其實同歸定哀之間兩觀桓僖宮災漢儒皆謂天燔其所不當立今寺舍之災豈非以彫靡之過不當立而立天命燔之亦如兩觀等災以示勸戒乎若有重議修之非所以畏上天之譴告望陛下追觀前事以之監悉令停寢任于其緣化使自營造斯所以重天下而

愛民力也稽諸載籍事實難行戴履之倫孰不欣幸何乃遽傷治體有損邦用起無名之役為不急之務乎所謂恐非陛下之意斯可明矣又向者陛下崇務本之仁念維城之重即昭應之遺址建睦親之大第諸邸之聚三千餘間常度不充侵用南郊材植又且萬計復令出產州郡供補其闕物役之大從可知矣今者業已成功焯為熙事何則厚宗枝而隆孝治豈無益之所為乎當時言事者猶比上封章願寢斯議蓋亦重改作而節浮費也臣謂此役既終即凡土木不急之事一切宜停以緩財力夫崇采緣三等之制

者唐堯之仁化也惜露臺百金之產者漢文儉德也
煥在方牘所宜規範伏望陛下卽俯從愚說遠紹前
徽悟色相之非求本仁慈之足尚躋名壽域永底太
平斯乃奉順祖宗愛養元元之本也其實相院叔蓋
殿宇等臣欲乞詔下有司令悉停罷俾其營求施利
得自修崇蓋此殿未成則法堂未立加之廊宇制度
悉求相稱必于閤隙漸次申陳事既垂成理須從許
如此則功費之廣倍于初矣利其成而規賞典者其
徒亦繁矣且罷興國而營寶相則是休彼役而勞此
功廢置雖殊耗蠹豈異臣又慮危陛下重天戒愛民

力之本意故昧死陳述冀裨萬一

景祐三年七月
上時為左司諫

上仁宗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

余靖

臣伏見開寶寺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
朝廷所宜戒懼以答天意尋聞遣人于塔基掘到舊
瘞舍利內庭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
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庭之時頗有光恠臣恐巧佞之
人因此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庭外及四方抄
斂錢物再圖營造臣忝備諫職見此事體不可不言
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修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
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來國帑虛

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方之民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所望于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儷崇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戒臣者曰若有營造必不出于府庫但取內庭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求于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之者積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攜手赴井而死者其窮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

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指揮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若作無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又二年以來減省後宮請給皆言內中煎迫不似前今一旦捨施則財物無紀何以取信四方哉切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于內庭崇奉則遽相扇動傾箱竭橐為害滋深若以經久不壞便為神異則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恠必有神靈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壞又何福可庇于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亦有光況舍利本西方怪異之

物即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塔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監之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內中供養且番人軍校皆呼舍利入宮不祥之語尤宜謹之其燃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

慶曆四年六月
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乞罷修開寶塔

蔡襄

臣數日聞迎舍利歸開寶寺臣始疑之以為必無此事屢以愚言乞賜寢罷不蒙聽納今又聞民間傳言皆謂陛下欲重修開寶寺塔伏念陛下必以邊事為

憂蒼生為意豈有枉費施于無用然慮僧徒妄引靈恠以惑聖聰臣請悉推意而盡言之或以舍利有光引為靈驗臣謂浮屠舍利之所居護惜天火所焚一夕而盡豈可謂之神靈枯朽之物灰燼之餘或有先恠亦妖僧之所為而作也或以塔太宗皇帝所造理須修復者臣謂昭應宮上清宮皆先朝所置天火一空已不復修孰有非議若以禁中共出資財不費于官不擾于民臣謂一塔之費百萬緡一錢之資皆生民膏血當此多事匱乏之時豈可虛費若施于土木果有福利以之助軍須而寬民力此豈獨無福利哉

况天火所焚大為警戒陛下當修人事以報之今大興工役是以人力而拒天意也伏惟陛下聖哲聰明必無此意人言不已臣實憂疑所有開寶寺塔如有乞修復者伏望陛下特加深罪以絕欺妄慶曆四年六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罷修寶相寺

何郊

臣伏聞朝廷近有指揮以寶相寺昨遭焚蕩特令寺僧緣化修葺蓋朝廷近有指揮以財又不欲遂廢其深究異祥之來無興功以答天戒其寺舍佛閣欲乞一切罷修用示聖懷抑畏之美臣以朴愚誤蒙擢進

苟有見聞不敢不陳惟聖明不以狂妄廢其言則死生幸甚皇祐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

乞罷修壽星觀

司馬光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為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姦詐之心不知紀

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于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為象設然後得盡致誠也惟高宗祭祀親廟微為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己曰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况畫御容于道宮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為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啟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求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為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于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罔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取進止

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

乞罷修感慈塔

司馬光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拆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稿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賣子以接餓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為失緩急先後之際矣且此塔傾欹為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于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散為盜賊

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曾不為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令有司條奏以開一切寢罷候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為甚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

乞停寢京城不急修造

司馬光

臣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九百餘

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庭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略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工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猝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惠澤未孚于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修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

多衙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每遇狎竹木綱散失陪填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木材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財自傾修造倍多諸場木漸就耗減有司于外州科買而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為之愛惜乎况即今在京倉庫疎漏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工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宮室

為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
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端其所習今聞
所修三位規摹侈大又復過于祖宗之時皇子所居
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于
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一應大內裏外舍
屋即目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
之類並罷興修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
畢工不得過為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
損壞者所司諸處監修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
磨勘及轉官酬賞以塞泰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

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取進止

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乞罷修太乙宮

文彥博

臣伏見修建太乙宮為民祈福臣聞太乙天神之貴
者天道貴質凡所營繕理宜簡質不務雕鏤之巧不
事金碧之華不重費不太勞不日成之神明安之虔
潔之誠內充天人之心交感人應之福其理必然臣
又見累年以來禁中營造不已般運木石鳩集丁匠
殆無虛日既有專切提舉修內司復置都大提舉內
中修造司誠恐所司各以宏麗取悅上心一作未畢
一作復興新舊相形不極不已國財民力豈易支供

臣伏見陛下督責水官以利農畝必思夏禹卑宮室
盡力乎溝洫勵精庶政勤恤民隱必思漢文罷露臺
思百家之產臣伏願陛下亟勅中外不急營造一切
權罷即國用無窮民力稍寬臣又見繼聖堂祖宗燕
射之地今為造弩樁所運斧斤置鑪鍛喧煩褻瀆理
恐非宜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祖宗之舊蹟乎
乞將製造弩樁移置他所或歸之有司則重明麗正
之廷加之嚴潔奉先孝思之心益以光顯臣職在樞
莞立調兵匠義當獻納區區下誠伏望采察
熙甯四年上
上徽宗止建火星觀以禳赤氣
任伯雨

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
王先正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修德以弭災未
有因祈禳而消變者也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聞風
近日內臣打量太乙宮側欲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
異臣始聞之中心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為諫
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犬馬之心誠不能
已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屢降蓋天之于人君猶
父之于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災異或者欲陛
下戒懼以謹厥初歟陛下固宜小心修德克己正事
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福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時則有赤祥陛下當益廣聰明判別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異之象轉為休祥昔太戊有桑楮之妖高宗有鼎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之年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修德之效不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或祈禳有感修德不應則無私之上天顧可以私禱乎陛下若必欲建此臣竊計其費不下萬金將取之有司耶則帑藏空虛取之內庭耶則刮削已迫河北一路物貴人饑

今流移滿道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緩所

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急成德人人鼓舞

天慶皆謂陛下損己便民道前古人心悅而

天意得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臣伏願陛下遠稽格王仰天測意畏之以心謹之以事不泥世俗之論罷去祈禳之役則人情自孚上穹昭答矣

建中靖國

元年正月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五

大梁 李濂 川父

藝文二

記

汴州東西水門

唐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能罷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

城其不合者誕真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甯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噬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極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董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游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

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汙水新集

宋陳師道

汙句于蕭其闕如決水經謂河至滎陽葢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淡儀其下為渦別為汙汙至蒙別為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溜獲丹淡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汙水又有葢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溜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行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昔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沂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葭蕩受濟禹塞滎澤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人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汭為二而滎為一焉杜佑以曾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沂或河沂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

自漢末河入于汭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汭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于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汭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于宋為長沙于軍為石梁於徐為汭而入于南清故南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

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困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于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于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于是不同而同欲紀于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武以登于治然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于此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自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古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新修東府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匪其人
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概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特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與衛駒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

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卽廳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玉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勅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旁皇鉤拆繪圖以聞卽判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甯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為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實之

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脩文章典制物采位叙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為過侈下不為苟納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進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椽題之襲密俯而攝其衣則有袞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响而望其下者益畀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

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于當時蓋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耀神武遂一字內頗用戰勳閎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隳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佐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先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

唐初典兵禁中出于帷幄之議故以機密為名開元

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為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于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于朝出

則相與謀于家冢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于燕處之際故其為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于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閣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之人春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甯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為西府于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于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

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于無兵善治兵者治之至于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憺折于萬里之外噫非二三天臣曷以哉若夫抑而登則恩見于棖招俯而晏則禮見于階陞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于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待漏院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甯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

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鑿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息所奉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

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思未報思所禁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惱惱假請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假寐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

元許有壬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于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督幅員際天機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遠道事繁淮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為二行省則合為一設郎中員外郎都

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中為左右承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闈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我朝簡擇尤甚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紀河南左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訥員外郎脫因陝西省郎中趙中為郎中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拜特穆爾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為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圖們哈雅檢校官羅吉董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腹入為禮部郎中請于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乏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使汴梁府曙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贊治堂者憩焉吉輩請日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乃為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兆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于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

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
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
自治斯言雖為它設敢斷章為諸君獻惟自治而後
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汴梁泮宮修復石經

李師聖

宇宙之為宇宙造化之為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
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
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焉迨
吾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聖之大成
而萬世之標準于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曾若思

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于此乎明所謂
賢于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于斯
文而為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
合禮與樂而搏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
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于禮記諸篇之
中孟子一書則雜于荀卿諸子之列于是表裏經緯
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于聖賢之域亦
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
靡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不啻
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郵將七

十餘年於此矣今參政公額森特穆爾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為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于大義者也亟欲增置適期會拘迫有司請為後圖公默然蓋有待于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為異說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于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同其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妙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智高出前古雅知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

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真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于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為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闕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為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為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于天地之

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有生之族何莫由斯道也姑即人生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醜面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皿凡以致新潔附于陽明之會而即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顧所必去而况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偽而為蠱于中邪苟為去之去之即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也中庸一序脩之言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盖如此覃思累日于是乎書

熙春閣遺制

王憚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間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為言曰此閣之大概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鰲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為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其耳為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位與平座疊層為四每層以古座通籍實為閣位者

三穿明度間而上其為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掖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其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攔杓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縹緲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絕之稱也予因念汴自壬辰兵後故苑蕪沒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與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帳然動麥秀黍離之感且詫其巖峩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不藉井幹不堦峻址飛翔突起于青霄而矗上又似夫鰲掀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以來宮殿之制漢不

復于秦而唐不及于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萬一含元華清又奚敢跂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衰國資民力與山林之材不克取盈而尺度不足其數焉故也然熙春遺構亦可為近代之傑觀彼騷人詞客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說庭章而徒仿像其千門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概之所以然閣廢撤已久及聞鈕氏之說使觚稜金爵上雲雨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言不足以遠達因作記以遺之鈕氏者斯世工師之良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汴梁路城隍廟

王惲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河南路兵馬都督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于是新昌里爽塏地之西南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隣其東北則抵居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前敞門臺扁闕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敦請女冠孟景禮向妙順朱妙明輩相與住持寅奉香火景禮四元宗獻之女童卅入道以彤管之懿資膺黃冠之妙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索玄

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僊去景禮臨終貽屬妙名曰汝等祇嚴修潔善守廟祊毋負劉侯付託妙明唯曰敢不敬承誨音歲甲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彼載禮棲雲王真人為師誨周曰妙元韓曰妙溫與妙明為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妙溫妙明俱壽臻期願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定路總尹某卒夫人徒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易歇聿來栖跡法號妙真道俗咨嘆祠宇為增重焉妙元洎妙真罄刮妝奩刻苦樽節遂重修正殿臺門創建獻廡子孫司及道衆僚舍齋厨輪奐一新蒙洞真人稱賞加

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袞日誦五千
玄言為課朝夕誦祝聖人壽願天下安鶴髮童顏
精健不少衰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于後走書幣
京師求記于秋澗翁予宦遊大梁者屢矣故國遺跡
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謹案祀典
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人鬼出自邦國達于臣
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廟初未載也世
說秦功臣馮尚見夢于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
領域隍陰事雖儻恍不可致詰然自漢訖今遂為天
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莫城隍若也

况汴梁為六代都會四方輳集城池盤礴衢陌交通
人物繁夥精英之萃集晝夜開闔死生變化幽明兩
間其有神為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
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蒙
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
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明妙元
妙真等咸出于詩禮名家薰膏鼎族清修道行敬恭
神祈以致廟貌完固闔閭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
神明有以護持者哉而推元本自不忘劉侯經始之
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三皇廟

吳炳

皇元立制于凡古帝王明聖功德之載祀典者有大
詔令則即其所祭之有司擇日行事其祝幣牲牢之
數因時損益祭即已去三皇乃因舊制立廟郡縣有常
所祀用暮春之初有常日其祝幣牲牢之數有司
恪守不敢有隆殺焉有常禮豈不以勲被天下與一
時之澤視開天之聖立極于萬世者廣狹不同而國
家所以崇德報功者亦因之有厚薄歟汴梁路去京
師千五百里而近治開封尹故地總州縣數十為大
府省憲咸在土地人民之廣繭絲保障之任不後旁

郡其諸神祀崇樓閣殿峻基宇而凌空虛者遠近相
望皆興于私家獨力乘堅良而擅素封者奔走恐後
三皇之祭宮不踰畝在良岳廢基之顛如無所于託
而姑栖焉者主祀配饗合食一堂前後尊卑紊無秩
序凡筵俎豆不比于禮拜伏薦裸寤于登陟若是者
蓋有年矣所司視為故常不屬于意方以不飭郵傳
為大故非所以奉明制而崇聖祀也然土功之興民
亦勞止為之以漸人不告病而功倍常是一材之積
一甃之用有不可少者是為之兆後將有興起焉者
無忝索之積徒太息于此將無所為計猶病七年求

三年之艾苟不畜之終身無所及矣若李侯者其有知于此歟李侯之來也能奉先上命以惠愛為治首修儒學顧瞻是廟乃喟然嘆曰時尹之責其何敢後乃買田以拓故址夫土鋤之啜譏于已陋施之古昔似無大失乃命埏埴之工為登豆簋簠爵坩罍犧象之尊奠池薌鼎無不具者粥銀五流造用器命吏籍之分官田二千五百畝遂不果就遣掾王國輔請文以記之有望停役之命遂就遣以昇醫藥議定代期及之會朝廷有于後者侯之用意勤矣君子于義所當為者惟力是視成否遲速幾不在我為是廟先事

儲積而張其未之者又豈特一材一甃而已邪後之來者其才行皆膺選拔而尹氏邦方將奉行國家崇德報功之意與夫林然以生羣然以居室處而火食養生以送死與主是廟者仰視几筵俯食土田之入非蒙三皇之澤者哉皆將攘臂爭先趨蹶卒事其孰不曰是廟之修自李侯始亦病何其不出于已也侯名信字可復上黨人前為京尹治有能聲全以正議大夫為總管云副之者朝散大夫同知崔阿實克奉議大夫治中劉巨源承務郎推官張君謙贊之者承務郎經歷李獻而董是役者亦王國輔也

開封府重修廟學

于謙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刪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于人心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而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而畿邑莫不建立廟學以祀孔子以有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開封為中州甲郡故有廟學歲久隳圮儀觀弗稱前郡守黃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興起斯

文為己任遂極力為之而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于是增庠而為崇闕隘而為廣飾陋而為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黃宗謂此不可以無記因率諸生來請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以作興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豈偶然哉為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絃誦于斯游息于斯其亦知斯本乎苟知所本則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造其根抵而弗專事乎其言語文

字之未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行其道于天下事與志違則求無愧于名節無愧于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于聖人在天之靈無負于朝廷作養之化而亦無負于天矣其于郡守作興之意豈不重有光邪侯名瞳字仲曦浙東姚江人以名進士起家拜黃門郎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祥符縣重修儒學

劉昌

祥符即古浚儀縣國朝省開封縣入之其學宮創始無所考河南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云宋置都于此既設國子監則縣無緣更置學今學即雲老寺及祥

符縣故址也國朝洪武五年知縣胡聶創建規制粗備而圯于水永樂四年知縣王春始修復之宣德十年教諭沈麟求得鐘樓餘材三百因大為理飾又闢道左右表以文林巍乎煥然士民聳觀暨天順五年蓋已二十有六稔腐蠹相繼比河決郡城遂蕩析無遺矣明年予以按察副使提學既至則有司已作禮殿講堂而廊廡齊舍漸亦就緒未甚宏偉予乃謀于一二寮友寅恭克協僉議維同今按察副使安成王公齊首為之作饌堂于是庖福庫庾悉還舊列左布政使四明章公繪復即左右故道表以興賢育才而

教諭陳禎又率士民之好義者行二門其在禮殿之前曰者櫺星在講堂之側者曰禮門又表其出入所必由曰義路櫺星之南地廣二百弓嘗為汴梁所經渠雖湮而積水如故人頗病涉按察使建安劉公福副使泰和歐陽公熙為作石梁于上稍南臨通衢而王公而作飛樓適視兵商洛不果今按察使關中宋公欽甫蒞任即詣學周覽且曰我不可不任厥功曾乘幾時竟登于成所謂巍乎煥然士民聳觀者益有加于昔諸生相率請記夫求道必以學學必有師孔子萬世之師也人所以靈承向慕者宜無所不用其心况學宮乎况浚儀為中州之首邑乎孔子過儀封人有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晉地道記曰儀封人見孔子即此浚儀蓋在當時其邑人已知靈承向慕如此况我朝列聖繼作尊崇孔子檢詳學制諸生之所耳濡而目擊者又生長中州風俗素厚之地惟勤于誦數而務端其本以如諸公之靈承向慕而持之堅焉則于斯道也不幾矣乎皆應曰諾遂書以授之俾刻為記

揚州門新造石牘

呂原

汴梁宋河南行省治所而其地則所謂天下之樞也

肆我皇明之初嘗建為北京既乃分封周王于此并置河南都布按司三面附以府縣衛所焉其城周迴二十里外則繚以堤當宋時近于城者惟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于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統戊辰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淮如故築堤護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其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以下也天順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六日風急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衛儒

鬻廬井市屢無慮數萬區盡浸沒摧圮力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者往往溺死事聞上特命工部右侍郎瓊臺薛公遠往拯治之璽書授以事宜公星馳至汴敷宣德音綏爰眾感即移粟以賑其饑躬率三司官僚按視地形商度工用及以緩急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徵集丁夫預調塞治之物于所屬委開封府知府魚侃通判蔡保等管領應役先令右布政使豐慶副使項璉於決口上流督夫下樁捲埽作截水堤二百四十餘丈決旬堤就決口絕流而水趨故道又令副使張諫參議王鉉于土城

東起獨巒岡訖苗兒岡督夫鑿渠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東注而城中積水日漸耗減又命參議史敏僉事高達於土城東南曰揚州門浚舊渠之湮塞者起太平岡直抵陳留渠長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于黃河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王府等廨署亦漸可居而軍民蕩析流離者接踵復業野田堪乂者俱播宿麥矣顧城地最低窪積水莫能盡出則令參議蕭儼李浩僉事王紹督夫車戽參議何陞又導而分之閱月水盡乾涸初環城五門俱有潦水河決後水益瀰漫無津畔往來

者必藉舟楫一遇風濤莫或敢濟由是米薪之價湧貴數倍則又令項璉等築道路于大梁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內外莫不便之且令季浩修補城垣缺處及剏築各門月堤軍民有貧餒及缺種子者給以粟麥凡八千餘石有屋居漂蕩無存者給以糧糶共一萬三千餘株事將竣因念積水全賴開渠浚導議即揚州門置牖以限外內倘後內水有積啟而洩之或外水欲入閉而塞之庶為永久之利適巡按御史梁公觀董公廷圭至議用克協即委布政司照磨金景輝等于鄭之賈峪山林石煉灰勸客舟如期輸至就

令景輝及開封推官劉錡董役未幾牘成蓋首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已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輟工凡役丁夫三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用樁木三萬一百七十四芟稍以束計者一千二萬七千四百楨因以件計者三千二百麻以升計者九千七百六十六而牘用石八百餘片磚二萬餘塊灰三萬餘斤是役也諸公開誠勸諭人心咸悅故勞雖久而無怨費雖鉅而易完也及薛公已還闔城士庶咸謂其仰體朝廷之心既極民于昏墊又防患于未然其德宏其慮遠宜有述以告來者而崇明訓導守祥符艾俊為書以求予記嘆夫中原水患惟河為甚而禹之治河也務多其委以分其勢故當大任而下折為二渠大陸而下播為九河今河失禹道治之固難如先能事為備訪求遺瀆以為委則亦不至臨事而失措矣穿渠置牘蓋知從事于委者然委弗多而泛溢所當虞也因記夫施工次第并贅以是說云

序

送權秀才之汴州

唐韓愈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壞恠之士宜乎遊于大人君子之門也

恠或作竒相國隴西公既平

汴州西下或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門

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

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于

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

觀于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

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于明有司重之

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于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汴州監軍供文珍序并詩隴西公董晉為

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愈為觀察推官文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陳留屬汴州宣武節度使

屯共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

舟車所同故自天寶以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

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

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

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

武藝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

以天子平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

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于青門之外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奉使羗池

靜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濶報國劔鏖寒曉日驅征

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

柳宗元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甯控制之術難乎中道益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捍城而固圉也是宜慰焉薦煦諭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王于是撫以表臣書立政篇藝人材臣百司表幹之臣謂董晉為宣武軍贊以藝人謂以楊凝檢校吏部郎參剛柔而節度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遂室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

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客受童儒使在末位子厚時年二十七禮部郎中許公諱孟容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羣字敦禮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蓬池楔飲

蕭穎士

楔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句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徽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

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
鬱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
天寶乙未暮春正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季公以政
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暢飲于蓬
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潑潁右滙郭
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
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錕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
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
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閒翼翼闐闐以
稅駕于東馬然後降春風颺綵舟羽觴芳差緩舞清
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
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
敏聞于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
請皆賦詩志焉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

宋曾鞏

古者學士之于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
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馳驅之節書非

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于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于樂則少于學長于朝其于武備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杼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于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在右接于耳目動于四體達于其心者所以

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于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于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于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于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于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蓋樂者所以感人心之而使故曰成于樂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之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豈其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于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于外者皆不能其得之于內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若豈不難哉此予所以去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夫有待于外者余既力不足而于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于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于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于世云

吹臺春遊

汴昔輦轂之地名園勝境甲于四方每遇良辰佳節往往為士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存無幾而又河水湮沒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泯然跡可覩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山巍然獨存挺出風烟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

臺也臺西有寺名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
行六七里臨水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絕比之臺西
景物頓殊時方上巳春光駘蕩草木爭榮鳥哢魚游
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璣邀余暨子山艾公體方黃公
輩同往造焉具酒餼設几席列坐于芳樹之間深杯
迭進清歌間作衆賓歡飲余亦酣暢恍然如在桃源
深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蓋景與時會事與謀諧主
既風流賓亦醞藉昔人所謂四美具二難并者實兼
而有之矣况又歲屢豐稔人多閒暇不疇昔所約得
與同遊以踵前賢故事何其幸邪既而日暮將歸據
吟鞍歌醉帽或語或笑前後相續故老子見而嘆曰昔
時太平氣象復見于今日矣于是庭璣乃繪以為圖
列次衆賓姓名俾余叙其事用傳于將來余謂光陰
迅速如駒過隙人生幾何乃終日泪没于塵埃之中
而不知止所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而
可乎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取
焉

吹臺駐節詩

劉昌

開封為古蓬池忌澤之藪梁惠王發以賜民因名開
封文獻通攷云今郡城西古城惠王所築也城南有

吹臺世所言梁孝王臺何邪顧景中輩至指開封為
梁園又何邪夫孝王國于梁自是梁郡在今歸德州
睢陽宋城之間李白所作梁園吟正指此開封在漢
為陳留郡非孝王封內則吹臺烏得為孝王臺邪于
纂中州勝覽始據梅聖俞詩而訂正之聖俞之詩曰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
較然有足徵者矣唐杜甫從李白登吹臺慷慨悲歌
為一時所慕故後世騷人詩客以不得至開封登吹
臺歌笑為欠事况當明盛之時挾能賦之才有如吾
進士陸君建節過從登臺弔古以發千載之遐思于

中州之地而揚眉吐氣騁其所欲言者乎此宜見重
于開封之大夫士而吹臺駐節詩所由作也周禮言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以節無節則不達故當時有玉
節角節虎節龍節各用于其所宜漢世用竹今用符
以印章合而行事亦即古之所謂璽節也然不在物
而在人其人有毅然不撓之節斯然後達于事而無
滯故大易有云安節亨陸君之使于開封也溫乎其
恭也秩乎其度也凜乎其所持也其心蓋欲與杜甫
李白爭優劣則豈特登高能賦而已其遠且大固有
能辨之者而為一時所慕又必由今以及後于是祥

符學諭陳君哀今大夫士所作詩將以送陸君以存
故事而授予觀予推本而叙之

欽謨此序謂梁園當在睢陽宋城之間直以
吹臺為梁惠王築而取證于梅聖俞之詩按
漢書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里疑自開封至
睢陽皆其封內也杜甫詩昔我遊宋中惟梁
孝王都氣酣登吹臺云云而本傳云甫嘗從
李白及高適過汴州登吹臺此又何也

中州覽勝

明寅寅

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温然玉映盖十室之髦懿也

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亂揚子虛彭城漸
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
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自游其中予忝與鄉
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盖其知之素而能說
之詳也予聞丈夫之生剡蒿體揉柘幹以麗別室固
欲其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原慤者懷里里沒
齒不窺闔閭曰世與我違甘與菑木委灰同棄雖有
分才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
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脰馳騫士伍中而身未易
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臣器新從魏地

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
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
有持盃羹為信陵君祭與無也臣器其為我重陳之
余他當日參驗其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六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三

碑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興與廢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

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
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
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
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
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
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禳民趨歸
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
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
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
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劔

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
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
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
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
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
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
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
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
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
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

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靚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子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

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羸

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
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
地喜咎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
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
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
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
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
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
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予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
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于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
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
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者者無競維人
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
千石之鐘萬石之簏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汴梁廟學碑

元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
其間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

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識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有二可疑者其說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于以修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乎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為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眛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為其道乎

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
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
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聖
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己苟於學術之僻歸宿
之差何害於明告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
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
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
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
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
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
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
又自叙曰儒者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
薄儒素定於胸中者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
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又非通論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
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子後
失厥所謂妄意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
况祀無繇歲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
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

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矣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以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立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

河南省城脩五門碑

國朝李慶陽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日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為京設衛十有六填實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磚也然又重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為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

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諺有之曰夢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脩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固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乃僉固協於厥迪僉曰動大眾者占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眾不集今兵饑疫癘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碍帑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盜兵城之役城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眾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脩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者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脩京之

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
予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
史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
七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
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
經費節力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
執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磚堊木石槲炭
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一門既
一門繼五門既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紆革
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額築虛凸凹完
齧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翬赫粉堞煥如堅者屹
屹深者鬱鬱直者律律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榴鐵
樞虹梁卧衝隍塹縈輸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
登而覽之嵩行失險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
倉庫充實旌祭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
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
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
之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
成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
爾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

從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朽壞畚無
妄棄者汴之為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
曰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瞭陣之
子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
五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
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為力乃僉議伐石為
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修
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
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
固國不以山蹊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
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為
也內外交飭本末具脩順時豫防設險為固人心雖
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
扞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
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
為治者本末內外交飭而俱脩可也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
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為陸易孰為廬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樁戶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季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蓄也大梁以蓄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潭州王子會按河南登

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
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
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孰者寧邪
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徵禹
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邪於是飭所司
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
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
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

秋祠之而曰旌功祠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
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
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
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
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門
僅存堂敞漏欲頽矣鴛雀擾擾拱棟鼠走鷓嘯周垣
盡圯羊猪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
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
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
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

易腐扶敬植頽起圯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榮而序
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
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粟粟而嶢嶢
枚枚焉巖巖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
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
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
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
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
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
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

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
賊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
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
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
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
疑以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
為公怒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
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
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

卒愠而死者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
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終始若是亦大者云祠
脩於是年春越夏告成張君名淮南皮人許君名完
丹徒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
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樞施隳
日月易舍恣爾乃賊乃曩國邑之亂之訌
陵廟
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難不震僉曰
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
帝畀弗疑

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
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
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
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莠
厥膚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
古誰無死死有榮褒峩峩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
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往若來
即而罔見跂望漣沔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玄帝廟碑

李濂

汴城南三十八里曰陶村其地蓋有陶令公墓云元

至正間名大張村仁壽鄉今名木魚寺緣寺建而號
厥地也寺之後故有玄帝廟土人稱其地曰廟兒岡
岡存而廟廢矣正德辛巳六月鄉民張鵬募緣王守
定倡率重脩之乃築崇基起立神殿三間繚以周垣
樹以嘉木左碑右鐘兩亭翼然規制視昔加闕焉逾
年告成乃屬濂紀其事刻之樂石以垂永久夫玄帝
者北方之神也傳曰北宮黑帝其精玄武是故在天
為虛危之宿在地託龜蛇之靈在五行為水在五色
為玄而其數則一也神理不言應以象類故見其象
類神可徵矣夫神之在天下如風之噓谷所觸皆通
如水之行地無往弗達柳梅之蹟五龍之異非其彰
彰顯著者乎濂汴人也幼聞長老言宋天禧初有龜
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因建真武堂於其地無何泉涌
堂側汲之靡竭負疾疫者斟飲輒愈詔建祥源觀凡
六百一十餘區以祠神茲地茲廟其建於斯時邪祭
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自唐貞觀以來神之禦菑捍患圖冊不可勝
紀若渥雨應姚簡之禱雪晴濟戴夔之軍其在
國朝尤著靈響然則廟而祀之者禮也祀之孔虔者
誠也禮以達誠誠以歆冥闔境之民將庇神之休雨

陽時若百穀歲登永躋仁壽之域則神有功於民而民非諂於神矣乃若出資脩廟者之姓名悉載之碑陰

河南省城重脩鼓樓碑

李濂

夫樓奚以鼓稱也恥壺漏戒昏晚嚴晷度敬人時王政之所必先者也古之聖人配天作則仰釐七曜俯順五辰乃建日官俾典壺漏籌無停刻枹無紊舉晝夜聿分節序靡忒是故堯欽曆象舜在璣衡周專挈壺其道一也曾謂更鼓非王政之先務乎河南省城宋之京都也舊有鼓樓傾圮弗治景泰庚午嘗脩之

適霖雨而罷天順辛巳再脩之適河決而罷人皆曰無葺鼓樓葺必有水患故日就頽廢久無議脩之者嘉靖元年内官監太監楊信呂公憲來鎮是邦矚樓之敝憮然而嘆曰樓以藏鼓鼓以傳漏凡我出作入息之氓咸聽此以從事顧可使傾圮如此哉乃咨於撫按臺臣暨藩臬郡庶尹咸是之或有以雨潦河漲沮者公颺言於衆曰霖雨者陰陽之愆也河決者地道之變也夫何預於樓吾苟役民以時動民以道不侈財不妨稼則陰陽和而地道順矣夫何雨河之慮乎於是選吏董工鳩徒獻力程藝稽勞賞勤作怠公

日臨臺趾以勸相之是故財無耗竊工無簡畧不踰年而告成亦竟無雨河之患是役也經始於丁亥之春基築於夏臺畢於秋樓完於冬更漏分明四境遐聞形勢峇堯一方壯觀蓋百餘年因循未舉者而一旦舉之非公識治體重民時得人心服衆口而能若是乎汴之卿大夫里居者謂公排浮議以脩廢墜吾民宜百世思之乃買石樹碑謁余文以紀其事余聿嘉厥功之有成也輒敢原王政以為說如此嗚呼登斯樓者其尚知所自哉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六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七

藝文四

墓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唐韓愈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
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寶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
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大梁李濂川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二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提出神恠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俎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
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
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
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
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
既明且慎終老無隲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
思顯勲績斷石于此式垂後嗣

墓誌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

韓愈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
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
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
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為刺
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
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妣如事其
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
將去官民相率謹誨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
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
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杖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

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
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翱既遷貝州
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
月辛亥至于開封塋于丁巳塋于九月辛酉窆于丁
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
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
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
在

徐文質墓誌銘

宋穆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

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
孝山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
日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
幽窆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
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
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
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
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
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
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

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
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
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
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
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
能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
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
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者
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
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

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
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
於家非時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
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
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
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
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
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
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
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
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
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
民亦鮮矣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脩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礪水厓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為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會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止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陽脩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

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倚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禘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其盛德柰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裕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祔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及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

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
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
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
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
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
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
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
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
敏膽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
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

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
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
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
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
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
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
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
知方嘉祐中嫉者眾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
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
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

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

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瑛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

家不問有無喜期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攷友
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
曰說例曰意林合四十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
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
其弟攷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祔于
先墓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文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惟古聖賢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神道碑銘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正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
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
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
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
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

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從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縣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及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羗萬人以

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眾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渡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譙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羗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羗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

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多坐漂失藉其家公奏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羗方以兵覩邊會上元閉門張燈示以無為而羗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

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

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嘗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

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

通志
卷之二
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
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
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
直慶宗今為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
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
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
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
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
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
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
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
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
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
士或因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
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為不謀德歟於年孰云耆老
有賚後世公為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
永矣其貽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七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八

藝文五

雜文

河隄謁者箴

漢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

書伯禹作司空

爰奠山川導

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許大陸既礙播

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

澹菑濺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

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溢溢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
敢告執河謂掌河
梁之官

汴河銘

唐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
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美後時逸
於已民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
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故其利害生於
賢愚之主自古然邪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
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日九河外
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

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
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
行之役因獻纖誠是為汴河銘

惟河瀾瀾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泗晝泣疲民
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弒
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
守此而已

鐵犀銘

國朝于謙

百鍊玄金鎔為真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鎮厥隄防
波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恠潛形馮夷斂迹

城府整元民二壘兩順風謂易卦文德曰此言三
百神交藏信鳥聞雷指之說言三天之六三言之
亦爾有扁傳之三也

侯彙

三卷三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元反言暑之言二
端豈禦寒之具哉蓋五言而信之者所以信之言也
是以昔之君子有禦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矣若三
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歸天下之務如此則信不如
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言今
之秘策與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

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
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懷中物邪夫虎符所在至
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况敵國國人
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嗷喑宿將提
十萬兵之衆於閫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
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
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沈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
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
探賾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
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

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
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
市不以市人竊罵為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
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
可與有為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
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為也故余嘗以謂無
信陵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為
忠乎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賈禍於國乎是不然其
為信陵謀者乃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
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唇亡則
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
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實禍也
蓋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
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由是言之殺晉鄙以
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
不輕用其死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興
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
其死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嬴之時士知死
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莫已
若也非惑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

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
嬴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而必為田光之必死
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所為於世者有物以累
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烏往
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
名教之罪人乎

擬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元楊維禎

將軍吾故相公孫產之中庶子也產嘗薦將軍於寡
人又勸寡人不用必殺之寡人不殺意有以用將軍
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寡人寡人將徼福於將軍

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於將軍者乎公子卬
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
兩國之兵卬信將軍將軍劫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
軍亦豈奇男子哉楚子虔重幣甘言以執蔡侯春秋
疾其傾危也書誘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立丈木之
信以治秦已乃賣信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
夫馭人以欺者人亦欺於我公子虔杜門不出者八
年固將有間於將軍吾已知將軍必反魏矣將軍反
魏是將軍送府腦於寡人而寡人不忍也納之它國
它國又將軍仇仍納諸秦將軍可以死生惟將軍自

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人殺鞅車裂以殉盡滅其家云

梁惠王葬議

楊維禎

惠王葬有日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問諸惠施施引文王更葬事太子弛期而葬余恠惠子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八年書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以為雨不克葬喪不以制左氏以為雨不克葬禮也二說何從士喪

禮有潦車簦笠之具而王制謂庶人葬不為雨止則先王亦慮及於此而為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會葬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豈可以遠日為拘比於庶人而必狼籍以葬乎說禮者謂庶人不為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為雨止而春秋書克葬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乎葬也梁襄之葬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棧道以葬羣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引楚山之事以為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施本之以為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則亦合禮

於人情而以為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或問夷門監者

楊維禎

或問夷門監者比四豪之客為何人其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如薛公之所敬上客者三人乎不然何公子虛左以迎監者上車不遜公子執轡而愈恭乎抱遺老人曰嗚哉夷門監者乃刺劫之魁耳何上客之有哉矯令奪兵於趙則有功於魏則不忠公子師不忠之人何以為公子余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吾以上客歸其人

而史氏不以姓名書惜哉

擬漢為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詔

李濂

昔者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所以褒賢聖風四海也朕過大梁聞魏安釐王時有公子無忌者謙恭禮士不耻下交執轡監門枉駕屠市卒賴士力卻秦救趙威震于諸侯既成大伐益敦退讓而趙之君臣感德服義口不忍言獻五城可謂一世之雄豪矣閱代寔遠風槩猶存今冢墓荒涼鞠為茂草朕甚愍之特命郡國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俾世世以歲時奉祠公子仍復其家亡與它事庶得專守塋域防

遺蹟志 卷八
禁樵採以慰公子于九原所司其欽承之勿忽

安都

宋秦觀

臣聞世之議者皆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

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轡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澠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地

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邱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

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

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
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
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
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
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
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
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按少游此議蓋附會本朝而為之說非中正之
見也余嘗著論駁之漫錄于左

宋都汴論

李濂

余每見世之君子喜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為
千古名言竊謂起之言信美固不可以人廢但失內
外交脩之意耳何則德與險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
是故為國者德為本而險次之蔑德而恃險弗可也
有德而無險亦弗可也不觀諸易與周禮乎易坎之
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
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故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固
常嚴乎內治之脩而亦不少弛乎外患之慮若文王
邑豐武王遷鎬成王宅洛漢唐都關中皆為長治久

安之畫者也宋因五代之舊而建都於汴可謂失計之甚矣夫汴平原曠野無險阻可守張儀謂其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固戰場也鄴生說漢高亦曰陳留天下要衝四通八達之郊厯稽往牒古無建都於此者魏本都安邑若秦侵伐不得已東徙大梁厥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滿城魚鼈矣朱全忠之篡唐也居汴不過五六年耳唐莊宗舉兵伐之其禍烈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長驅少帝被執視全忠之禍則尤烈焉藝祖英武振世創業之賢君也覆轍如此乃不之鑒而襲周都汴遂貽子孫北狩之恥

使中原淪於夷狄卒不可復推厥禍原由其忽遠圖而昧大計也尚誰咎乎末年西幸洛陽有留都之意而羣臣弗從太宗時為晉王扈從力言其非便藝祖曰遷洛尚未也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引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諷藝祖不荅由是知藝祖之智非不知汴之不可都也特沮於衆論少獨斷耳夫既安於都汴當思慎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可也矧燕薊腥羶相去不遠一旦胡馬南牧何以禦之曾不是慮而君臣上下以為宴然無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欲為太王避狄之謀寇萊公力主親征卻之然猶

增歲幣數十萬慶曆中又肆無厭之求富鄭公以疆
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靖康復入寇廟堂援故
事請和金人不許乃括京城內外金賂之不滿其欲
青城之邀倉卒無策以應而國勢遂不可支矣嗚呼
使當時蚤從藝祖之言西遷於洛豈有二帝蒙塵中
原陸沈之禍哉憶在仁宗之朝范文正公時為陝西
安撫使上疏曰天有九關君有九重請脩京城以壯
帝居營洛陽以備巡幸太平則居汴京水陸都會之
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洛陽山河表裏之宅以保中
原且關中自古興王之地百二天險亦宜留意仁宗

將從之而沮于余靖之言其議遂寢范公之高見遠
識寔與藝祖合誠非在廷諸臣可及朱子稱其為宋
室第一流人物豈溢美哉或曰國之廢興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是故天運苟在上墟金湯天運已去何
險足恃陽九遘厄厥數否塞人欲以區區智力挽回
於其間抑難矣曰天道遠人事邇何謂天道運數是
也何謂人事脩德恤民用賢去奸凡可以壯吾國勢
銷患於未萌者皆是也苟不盡力於人事而一聽於
天數則將坐俟危亡而莫之自強矣詩曰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有天下國家者其尚懋於圖治以祈天永

命慎勿惑於茫不可稽之天數哉

讀宋史

何喬新

元祐初宣仁臨朝司馬光呂公著在政府蘇轍劉安世孔文仲在諫臺蘇軾程頤范祖禹之屬居侍從羣賢協心取熙豐病民之法一切更之而主其法者悉從貶逐蔡確章惇呂惠卿之徒或竄炎荒或黜散秩天下拭目想見太平及宣仁崩章惇相熙豐羣邪唾掌而起布在朝著於是賢人君子一旦充塞嶺南而凡以正直自明者無一得脫于禍延及宣和之末士氣消人心去外患啟而宋事不可為矣君子曰元祐

諸賢之禍蓋生於激也水之激也覆舟矢之激也傷指天下之事過於激者其禍必至於不可救古之君子處變故之際以忠恕之心行寬平之政故卒免於報服之禍惜夫諸賢不審於此也熙豐之法固多病民然其間亦有一二可行者不問是非一切紛更之則過矣熙豐用事之臣固多狡佞大者均逸外藩小者斥居州縣亦可以已矣而任言責者滌瑕索癥攻擊不少恕典制命者摘微發隱惟恐其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諸賢之於羣小疾之亦已甚矣彼熙豐小人惴惴無所容則其

協以謀我求逞其毒以快其忿者將無所不至矣一
旦主心既移乘隙而動諸賢欲自全於世其可得邪
夫主人攻盜也猶有恒心焉盜之攻主人也凡可以
刺刃者極其力而後已故始也陳瓘劉安世糾劾羣
奸終也楊畏來之邵掎擊善類始也蘇軾草制過於
抑揚終也林希草制極其醜詆始也貶死瘴江者蔡
確一人耳終也劉摯呂大防之屬死于嶺海不知其
幾豈非禍生於激邪賢人君子之受禍固不暇計國
勢陵夷至於不可復振不亦悲乎嗚呼世之君子當
其時而遇其事尚以元祐諸賢為監哉

汴說

王安石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誣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
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
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為
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
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眎汴之術士
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
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
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異之且竊歎曰吾濟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
能為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禋身正家顧未嘗有
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
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為天子營太平禋身
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
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
思決以彼為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
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
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
術奚適而不過哉因以汴說諗之

辭權知開封府劄子

歐陽脩

臣伏聞內出誥勅各一道付閣門除臣兼龍圖閣學
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
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
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
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
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已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
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勅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
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脩唐書已見次第欲俟書
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繁臣素以文辭專學

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
墮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脩唐書不過三五月可畢
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
轉成稽滯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
才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
養衰殘取進止

嘉祐三年
六月上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
制誥權知開封府制

王安石

勅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
而有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
受材博敏踐更中外休顯有稱論思禁林尹正畿甸
詢謀惟允其往懋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轉官加
勲邑制

王安石

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祿眇然在疚永念嗣訓非
左右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
尹正京邑善聲流聞邦有大賚當由貴始往膺榮祿
無替厥脩可

開封府羣見致辭

林希

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京師天下脩文貢

士興於剛畝此乃伏遇 皇帝陛下仰稽古道下育
人材發明詔於多方命興賢於列郡臣等謬當詔旨
輒與能書雖為草野之臣得奉天庭之貢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韓琦

粵自涼秋以來嘉澍未洽雖宸衷之在念顧稽事以
為虞式是靈祠奠茲神壤奉吉蠲而致禱冀聰直以
垂休上符宵旰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
驅雲族於太山曾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
賀祠官霑服以言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瘵兆豐
年而為瑞協助聖猷爰被詔於禁中俾涓辰而報貺

用陳馨薦祇答蕃釐諒精意之攸歆固嘉應之斯在
尚饗

祭河神文二首

于謙

曩者河水為患薄近城邑脩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
安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
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
感孚災患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已

二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
則為生成相反則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

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為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
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事神
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
興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
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惠

于忠愍之巡撫河南也其為吾民經畫建百世
之利者甚多而捍禦黃河厥績尤著觀祭河神
文二篇亦可見其用心之懇惻矣謹錄之以為
後之君子告

景靈宮脩蓋英宗神御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
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
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
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莘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
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
邈矣壽邱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
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纘禹之服
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脩
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聖廟廊
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門壁旁開輦路故存于陳迹

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
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升曉日思如萬
國轉春風

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
馬不須齎

拋梁南內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輸
賚引江潭

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
憲燕然勒

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
輦年年享

拋梁下萬靈殞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
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
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
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不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
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鑿黃

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荐至舟車輻湊以
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伏遇

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
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時旰食視朝
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謠物情而煦
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陲無金
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朴黎民
盡致於可封獻賁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
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卜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
疆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

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
狹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良

皇太子道契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
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
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
吠犬以堪驚玉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
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絕
藝揮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榱桷祀梓之材召丹
雘圉塤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蟠竦以蜿蜒
瓦疊鴛鴦而迤邐堂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

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
峩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今茲吉
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堆
餅餌以如山卮酒彘肩盈樽滿案極量而飲應不羨
於單醪實腹而食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
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粵暮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
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首
宿徧高低

拋梁南跼鳶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銅
柱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漠胡無人待上陰
山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顥氣何蕭爽厯厯天邊種白榆亭亭雲
際峩僊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
歌樂皇化

伏願拋梁之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
椿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

遺蹟志
載前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
賓從盡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
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
向公路絕冠攘夜戶而從茲不閉人無爭訟園扉而
自此常空百姓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
我皇帝之千秋萬歲長端拱以居中

秦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
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
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

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
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
喜遇於休明

跋學士院題名記後

宋歐陽脩

余鄉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僊無
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
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
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
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閒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
嘉祐八年中秋日也

跋夷門市廛圖後

元王惲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為太平人豈聲明文物
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
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
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
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已兆朕
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
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莘錄互為之覽耳至元
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
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

東開陽坊李黃門之故堂

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蘇伯衡

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
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
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
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
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
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
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
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

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
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
兵都總管就遷秘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
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
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
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
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
建炎二年秋薨於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
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
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
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
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
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
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
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
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
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
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
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
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未欲混一而

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殫亂之材以擬其後
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
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
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
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
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
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
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實
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按宗忠簡公出處實繫汴京存亡平仲之跋是

誥也頗悉公之平生故錄之

跋東京夢華錄後

李濂

幽蘭居士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冊十卷凡宋之京
城河渠宮闕官府寺觀橋巷市井勾肆大而朝賀典
禮小而口味戲劇無不詳備可謂勤矣元老不知何
人觀是錄纂述之筆亦非長於文學者大抵是錄擬
宋敏求東京記而作東京記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宮
城周五里唐宣武節度治所建隆三年廣城之北隅
用洛陽宮殿之制修之中卷為舊城周二十一里唐
汴州城也號闕城亦曰裏城下卷為新城周四十八

里周世宗所築羅城也號國城亦曰外城敏求嘗撰
長安河南二志其學閎博元老不逮也元老自序自
徽宗崇寧二年癸未入京師至靖康元年丙午避兵
南徙蓋寓京師者二十有三年故紀載時事極為詳
備但是時艮獄已成梁臺上方寺塔俱在而錄內無
一言及之不知何也由是觀之則元老之所遺漏者
抑多矣嗟乎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餘年兵燹之所
燔爇黃河之所衝淤都城勝蹟湮沒殆盡覽是錄者
能無黍離之悲乎

跋空同子觀燈行後

李濂

宋都元夕燈火之盛至政和宣和之間極矣是時歲
穀屢登四方無事天子方樂于宴安勸于治理不復
加意于紀綱法度之間而儉夫小人務悅其君者又
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逢迎之於是縱意肆欲大起
鰲山之戲煙花火樹照耀城闕而生民膏血為之枯
竭今觀東京夢華錄暨宣和遺事所載令人驚怛惻
惋不能自已嗚呼不作無益害有益召公明訓也微
宗豈惜于此邪顧乃優游娛嬉以坐致靖康之亂實
人事舛錯為之惡可獨歸之于天數哉空同李獻吉
先生為余書其所撰觀燈行于卷蓋自喜其得意之

作也竊觀空同此篇實擬唐李嶠汾陰行而作雄渾
古朴雖不逮嶠然其詞采煥發亦一代之傑作也暇
日偶展閱一過漫書其後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九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六

賦一

梁王菟園賦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並馳道臨廣行長冗坂故
徑於崑崙猥觀相物芴焉子有似乎西山西山隍隍
岬馬隗隗卷露萋萋峯巖竒崑崙崑崙崑崙崑崙
埃蛇龍奏林薄竹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
紛紘紘騰踊雲亂枝葉暈散摩來幡幡焉谿谷沙石

涸波沸日爰浸疾東流連鳥鱗鱗陰發緒菲菲閭閻
謹擾昆雞蜈蛙倉庚密切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
附巢蹇驚之傳於列樹也攏攏若飛雪之重弗麗也
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鶻相鷓鴣鷓鴣翡翠鳩鵲
守狗戴勝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
翱翔羣熙交頸接翼闌而未至徐飛粒踏往來霞水
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雪也予之幽
冥究之乎無端于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
麗人及其燕飾子相予雜還而往歛馬車馬接軫相
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驂披銜跡蹶自奮增絕怵惕騰
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隧林臨河怒氣
未極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馬
長劍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襄遊觀西園
之芝芝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復取
其次顧賜從者于是從容安步鬪雞走狗俛仰鈞射
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桂榻
錯紆連袖方路摩馳長髮便娟數顧芳溫往來接神
連未結已諾不分縹併不靖儻笑連便不可忍視也
于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
嘉客兮不能歸桑姜蠶饑中人望柰何

按菟園梁孝王之苑名也梁孝王武漢文帝子
景帝之同母弟竇太后之少子太后甚愛之賞
賜不可勝計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為複道自
宮連屬于平臺二十餘里此賦始終鋪叙園囿
之盛略無規警之辭乘正直人也或非其真筆
而子臯素善詼諧為賦疾而不工宋人章樵亦
嘗疑此篇為臯作其知言哉

忘憂館柳賦

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
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

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
黃衣而絳足蜩蟬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
遲吁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
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于是罇盈縹玉之
酒爵獻金漿之膠庶羞于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
風霜而共雕鎗鏗啾啾蕭條寂寥雋又英苑列襟聯
袍小臣莫效于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
終無增景于邊撩邊撩言柳之邊梢也自喻無
細微之補徒報飲食之而已

大河賦

晉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

出積石之差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
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于后土兮配
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秋之遐荒歷二
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
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
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雪賦

宋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于菟園
乃置酒旨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
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

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
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于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
來思姬滿笙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
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文則表沴於陰德雪
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
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水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
墜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霽
掩日韜霞霰浙漉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
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漉漉奕奕聯翩飛灑

徘徊委積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
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
盼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
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獨鮮白鵬失素
紈袖慙治玉顏掩嫋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
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雷承隅粲兮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若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潔
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因展轉而無窮
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醅酌御狐

貉之兼衣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折雲中之
萱草摘陌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
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憊然心服
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
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衣坐芳綉燎薰鑪兮炳明
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
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
珮而褫紳怨年華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
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
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

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
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
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
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此賦本惠連作而假梁王鄒枚司馬以為辭其
曰授簡於司馬大夫蓋設言也抑亦賦之變體
者歟

學梁園菟園賦

梁江淹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
為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碧山倚巖峙兮象海水

石朝日晨霞兮絳紅壁仰望次寥兮數千尺磴硬嶮
岷汨湓成岫兮呼而窟竇哮礪礪確紫蕪丹駁苔點
綺縵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奔水激集漉溟絜
渠濇湟吐吸跳波走浪濺沫而相及澗漾長驚澆灌
遠注無時息焉青樹玉葉彌望成林亦有輪囷礪碗
一枝百頃萬葉共陰縹草丹蘅江離蔓荆酷郁交布
原滿隰平於是金塘酒演綠竹被坂繚繞青翠近而
復遠白砂如積雪者焉碧石如圓玦者焉水鳥駕鵝
鷓鴣鷓鴣上飛衡陽下宿沅漢十五五忽合而復
散乃有綺雲之館頽霞之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死

忘歸也若夫墨翟之倫學兼師術才參道真方駕軫
于沼之濱乃射宿餌鮒前繳鷓鷯青黏黃梁臙鼈哉
羹臙狔柝漿窮嬉極娛雲翔兮煙翔超然左覽蒼梧
右睨鄧林崩石梧岸峒岫藏陰逮至山頂丹壁四
平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視流星既投冠
而棄劍亦扼魄而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
陽始映朱華未希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
麗攢連映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
失遂謠曰碧玉作梳銀為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
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
見上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心長歎中人望兮蠶既
饑躑躅莫兮思夜半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於己之方
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
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頌金
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
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
以革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
宮室斯美將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

聖天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
而四達殿巋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
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
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
禹卑宮階一尺之崇成湯受命命革以三尺之盛赫
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東西之
長堂并包於五色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
面明堂而背北堂耽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
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闕闔其
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

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偶八
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肅肅焉聽政之廟應辰
而周彰趨趨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葱葱
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室而迴牆陳位序
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康
樂左有天子辟雍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
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老以勸諸侯之風右
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迺占候於昭回天
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而無災此
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

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
行慶賜必均厯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
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
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
之至仁浸灑灑之醕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
又若炎以繼天義以永日始于仲呂之管復於青宮
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
大雩以祈實升明堂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百官
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縈于關無難于門止北代之威
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于元元此明堂
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
於以南響穀萬斯而西成乃天子居總章之輿奏清
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
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予權
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蒼以秘示萬邦致
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蟲介時分
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
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
是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關
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

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
之冬也天下為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
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
皇盛節兮彬彬比于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
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煒煒
以陳五帝之席奕奕而倫惟太室之位迺上帝之神
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斝離離玉幣莘莘牲牢
之舉既遵于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
誠無不臻聖人于是出齊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
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實相樂正攸賓

進俎豆之吉蠲羅奠虞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乎列
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
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于是神醉
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于策大夫頌于國頌曰明堂
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
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闕晰
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衣以先紆黃組冠
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于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
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
展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上正其等衰九賓序其

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

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

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

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

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

之族惟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

惟東是尚于是粃粃旅進鏘鏘肆觀響明者蓋取諸

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

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

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冕紱

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

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共如太陽之臨

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載拜于下

行典禮揚風雅訪俊良議窮寡人曷幽而覆盆賢曷

惻而遺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署聖法于圓闕

馳神教于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

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

以還智者間間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

忘禮樂之大木泥于廣狹發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

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

貴責志

卷九

十一

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
與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
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
節豈豆邊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
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
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
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
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曰敬曰思思之何
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靈繫乎安危繇是惟
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魏巍之弗逮迺孜孜
于雞鳴惟至平之休代思阜財于吾民懼四維之有
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
寡費薄索民庶幾于格恥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于
干戈取諸豫于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
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于臯陶迺連茹于天下惟好
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為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
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
騰茂實而無彊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
物之或差持我心于誠衡然後見天下齊于無體和
于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

為但淵淵綿綿無反無偏浸滔澤以咸若樂鴻化于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禋于岱首西展琮于汾側于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陋奢不為其肆斟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于斯念于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圓丘賦

宋 祈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朕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隩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譏函鎬保界之陋鄙周雒涇澗之淵乃據梁之芒芒偵河之渾渾畫邦畿之千里于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邦孚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偉兆于遐葉震元符于茲年此烈祖所以裒神之對神宗所以旅物之蠲真考之所陟降丕后之所周旋藹列聖以烝衍總萬靈而賓筵翕降

鑒之厚福焯巍巍而亡原則晉考卜乎委粟漢肝饗
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光絕矣况並驅而齊肩哉
敢問圓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
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遡朱鳥以高蟠兮際
瑤魁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滎泉滋滲乎其止
魑魅不若泯伏于其遠兮神明肅然離衛乎其邇于
是攘之辟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坎其畷上三陔
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陞列道糊頰重營界紫無縮板
以作勞不藉屬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
致萃兮似高山之在周邦截焉若隆雝之互汾滢及
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莫禱
以蒼蒼兮鼎鼎敲雲而降隆百神服食蔓衍乎坎間兮
有司守燎粲爛兮境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
以彊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黃之雍
雍合蕭薌于欽柴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隕祉奮
光明于窮蹊乎已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無匹不
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乎位
而升配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
州以獻力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
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取至誠之為貴則斯丘也實

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憑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魄寶于飈歛賁黃圖之方志彼草棲列僊之館像設梵王之廬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尚且落成者鼓吻而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以語恠溺正明而好巫獨圓正歸而遺美寧儒者佞僮而未之思歟遂作頌曰屹圓壇赫眈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鞏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宋祁

癸酉之仲夏予授詔脩書寓於右史院紬繹多暇裴回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疏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惜以為省戶凝切禁廷敞閒人不天摧禽不棲啄與平原槁壤有間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悴葉芸不為時珍何邪得非地以所宜為安根以屢徙為危封殖浸灌信美非願因為小賦代其臆對云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苜蓿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偏植乎離宮去葱雪之寒鄉託嶠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玩之可使蠲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迺因少而獲貴鄙

通志 卷之九
三
袖苞之輕悅賤蔗境之塵滓粵何人斯殖我于茲託
深巖之秘署切軫轆之文椽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
乎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泣滋布涼影於月
宮獵重葩於禁颺蔽風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逶遲彼
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委質反慘慘
而茲瘁乏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是必野荻非
宮掖之玩菲實異太官之味困枳橘之屢遷嘆匏瓜
之徒繫亦猶鬱柳有性不願栝樅之華海鳥取容非
榮觴酒之饋胡不放之巖際歸之隴陰上敷榮于樛
木外結庇於緇林蒙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

谷樓息無禽之擒保深根以庇本誠繁實之披心窮
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尋亂曰階藥銜華堂萱爭
麗枝以萬年為名本以五衢稱瑞是皆託中託以進
熟荷鈎盾之為地結賞心以自如非孤生之所冀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
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長馬之墟因四履建侯
之地為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
絡振乾之樞星薨櫛堵我名之廬海漕山詹我田之
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

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于龍德踐元亨于帝
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
武威殫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剝虎皮包刃鴟板搜
儒墜典皆索闕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
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
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蓋勿暇之計
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縣法伊億兆之所
視况我力如天我賢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
之費差足為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庀徒
儻功臺卑者豐棟易而隆椽斷而礮去地百丈在天

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鼉載宮丹楯
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楣焜耀彫拱
玲瓏椒壁塗赭綺窗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峰平見
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門牙
洞缺若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爍人光景
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抉其下
則冠蓋葳蕤劍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
踵兼蠻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競
奔湊于玉墀亶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
尹乃拜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訶永昌曰元

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峙高闕兮冠百常
赫宋德兮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常樂
康帝曰俞哉爾觴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于戎
馬之暇詳窺歷代之紀乃知乎夏德之衰璇室自庇
商政之壞瓊宮太侈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
二世而棄漢武栢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閤義師尋至
豈非乎禍生于漸欲起于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
醉嗜色不已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已
必暴人胔甘諛不已必杜忠義溺讒不已必斥賢
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淫于土
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舉君觴恐驕朕
志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冰終日惴惴當
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羣臣乃退咸
呼萬歲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七

賦二

皇畿賦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深懷景慕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慙閣筆心伏讓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曰子讀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知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也予幸得職

採風謠官參儒雅千里之郊圻是巡八使之輶車斯假若夫大邑名城神皋沃野畫地可記濡毫可寫至于宮禁之深嚴予未聞也都城之浩穰衆所覩也是故彼迷其內予言其外蓋萬分之舉一難盡述而備載昔者唐綱不振國鼎將遷俄梁室之革命啟浚都而應天既觀法于左嶠右隴亦取則于西澗東瀍大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腴漢祖得之則齊楚之敵敗亡相繼咸就擒而即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向盡為馘而為俘寶王氣之長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封溝設

險固襄平割宋之美田戴邑裂曹之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滅太康之萬戶潁川之鄆陵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于州籍升地圖于天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營厯于五代法則垂于萬古皇宋之受命也太祖以神武獨斷太宗以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并汾南取荆湖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小者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率比宗親盡徙家于上國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于是有出居王畿掛戶縣

籍興產樹業出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選戶口于咸陽漢徙豪傑于陵邑魏將實于河南驅冀民而是入也今聖上之在東宮也尊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雲集莫不察之以情偽辯之以曲直發伏禁姦親劓繁劇既而桴鼓不鳴豪右歛迹吏不敢欺民用懷德若乃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事父也親拜師傅降禮國儲教民以事師也公退則侍講在前出入則四賓是翼尚老尊學與民為則是時王畿之內易俗移風以至正南面居域中由內及外化行令從是君上德惠素立而正教早崇也若乃銳旅百營

高城千雉孫武教陣吳起撫士其齊如林其猛其虎

手擊利劍足張彊弩躍馬奪槊投石拔距入則訓練

出則征戰身閑賞厚家有餘羨是故擁彊兵衛近甸

如大郡雄藩為屏為翰者且有九縣尉氏咸平陳留雍邱襄邑太康

考城東明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滎川帶甸

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貢何輪

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

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供

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是故備九年之儲

充六軍之給當津處要山積雲入者復有五邑陳留

擁卹襄邑尉若乃總戎者貴領專城宰邑者上應列

星簿既資高尉亦秩清率兵守戍者五鎮建雄義聲

萬勝鎮皆置甲士防統騎分巡者兩路府界東西兩

守有使臣掌領之巡檢城隍之外遊徼四布京城四面巡桓桓八臣是

警是護謂東西兩路洎京城四郊原膺膺春草萋萋

邊烽不警牧馬爭嘶厩空萬禩野散千蹄陂閑牧南汴

已南縣邑長陂廣沙平平走西中年已西地廣一飲

空川一斲空原去如霧散來若雲連地廣馬多古未

有焉若乃任土出于民心獻芹比于古俗園茄早實

時果先熟瓜重南門筍宜修竹鬻于市兮利既兼倍

進于君兮恩必霑沐時或戴勝降桑螵蝻未鳴野人

登麥以先至蠶婦貢絲而已成別有襄陵之桃楊夏

之柿朱櫻宜于谷林丹杏出于尉氏其或陽鄉千樹

之梨扶樂千樹之粟比封千戶之侯亦何讓于昔日

鹹壤宜比鄉之羊野蕞美東邑之豕魚鼈鳧鴈之盛

西有陂兮萬頃菱芡蓮藉之美東沿堤兮百里其或

仲冬之月禮尚進鮮介麋素出于蓬澤狡兔復多于

梁園乃命萊田于虞人選徒于司馬四校畢陳六飛

夙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四通五達之郊野西或

過于圃田之藪東或出于平臺之下乃有孟賁之徒

孟賁之徒

鳥獲之類袒裼而來叱咤而至搏虎兕擊熊豕立豹
逆曳白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之士
落孤鴈于馬首貫雙雕于雲裏然指示之以三驅之
仁寬之以一面之網不使獸殫于下禽盡于上何長
楊之獵自謂于禽多雲夢之畋敢誇其地廣哉圖書
載詳境土斯見開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赤之首冠
祥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於舊縣總括之入斯為
近甸若乃百萬種之分營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
異彼郊坰其東則有汴水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
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鷺轉何早花開不晚瞻大

一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囂塵
之中效仙人之樓居慕老氏之立風青青道邊千畝
何由端拱之初籍于此焉黛耜一執青史千年登寥
隄以東望見高臺之百尺居道之南在岡之北下有
廣場可馳可逐我皇帝初即寶位大閱軍旅親乘戎
輅習戰于此士馬秋勁甲冑晨整止憑軾以觀將衆
無譁而是聽列八陣之形中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
伍頗收授之以方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失軍容者戮
以狗衆有勇敢者賞而裂土彼上林之馳射驪山之
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崇清壇肅肅齋

宮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燔柴展禮萬世無窮別有景象仙島園名玉津珍果獻夏奇花進春百亭千榭林間水濱珍禽貢兮何方怪獸來兮何鄉郊藪既樂山林是忘則有麒麟含仁騶虞知義神羊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狡兔來于天竺馴象貢于交趾孔雀翡翠白鷗素雉懷籠暮歸呼侶曉去何毛羽之多奇罄竹素而莫紀也忽斷苑墻又連池籩介族千狀沙禽萬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沈而出處柳籠陰于四岸蓮飄香于十里屈曲溝畎高低稻畦越卒執手吳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種遲春紅粳而花綻簸素粒而雪飛何江南之野景來輦下以如移雪擁冬苗雨滋夏穗當新麥以時薦故清蹕而親至輦從千官郊陳萬騎既觀獲以云罷亦晏犒而後已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鷁首萬艘而壓浪虹橋一道而通輦太液無濫觴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時或薰風微扇晴瀾始暖命樓船之將軍習昆明之水戰天子乃駐翠華開廣晏凭欄檻于中流瞰渺茫于四面俄而旂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名伙飛將號伏波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之軍既衆文身之卒且

多類虬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鼉鼉勢震動于山
嶽聲沸騰于江河別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魚龍之
質應樂鼓舞隨波出沒鑿輿臨賞以盡日士庶縱觀
而踰月波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瓊林而是名亦玉輦
而是待其或桂折天庭花開鳳城則必有聞喜之新
宴掩杏園之舊名于是連鑣上苑列席廣庭蓋我朝
之盛事為士流之殊榮一派如飛通漕架虛越廣汴
湍流之上轉皇城西北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
通廣濟之渠京索導源而于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
北則瑞聖新名含芳舊苑四方異花于是乎見百疇
好鳥于是乎聞十洲移景三島分春延廐之設是名
天駟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洼而遠致羣驅八騎隊數
十驥雖輓粟之千車乃嘗秣之一費彼沙臺之崔嵬
聳佛刹之千尺岡阜連延于西南原田平坦于東北
何沙海之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莫不地多賢士代出
異人何干旄之子子何浚郊而雲臻雖梁多乎長者
非安國而不聞過信陵之宇祠想英風而若存何侯羸
之白首尚抱關於夷門遇公子之好賢忽枉駕而
咨詢既同載而過市謁隱屠而駐輪果嘉謀之斯得
救邯鄲而義伸奪晉鄙之十萬終自將而却秦設守

冢而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乃過陳留之故邑訪地名之所因蓋二留之分別彼彭城而此陳昔赤帝之起義會子房而于此始錫賢于上天終受封于茲邑既萬戶以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郭郭三月南河之鄆市何飛梁之新遷患橫舟之觸柱今之雍邱古曰杞國民厚風俗土繁貨殖縣之西郊山曰谷林其或花迎野望煙景春深景當妍麗俗重登臨移市景日傾城賞心幄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忘歸樂不絕音既同歡于萬室同惜費于千金厥篚織文出於襄邑池濯錦以為名蜀有江而焉及復有咸平大

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甲于畿甸中有大川通閩帶闐貫都邑而北來走江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堂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萬車夕載西出玉關北越紫塞徵尉氏之名本大夫之邑蓋鄭國之上田俾獄官而世襲何彼樂郊今為畿地爰有仁木應乎嘉瑞二棠合生雙榆連理槐獨秀而通枝木異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來聞大尹飛章而奏異莫不召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名士驗彼祥經考乎信史表六合之一家而帝德之光被也加以地多藪澤利有蒲魚晴潤望晶陂之色山水觀

惠民之渠乃有楫師炭商交易往復素衣化緇漆身
 同色行舟則夏瞻雲雨售貨則冬禱雪霜經宋樓而
 關征既薄歷朱曲而市稅有常潏潏邗溝渙渙洧水
 入鄆陵而碧截原田過扶亭而清映閭里珍貨奔馬
 欄之道豪俠聚建雄之市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于
 新室似興衰之有時而圖讖之預出何以明而代昏
 符作畿于聖日考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里多
 壯士椎埋為姦任俠尚氣睚眦必報盃間刃起今為
 畿民禮束化被暴虎之徒聞義則畏南徂太康淮揚
 甚邇地宜琅玕家有蒼翠城過兩扶溝踰二備地既

成于工田人不趨于末利桑成陰而春繁棗結實而
 秋美問中牟之耆民歎魯恭之仁宰何三異之善政
 有千年之遺愛遇我后之盛明而朝拜于園陵瞻路

隅之靈廟想前史之嘉名祭以上公之禮爵以太史
 之榮若夫八澤

國經有八澤清口澤管澤晏九溝九
謂醋溝鶴鳥溝青陽溝泥蓼溝渡二池青陽三固潘
沒溝丈八溝浮家溝白馬溝也
朱固鄭固也按圖
經取高阜堅固也
 周流原野表界境上宿萬勝以遙

觀見斗門之雙注汲驚浪以橫來絕長隄而可懼其
 始也患彼決溢利其填闕溉萬頃之波澤變千古之
 烏鹵盡若膏腴咸通耒耜有若決漳灌鄴旁之田鑿

涇沃關內之土然後疏導入白溝之流會同為漕渠

之助彼梁固之在東亦派分于波勢

梁固斗門在萬勝東三十里景

德四十年置沿流有一舍之遙測水無寸差之異何一啟

而一閉常若合于符契始注陂而雷聲終入渠而駟

逝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而濟世指陽武以北邁涉

博浪之長沙岡斷續以千疊塵飛揚而四遮人迷蹤

而莫辨鳥投樹以何賒策不進兮我馬輪欲埋兮何

連過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分社之稱平已

宰國而有志經計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算屈柱史

以事秦榮列侯而佐漢宜二賢之靈祠歷千古而輝

煥西望河流經帶二邑高岸山立回彎箭急蟻壤夏

漏衝決莫救基根相扶萬柳千榆輿稍畚土常設備

禦建營置卒轉粟實庾堅彼金隄鑿乎前古秋防夏

扞守以朝暮冬計春修役均編戶岸艤連航兵屯兩

渡阻浩浩之波扼憧憧之路北棹謳晨南帆落暮惟

茲是防非利是務右倚太行橫絕雲霧夫雍阻二嶠

之險洛馮九河之固方之于是彼若平路過濮水之

長渠經封國之舊域寥落兮桐牢之亭湮沒兮黃池

之迹何昔也盟誓重重諸侯以此以會同今也京

邑翼翼四方于此以取則涉長汜之塗歷古衛之境

通志 卷之十
城有婦姑之名人恭孝慈之行嘉孔子之入蒲先宰
予以觀政美大家之東征復農田而發運若乃南瞻
潘里北指蘭岡樹新文于二碑易美號于兩鄉因東
封之行幸感瑞應之非常忽有鳴唳降于穹蒼丹頂
未辨于煙際玉羽已穿于仗傍九其象數君道之體
陽再四降符帝運之重光何德動于上天而道盛于
前王也如是哉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以宮室壯麗
威四夷宋以畿甸風化正萬國彼尚侈而務奢此歌
道而詠德乃曰使孟堅可作平子再生讀子之賦不
敢復談於漢京也

汴京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
在洛邑惟梁都于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
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析歸我
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為
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
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
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
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
到于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

手稽首獻賦曰發微子客遊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
乃崎嶇遭迴造于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煜
煥爛心駭神悸睽眴而不敢進於是夷猶于通衢彷徨
不知所屆適遭行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局匕
然嘆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蓋非蔽席隱
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設披褐挾蘊未
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
恬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
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
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

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岡象試移此
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敢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
知我哉于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
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境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
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珠揭鍵制樞拱衛環周
共安乘輿而此汴梁禹畫為豫周封鄭地背觶臨而
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蓬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
芒碭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梁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
脇壘邱訾婁夾其腴梁周帝據而麋沸唐漢尹統而
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

制其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
為市分疆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
灌輸宏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
體極立土圭而測畧蜀險漢筮荆惑閩鄙推此中峙
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睇職于郡縣如岫
嶁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繚如長雲之方
舒屹若崇山之礧礎坤靈因顛負而跼躄土恠畏榨
壓而妥貼靡脊不可縋而登爵鼠不可嚼而穴利過
百二嶮踰四塞鄙蔡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須捷
步與超足矧蹒跚與蹙蹙闕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

塗丹金鏞鏤獸列兵連卒呵夜驚晝異物不入詭邪
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
九軌車不理輦互人不爭險易劇驂崇期蕩夷如砥
雨畢而除糞夷第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
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
之詰曲或踰蹠而折轄顧中國之闐闐叢貲贅而為
市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瓌富備
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萃駟僧
于五均擾販夫于百隧次先後而置收遷有無而化
滯抑彊賈之乘時推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窳

器欲商賈之阜通乃有廛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
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婆娑
而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魯
齊之麻薑藁穀絲帛棉布縷鮎鯿鮑醱鹽醢鼓或
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翳無間之珣
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
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沈沙棲陸異域所
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地
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百里
司雲屯雨觀門峙而竦立眾鬼遐望而相吞天河羣
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于穹昊敞閭閻而居
至尊樸桷不斷素題不枿上圓下方制為明堂告朔
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
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負無錄之女
佞倖滑稽之臣陋甘泉于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
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玩故今上林僊籞不聞乎鳴
蹕瓠甌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泛濫
以繚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移瓊欄壓墀池水則溶
溶沄沄洋洋湜湜涵潤滉漾瀼瀼灑灑浩漾微風過之
則瀾汎瀾漫散洄漩瀟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淞漶

國星列而暴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
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釐有芑有秬有秠千箱
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
如京如岡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損瘠擗拾狼戾足以
厭鯨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
頓木而勸稼開帝籍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
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鑿鑄鎔灌畷雨霑孰
任其力侯疆侯以千耦其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
莠不植奄觀堅卓與與蕤蕤溝塍畹畦巨萬里而連
繹醜惡不毛磽陿荒瘠化為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

水貫城為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禩丁大業欲為流
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池地導水南抵乎揚州生民
力盡于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榻徒見于載籍玉
骨已朽於高邱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抗篋而浮舟
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湓潏瀉沸澶掬防巖岸
澆濶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巨艦
比坳堂之一芥舵艣不時而相值篙師鼃拱而俟敗智
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綿千禩而為害豈積患切病待
聖人而後除邪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寒
孽華之渾濁感廣隄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

舒經炎涼而靡涸于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相銜千里不絕越舫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鈴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通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效吐渾金吾擲颶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才能蹶張力能挾輶投石超距索鐵伸鈎水執黿鼉陸拘熊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讐電驚雷擊莫不繫纍而為囚于是訓以鶴鵠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徹札揮鉞擲錄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遶棄惡弱割蛟草以連函剗兕觥以為弭刺魚服以懷鍰百工備盡銍磨鏤削其成鑿鋼而銀鑣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彊衝徑弩雲梯轆車修鍛延縱鈇戈兌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旒烏隼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十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疊疊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

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嚮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懷
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
紛訟牘于庭庀繫繫囚于囹圄此浮彼沈甲可乙否
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于是合干司之離散
儼星羅于一字干梁負棟楹鎮楚誅喬松以為煤空
奧山而劇楮官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
上維下制前按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
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闈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
經繹繳緹而得緒崇善廢醜乎險除穢織悉不遺乎
一日于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

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官千楹首善四方句襟逢掖褒
衣博帶盈切乎其中士之匿華鏟采者莫不拂巾袵
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
齒文旄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
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帝
悼道術之沉鬱患詰訓之荒繆諸子騰躡而相角羣
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之蕪穢
詆淫詞而擊摺滅寘突之熒燭仰天庭而覩晝同源
共貫開天發部于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闈而
臻壺奧騁辭源而馳辯囿術藝之場仁義之藪溫風

道藏志 卷二十一
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糾榮名之所作慶
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為利培薄為厚
魁梧卓行撈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籟
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秦煥爛乎
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
復覲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算學以窮九九舞象舞勺
以道幼稚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
咸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
其材則匠石之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飛霧
吁氣如雲鼙鼓弗勝詭勤赫赫大字有山踊而嶙峋

下盤黃壚上赴北辰藥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
腫朧往來葱葱鬱鬱而氣氲其內則檐檁棖題未楹
楹栴閎拱闈闈屏宇閎閎聳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
樓跨空甬道接陳黝堊備貯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
流漫驚波回連之瀛泺飛僊降真之縹緲翔鷓鷯鷓鷯
之氾氾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球琳琅玕璠璣瑤琨流
黃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壁照夜之蟻鵠衆鬣角割
犀剝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赫璀璨輝映繁
星有爛彩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
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有伊周

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踟
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儼極太定
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日
炳明皇帝步送百僚拜迎九卿三公挾輶扶衡儀仗
衛士填郭溢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
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
惟聞咨嗟嘆異之聲于是壘房俎犧樽竹籩踐列于
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
犁駢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于天運載周甲子新厯
受朝萬方大慶新闢于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鎬儼三

衛與五仗森戈矛與戛戩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
唱籍千官鶩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辦也撞黃鍾
以啟樂合羽扇以如翼飲飛導駕以臨座千牛環帝
而屏息爐煙既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
而可覲羌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
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羣臣乃進萬年之觴上南山
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
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飲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
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諱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
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為宅有百姓而

善羣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擾而絲枲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為金奏之不作雖美不食者為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穀蒸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沈湮此所以舉隆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倕氏之鍾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

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朦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公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于鄒仲尼乃忘味于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擿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鼗或馨或鏞或棧或箏或莢衆器供舉八音孔調鸞鷲離丹穴而來集鳴嗷喑而舞修禱又有寶旅巴渝之舞傑侏狄鞮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康其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

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
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
厥服絺綌絺絺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
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鉛松恠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
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棊
肆陳乎殿陞豐苞廣匱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
塗塞邪觝終歲而不息至于羌氏熨翟僂耳雕脚獸
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
以致于闕下者旁午乃有帛氎罽罽蘭干細布水晶
琉璃軻蟲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

齊國所不覩者如糞如壤幹積乎內府或致白雉于
越裳或得巨獒于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瑰奇
于深阻蓋徼外能率夷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
人出而寧宇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于漸
巖之山沈玉于五湖之川洞鄂之劍乃入騎士之鞘
蓄邾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于乾象表貺坤維薦祉
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鑄虹蜺抱珥鳴星隕石
恠飈變氣垂白鮎背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孺倪豈獨
此而已也復有窮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函德
之芝一角之獸蕭聲之禽同類之未旅生之穀游郊

栖庭光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葱
蔚乎城壘鷲鳥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牒窮祥極瑞
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于是言曰國家之有若
是歟意者先王快意于吻舌而及此邪先生曰國家
之盛烏可究息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
抵掌而談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
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
客曰願聞之先生曰繫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
黃帝都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乃今魯地伏
羲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乃若昊天而授人時舜

都蒲阪乃覲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業之
所始太王徙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豐方蒙難
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天下三百
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
起星離豆割各據穀兵以專列疆侯脇帶於弱國不
顧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
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觜兵孰
先選糧孰夙峙孰有翹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
素德孰有彊倚孰欲報惠孰欲雪恥或奉下邑以賂
讎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冑生蟻肘血丹輪

馬鞍銷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
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
之建瓴水神皋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他或左據
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皋西有崤澗
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
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奴隸
拓境斥地輟輶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
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奉心益侈或慢守以啟戎
或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
廬今日縱而不繼驚駟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

流血愉悅則結纓而珮璫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
豕貂而竊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
方軌或為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脰而屢蹇室有丹楹
城有百雉朝廷無用于揚燎冠冕不杌於執贄天維
披裂地軸杌榘羣生夔難而疹瘁雖有城池周以鄧
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巘設泐可以濟深水故
武侯浮西河而下自侈其地而進戒于吳起蓋稅政
肆于廟堂之上則敵國起于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
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
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桶之會極其砧鞞者天與之

昌其闢阨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
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
也白蛇首斷于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雠于南陽龍
祭出積而壓孤隱亡周之語奪收襲門而天帝貽刑
虢之歿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僕而皆聽乎彼
蒼故鯨鯢勦解決一死于吻血兕虎鬪關踐巍嶽為
平岡蹂生靈如躅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
拚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
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
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

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
乎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
扈從供百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
職乎道理之遠邇撫原申區割定制里走八極而奔
走正南面布負辰舉天下于康遠力士韞鞬而不敢
取貪夫汗縮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
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楹人之吭而拊人之脊
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
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行沃適為人而保
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域天

設之阻大哉炎宋帝眷所曠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
無湍激旋淵吕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句望
浚深之岩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
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羣
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合國門而取
足甲不解繫刃不離韞秉鉞甸奴而單于奔幕抗旌
西燹而冉駹螳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
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
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鋌利
鍔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于海隅頌聲溢

乎家塾伊昔天下阡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嗥豺當
路帝懷寶歷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
期謳謠扇孺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趯而蠅附玉
帛駿奔者萬國冠冕充乎塞寰宇絕塞稅鎧而免軸
障壘熄墜而推櫓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茂
聞過舉髮節禾耨子攜稚哺擊菓懋摠拔惡鑿媿鉞
觚角之磔刻荆攬搶而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朴質稱
量織矩錚錚奏廟之金玉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
密財本豐美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
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斂車

續馬連千百為羣肩輿相載前卻而後阻搏壤歌兮
者萬井未聞歎憂而告瘡雖立墳為界其誰敢擣膊
以批捍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都
其粵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中
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
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為路以
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乃
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挺其桷衆
材會也有闈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
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止
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于
是上意自足乃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
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
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碎乃使力士提挈乎陰陽搏
挽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
上方咀嚙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
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
柄按行二十八壘之次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鞞一
瞬之間而甘澤霧霈囚宇彗于幽獄敷景雲而黯靄
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

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乎童子之歌曰孰為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覩覩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朦藥吾之瞶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之

按黃文獻公曰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余觀是篇鉤奇撫隱誠如黃公之言讀者細考韻書可也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一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八

五言古詩

詠懷詩

魏阮籍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效阮公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昔余登大梁西南望洪河時寒原野曠風急霜露多
仲冬正慘切日月少光華落葉縱橫起飛鳥時相遇
搔首廣川陰懷歸思如何常願反初服閒步潁水阿

遣懷

唐杜甫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雖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
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鷺空相呼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
拓境切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
吾衰將焉託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
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荆巫
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按唐書本傳云甫常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公作是詩時高
李已沒未白撫孤蓋謂高李之後也

宋中四首

高適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跡惟高臺

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二

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
時清更何有黍禾徧空山

三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修竹令人悲
九月桑葉盡寒風樹鳴枝

四

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落日鴻雁渡寒城砧杵愁
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

大梁行

唐堯客

客有成都來為我彈鳴琴前彈別鶴操後奏大梁吟
大梁傷客情荒臺對古城版築有陳跡歌吹無遺聲
雄哉魏公子疇昔好羅英勇士三千人煌煌像列星
金椎奪晉鄙白刃刎侯嬴邯鄲救趙北函谷走秦兵
君王闇且昧忠信莫之明間諜忽來及雄圖靡克成
千齡萬化盡但見秋水清舊國多孤鬼夷門荆棘生
蒼梧彩雲沒汜浦綠池平聞有東山去蕭蕭班馬鳴
河洲寥宿莽日夕淚沾纓因之唁公子慷慨歌此行

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

會合一時笑別離三斷腸殘花不待風春晝各飛揚
歡去收不得悲來難自防孤門清館夜獨臥明月牀
忠直血白刃道路聲蒼皇食恩三千士一日為豺狼
海島士皆直夷門士非良人心既不類天道亦反常
自殺與彼殺未知何者臧

寄大梁諸友

韋應物

分竹守南樵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湄
燕謔始云洽方舟已解組一為風水便但見山川馳
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蒼重疊烟波念還期
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

韋應物

梁王昔愛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遠集八方賓
車馬平明合城郭滿塵埃逢君一相許豈要平生親
入仕三十載如何獨未伸英聲久籍籍臺閣多故人
置酒發清彈相與樂佳辰孤亭得長望白日下廣津
富貴良可求竭來西入秦秋風旦夕起安得客梁陳

汴州別韓愈

孟郊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遶岸冰盡為還海波
四時不在家敝服斷線多遠客獨顛顛春英落婆娑
汴水饒曲流野桑無直柯但為君子心歎息終匪他

黃河

宋梅堯臣

積石導淵源
汭汭瀉崑閬
龍門自吞險
鯨海終涵量
怒泐生萬渦
驚流非一狀
淺深殊可測
激射無時壯
常苦事隄防
何曾恩波浪
川氣迷遠山
沙痕落秋漲
槎沫夜浮光
舟人朝發唱
洪梁畫鷁連
古戍蒼崖向
浴鳥不知清
夕陽空在望
誰當大雪天
走馬堅冰上

汴渠

梅堯臣

我實山野人不識經濟宜
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詩
汴水源本清隨分黃河支
濁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
天王居大梁龍舉雲必隨
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

人肩牛騾驢定應無完皮
苟欲東南蘇要省聚斂為
兵衛詎能削乃須雄京師
今來雖太平盡罷未是時
願循祖宗規勿益羣息之
譬竭兩川賦豈由此水施
縱有三峽下率皆粗冗資
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

劉原甫觀相國寺淨土楊惠之塑像吳道子

畫又越僧鼓琴闕僧寫真予解其詭

吾儕來都下將踰三十春
不聞此畫塑想予得亦新
茲寺臨大道常多車馬塵
設如前日手晦昧已惑人
曷分今與古曷辨偽與真
闕緇圖鳳姿越釋彈龍唇
但知五彩爛徒謂五音溷
孰識商聲高孰驚眸子神

不能評譜品索玉翻成珉二君才調高言若羽翮振
將令尋常工千歲傳不泯

同次道游相國寺買得翠玉罌一枚梅堯臣

古寺老柏下叟貨翠玉罌獸足面以立爪腹肩而平
虛能一勺容色與藍水并我獨何為者忽見日以驚
家無半鍾蓄不吝百金輕都人莫識寶白日雙眼盲

汴堤鷺

梅堯臣

古堤多長榆落英鵝眼小其下迅黃流其上鳴黃鳥
安知舟中人黑鬢日已少千里歸大梁玉笙聞竊窹
終朝不成曲幽響在林表莫羨沙路行金鞭馳裊裊

過開封古城

梅堯臣

荒城臨殘日雞犬三四家豈復古阡陌但問新桑麻
頽垣下多穴所窟狐與虵漢兵墮銅鏃青血為土花

同江鄰幾龔輔之登吹臺有感 梅堯臣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
當時秦兵強今亦歸厚地我與諸賢良舉酒莫言醉
曾誰聞孟軻空自有仁義

聞子美次道師厚登天清寺塔 梅堯臣

二三君少壯走上浮圖巔何為苦思我平步猶不前
苟得從而登兩股應已彎復想下時險喘汗頭目旋

不如自安坐休用窺雲烟

送逐客王勝之不及遂至屠兒原 梅堯臣

犯霜出國門送客客已去猶意行未遠策馬過寒戍
川長不見人沙沒前岡路始聞雲木深忽逢朱亥墓
金鎗一報恩義烈在竹素何須文學為寄語長沙傅

和公達過潘樓觀七夕市 司馬光

織女雖七襄不能成報章無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
帝城秋色新滿市翠帟張偽物踰百種爛漫侵數坊
誰家油壁車金碧照面光土偶長尺餘買之珠一囊
安知朽柚勞何物為蠶桑紛華不足悅浮侈真可傷

牟駝岡閱馬

江休復

牧馬散近垵閱視乘高秋駝岡似涉苑堆阜帶川洲
坡陁故梁城縈薄西南陬連棚映林樾星羅倚層丘
回風吹陣雲奔騰歛來游野性脫羈馬飲斫遂所求
腹幹頗肥張鬱怒何彪貅羣驅驟麋鹿逸勢凌蛇虬
軍戎選輕捷和鑿御調柔毛物有千名衆美歸驂騮
梁王愁思臺佛刹居上頭竭來一憑眺遺墟莽悠悠
信陵骨已朽岩穴誰見收當時英豪輩事逐東波流
置酒臨風軒聊以紓煩憂

介亭

孫覺

真人昔未起奔麻駭四方連延天目山兩乳百里長
有地跨江海無種生侯王中霄燎穹昊列石表壇場
朱旗大梁野英氣吞八荒寥寥百年後故物亦以亡
所餘彼巉巖峯巔屹相望主人承明老星斗工文章
築亭紫霄上坐客蒼林旁攀雲弄明月曉星生扶桑
禹山隔波濤簡書永埋藏願逢希夷使水土還故常

朱亥墓

蘇軾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塚稱屠兒
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
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曉放汴舟

黃庭堅

秋聲滿山河行李在梁宋川塗事雞鳴身亦逐群動
霜清魚下流橘柚入苞貢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夢
汴河雨後呈同行馬秘書

陳師道

雨霽晚虹收河堤淨如掃清陰拂人樹翠色垂流草
漢漕走王都華言雜夷獠時方同馬生野治聊論道
汴水斗減舟不能進因寄彥國舍

陳師道

朝落幾寸水暮長幾寸沙深灘鰲背出淺浪龍麟斜
秋風忽又惡越舫嗟初闕坐想掖垣人猶如在寥廓

八角井

劉敞

誰鑿八角井不方亦不圓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
泉甘常不渴泉苦更永年浪得世上名對之還慨然

信陵館

金雷館

間過信陵館有懷信陵君君去日已遠誰憐抱闕人
徑携一壺酒往醉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其木幾為薪
泉扉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為賢俊游今為狐兔隣
豪貴今安在念之心如焚有生會歸盡但恐後無聞
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園春

大梁懷古

國朝劉基

昔有信陵君乃在大梁城親為貴介弟位冠諸侯卿
傾家待國士倒屣延豪英詣門謁朱亥虛左上侯嬴
神鎚奪兵符救趙蜚英聲河外走蒙鷲宗社賴扶傾
于今不可見寂寞傷人情

二

在昔信陵君勞謙實弘度好士天下稀賓客遠傾慕
救趙奪兵符掃清邯鄲務歸來全大梁秦甲警東顧
魏王木偶人朽心自成蠹讒言一以入危石不可據
日落西河陰歌章怨零露

落日汴隄上

汪廣洋

落日汴隄上奄忽浮雲馳草樹遍原野茫茫天四垂

上有烏嚶嚶下有塚纍纍世故念衰絕馬知埋者誰
孤隋昔撫運恃安忘險危乃以耳目私遂令骨肉疲
骨肉日以疲耳目日以虧平陸變滄海中途歌黍離
拌此鬱冲襟涕下莫能揮

青城

李楨

炎宋尚簡質郊邱布為墻九門謹闔闢萬卒嚴周防
暫置弗勞杵權施豈須隍綿延逮宣政驕盈更典章
版築易縷制墉壕固金湯袞龍狩沙磧泥馬奔錢塘
奢侈諒宜戒播辱尤所傷陶匏薦明水維馨仰前王

登大梁故城

李夢陽

登高與處卑由來慮多端登高尚寡悰處卑馬能懼
以茲歷荆榛褰衣躡巔岼土壕帶陰風樓櫓危急喘
崖岸若奔崩葭葦何漫漫周望鮮故物俯察多憂歎
潛魚戢其鱗驚鳥無停翰雲浮誠不任淵沉諒何難
終附岩穴棲斯地非我安

艮嶽十六韻

李夢陽

城北三土邱岵嶸對隄口黃蘆莽瑟瑟疾風鳴衰柳
云是宋家嶽豪盛今頽朽我聞帝王富東京實罕有
鑿池通嵌竇移山媚戶牖爰業樓觀合歛吸風雷走
岩陰翳翠吟海窟蛟鼉吼燕趙矜麓人搜剔充妃后

君臣互沈湎斯道詎能久嗚呼花石費銖鎰盡官取
北風卷黃屋此地竟誰守迢迢五國城二龍回其首
向使任忠良邦國得滅否余來值寒暮悲歌坐林藪
狐狸竄古壘破瓦沒藜莠孤城峙我前蒼蒼日將酉

正德四年七夕上方寺作

李夢陽

逸人厭囂俗達士樂閒勝乃茲城中林而非車馬徑
積雨豁新霽雲石掩秋映微陽下孤塔潦水夾明鏡
已疑塵寰隔况覩蓮方淨豈惟慕真覺亦以叩詮證
玄蟬共西夕浮雲本無定

戊寅早春上方寺

李夢陽

逾年罔涉茲過之門巷疑匪畏霜露辰宵與春事期
徑闌芊故叢苑松發新荏陟邱念廢居升危眺回漪
抱以幽曠達情緣悽愴移驚風遞虛塔振振空廊悲
得遣復安較勞生良爾嗤

梁臺懷古五首

李 濂

晨出南薰門駕言登吹臺鄰枚骨已朽梁王安在哉
吁嗟歌舞地樵牧令人哀

二

世運幾興廢宮殿皆燕沒汴水無停波歲月去超忽
不見古時人荒臺上新月

三

梁苑久云廢梁臺亦已頽當日修竹園寂寞孤鬼馳
秋風吹禾黍異代使人悲

四

我登梁王臺臺平臨古陌夷門一夜雨秋草滿川碧
不聞歌吹聲孤遊旅愁積

五

柳色古臺烟遺宮今作田梁州三月暮楊花飛白綿
載酒登遊日猶疑賦雪天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一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二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九

七言古詩

夷門

唐王維

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
急趙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為嬴停駟馬執轡逾恭意
逾下亥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
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
翁何所求

古大梁行

高適

古城莽蒼繞荆棘，駐馬荒城愁殺人。
魏王宮觀盡禾黍，黍稷陵賓客隨。
灰塵憶昨雄都舊，朝市軒車照耀歌。
鐘起軍容帶甲五十萬，國步連營五千里。
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
遺墟但見狐狸跡，古地空餘草木根。
暮天搖落傷懷抱，撫劍悲歌對秋草。
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識夷門道。
白碧黃金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邱。
年代悽涼不可問，往來惟見水東流。

梁園吟

李白

我浮黃雲去金闕，挂席欲進波連山。
天長水濶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
平臺為客愁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
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涿水揚洪波。
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
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
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
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
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
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
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
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

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梁園歌送河南王說判官

岑參

君不見梁孝王修竹園頽墻隱鱗勢仍存嬌娥曼臉
成草蔓羅幃珠簾空竹根大梁一旦人代改秋月春
風不相待池中幾度雁新來洲上千年鶴應在梁門
鶴洲雁池梁園三月梨花飛却似梁王雪下時當時置酒
延枚叟官料平臺狐兔走萬事翻覆如浮雲昔人空
在今人口單父古來稱宓生祇今為政有吾兄家兄
單父輜軒若過梁園道應傍琴臺聞政聲

李賀

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臺前闢玉作蛟
龍綠粉掃天愁露濕撞鐘飲酒行射天金虎威裘噴
血鮮朝朝暮暮愁海翻長繩繫日樂當年芙蓉凝紅
得秋色蘭臉別春啼脉脉蘆洲客雁報春來寥落野
篁秋漫白

汴州亂二首

韓愈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墜地声如雷健兒爭誇殺留
後連屋累棟燒成灰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
興哀

二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女母子何

按唐史汴州自大厯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寔代之晉卒軍司馬陸長源總留後八日而軍亂殺長源愈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貞元十五年也觀愈二詩蓋譏當時姑息之政云

會飲金明池書事

宋司馬光

日華駘蕩金明春波光淨綠生魚鱗烟深草青遊人少道路苦無車馬塵石渠諸君職事簡載酒擷花畏花晚浮舟逐勝任所之箕踞狂歌叩舷版眼花耳熱氣愈豪擲杯擊案聲嗷嗷驚沙颯颯繞洲渚魚龍遷去避我曹人生大料無百歲貴賤賢愚同一致在家殺藪餘幾何一日風光不宜棄

汴河

黃庶

汴都峩峩在平地宋恃其德為金湯先帝始初有深意不使公子生怠荒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南吭甲兵百萬以為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心愛惜此流水不啻布帛與稻粱漢唐闕中數百年木牛可

以腐太倉舟楫利今百於古奈何益見府庫滄天心
正欲醫造化人間豈無鐵石良窟穴但去錢穀蠹此
水何必求桑羊

弔古宮

元杜瑛

月上觚稜椒壁濕飢烏啄碎琅玕石劫灰飛盡海揚
塵廢殿荒臺土花碧洛陽書生汴梁客一夜春風頭
欲白尊中賴有酒如泉醉倚寒窗破愁寂

信陵公子行

王惲

春風臘獵吹輕裘聯鑣來作夷門遊令人遠憶魏公
子徑上吹臺臺上頭却秦存趙震九土誰意抱關老
吏能此幃幄之良籌飢腸自古出奇策功成何害屠
沽流高皇布衣重公賢大梁城邊幾遲留一朝龍驤
開漢業舉功不復詢來由豈非慕藺承餘休嘗讀太
史公今日把酒酹墓周當時朱門滿歌舞此日野草
荒山邱醉歌信陵行碧雲日暮寫我憂英雄割據雖
已矣高義凜凜橫清秋追攀逸駕那復得落日倚劍
看神州

大梁行

國朝高 啟

大梁四面平如砥西去咸陽一千里魏王此地昔為
都宮闕中天碧雲起車聲輻輳夜未休帶甲十萬名

蒼頭撞鐘列鼎宴上客奉金走幣連諸侯信陵真是
賢公子富貴不驕天下士已防侯嬴到里門復迎朱
亥經屠中傾身折節世莫同緩急竟賴斯人功邯鄲
秦軍一椎破七國震動開英風古城重過為搔首幾
度秋風落楊柳沼上應無鴻雁來苑中只有狐狸走
立馬塵沙日欲昏悲歌感慨向夷門豪華多少同銷
歇獨有高名今尚存。

題汴城八景總圖

于謙

天風吹我來中州光陰荏苒春復秋民安物阜公事
簡目前景物隨冥搜梁園花月四時好日落夷山映
芳草大河滔滔湧地來騰波起浪如奔雷隋堤烟柳
翠如織鐵塔摩空數千尺陰晴晦明各異態對此令
人感今昔畫圖彷彿得真趣醉墨淋漓寫長句詩成
掉筆向蒼空滿袖天風却歸去

梁園歌

李夢陽

朝發金臺門夕度博浪關黃河如絲天上來千里不
見淮南山淮南桂樹弄婆娑掛席欲進阻洪波我今
亦作梁園歌梁園昔有信陵君名與岱華爭嵯峩三
千珠履不動色屠門執轡來相過功成不顯涕滂沱
青蠅白壁一何多我為梁園客不登梁王臺錦帆揚

州門一去何時迴荒烟白草古城沒登臺望之令心
哀令心哀歌且謠迷塗富貴苦不足寧思白骨生蓬
蒿人生三十無少年積金累玉空煎熬獨立天地間
長嘯視今古城隅落落一堆土千年誰繼白與甫攬
淚浮雲洒烟皋西風吹處卷波濤沉吟投箸不暇食
蹴天濁浪何滔滔君不見昔人然諾一相許黃金斗
印如秋毫

觀燈行

詳見夢
華錄

李夢陽

宋家累葉全盛帝寬大寔皆稱令主百姓牛馬徧阡
陌太倉米粟憂紅腐宣和以來遂多事嗚呼爛費如

沙土海石江花湧國門離宮別殿誰能數羣臣諛佞
祇自計天下騷然始怨苦正月十四十五間大勅大
駕觀鰲山萬金為一燈萬燈為一山用盡工匠力不
破君王顏此時上御宣德門樂動簾開見至尊奔星
忽經於御榻明月初上堆金盆傾城呼譟聲動地可
憐今夜鰲山戲窈冥幻巧百恠聚金城翠管堪垂淚
借問幸臣誰云是李師師外有蔡京與蔡攸夾樓錦
幄羅公侯丞相之幄當前頭奚兒腰帶控紫騮如花
少女擎綵毬但聞樓上喚樓下黃帕龍盤賜玉羞月
高鳴鞭至尊起幄中環珮如流水爭道齊驅輦路窄

寺橋窈窕塵埃白
火樹龍燈又一時
千光萬焰天為
赤常言晏安成禍基
從來樂極還生悲
君看二帝蒙
塵日數月東京荒
蒺藜

大梁行

何晏明

朝登古城口夕藉古城草
日落獨見長河流塵起遙
觀大梁道大梁自古號名區
富貴繁華代不殊高樓
歌舞三千戶夾道烟花十二衢
合沓輪駟交紫陌鳴
鐘暮入王侯宅紅妝不讓掌中人
珠履皆為門下客
片言立賜黃金萬一笑還酬雙白璧
帶甲連營殺氣寒
君王推轂將登壇
鬻孤自信成功易
拔劍那知報
怨難已見分符連楚越
更聞飛檄救邯鄲
一朝運去
同衰賤意氣雄豪似驚雷
楊花飛入侯嬴館
草色淒
迷魏王殿萬騎千乘空
雲屯綺構朱甍不復存
夜雨
人歸朱亥里秋風客散信陵門
川原百代重回首
宋
寢隋宮亦何有遊鹿時
街內苑花行人尚折繁臺柳
繁臺下接古城西
春深桃李自成蹊
朝來忽見東風
起薄暮飛花滿故堤

梁苑歌三首

王廷相

君不見梁王已破六國壘
苑中便起文園臺
黃金白玉駕樓閣
綺榻延賓四向開
清泠池上三尺雪
相如

新賦傾鄒枚臨邛美人鬪花朶桃以琴心禮豈那漢
庭賣賦得千金白首遊梁計亦左今人空作右人風
挹策為儒嘆不逢嗚呼古來文士不檢豈足病且覽
詞彩如長虹

二

梁苑東連孟諸野舊國山高水彌下黃金觸斗不作
樂徒使千年笑達者君不見漢天子愛弟侈賜空大
盈梁王受之不一驚合沓金根車宛轉玻璃駟突然
馳道流日星千乘萬騎敵鹵簿貴焰豪華傾九瀛百
年之後君為誰有酒莫惜千金揮不信試看梁王苑

狐兔草馳鬼火吹

三

黃河東來水填海陳留十山幾山在梁王古苑九地
深歲歲龍蛇窟穴改我田在苑苑在東灌園鑿井當
其中應門兩黃鶴抱琴雙玉童行歌曳杖如遊龍前
身恐是河上公君不見七十二帝如旋蓬惟有堯舜
流高風人生百年電閃閃何必希時釣譽攀援日月
獨為功子雲草玄恒不調虞卿著書仍固窮我懷欲
附沙洲鴻

夷門歌

李濂

秦兵諜振長平瓦趙人肝腦塗原野邯鄲一夕陷圍
中魏軍不敢屯城下當時獨有信陵君門前劍舄多
如雲不有夷門抱關者誰知屠肆鼓刀人臥內虎符
初入手壯士胷中血一斗北救邯鄲西却秦五霸之
功今復有平生志氣何雄豪功成刎頸如拔毛秋風
弔古夷門道惆悵荒城空綠蒿

五言律詩

夜入汴水

唐崔顥

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汴河客愁能幾日鄉路漸無多
晴景搖津樹春風起棹歌長淮亦已盡寧復畏朝波

汴路即事

王建

千里河烟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
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因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

汴路水驛

王建

晚泊水邊驛柳塘初起風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
去舍已云遠問程猶向東近來雖怨別不與少年同

汴上暮秋

許棠

獨立長堤上西風滿客衣日臨秋草廣山接遠天微
岸葉隨波盡沙雲與鳥飛秦城寧有素志意自知歸

汴河路有感

白居易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還繞身新春屬舉目舊鄉闕
事去惟流水人非但見山啼襟與愁鬢此日兩成班

送開封盧少府

韋應物

雄藩車馬地作尉有光輝滿席賓常侍闌街獨夜歸
關河征旆遠烟樹夕陽微到處無留滯梁園花欲稀

春日遊金明池

宋李昭玘

日有江湖思坐無車馬塵橫橋自照水啼鳥不驚人
輦路晴飛絮宮牆暗鎖春多情老園吏洒地喜相親

宜春苑

王安石

宜春舊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行蒼蘚移鞍坐綠陰

樹踈啼鳥遠水靜落花深無復增修事君王惜費金

出善利門

陳師道

十載都城客孤身冒百艱一飢非死所萬里有生還
去國吾何意歸田病不關共看雙白髮似得半生閒

夏日汴中作

陳師道

倚棹望平野低雲密未收黃鸝度高柳歸燕拂行舟
濁水不堪照清江空憶遊晚晴蒸潤劇喘月見吳牛

中書省宿齋偶作二首

文彥博

齋潔奉祠事深嚴宿禁扃露盤雲表見鈞奏夢中聽
慎獨虔君命清心重禮經顧慚溫室樹忽此集鷓鴣

鳳閣容棲集心無外慮侵夜涼秋氣早人靜禁門深
大政慚無補微才恐不任歆眠聽宮漏蘭焰照香衾

景靈宮宿齋謝兩

韓琦

邃寂敞僊扃心齋物外清滂沱今應禱盼蠻此通誠
月殿栖真境風梧醒睡聲如何謝靈貺至道本難名

正月三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塗

中成

司馬光

並轡出都門葱龍日欲昕野寒餘宿雪樹閣濕春雲
稍望郊宮近先愁馬首分一朝猶戀戀可復久離羣

同樂園

元金師拓

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邱滄海遠春色上林多
流水時雖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懽樂極征鼓散雲和

登相國寺樓

國朝釋宗泐

冬日大梁城郊原四望平雲開太行國霜落蔡河清
欲問征西路兼懷弔古情夷門名尚在無處覓侯嬴

繁臺春望

李夢陽

野曠孤烟盡高臺獨望時地殘隋氏苑天闊禹王祠
晚日雲爭白陰崖花自遲日斷南來雁蕭然故國思

上方寺鐘樓

李夢陽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上一鐘鳴登臺萬里平兼葭天正遠雲氣暮還生
飢雀喧空澤黃蒿斷古城不堪臨眺屢况是感秋情

春日大梁東郭

李夢陽

桃柳清沙晚悵然悲遠春葉明深坐鳥花劇轉愁人
少小追歡地乾坤放逐臣已看共如此何惜醉遊頻

繁臺歸興

李夢陽

萬里竟何事三年違此都短牆殘菊在別業古臺孤
冬日低簷塔霜風靜野蕪但看頭盡白莫怯酒重沽

吹臺訪川父讀書處

李夢陽

李生梁國彥少小事沉冥落日古臺上獨行楓樹清

苔侵映雪壁鳥下草玄亭野闊看無際浮雲似洞庭

吹臺酬空同子見訪之作

李濂

古臺讀書處長者命車來偶踐看花約因扳聽雨盃
川原餘戰伐文藻憶鄒枚並眺平蕪迥斜陽首重回

秋日吹臺讀書酬客過訪

李濂

斜日梁王苑西風古吹臺閉門秋思苦走馬故人來
對酒談丹訣哦詩步綠苔知君有高興涼夜不須迴

古臺秋望

李濂

何處看秋色城南登古臺憑高一以望幽思若為裁
客昔乘雲去人今聽雁來浮生易衰白把酒重徘徊

春遊繁塔寺二首

李 濂

少小曾遊地重來感慨深
稚僧今老大落日更春陰
廢殿蒼苔合頽垣紫燕吟
空餘舊時塔蔓草故蕭森

二

古臺白雲寺雲裏塔珠光
春日停車客登遊樂未央
題詩留竹院醒酒坐松堂
浪跡真堪笑招提亦醉鄉

登上方寺塔二首

李 濂

寶塔憑虛起登遊但幾重
中天近牛斗平地涌芙蓉
牖入黃河氣簷低少室峯
妙高無上境臥聽下方鐘

二

塔影午氤氳名香八面聞
盤梯失白晝絕頂俯層雲
外見蓮花色中藏貝葉文
髻遊今不倦為喜出塵氛

登汴故城有懷宋事

李 濂

無險難為國云何此帝州
圖燕真失策徙洛是良謀
花石傾邦日金繒啖虜秋
二龍生不返故國黍離愁

夷門

李 濂

不聽侯生計胡收晉鄙軍
卻秦功絕世存趙譽流芬
故趾留殘礎遺墳鎖暮雲
千秋豪俠氣吾愛馬遷文

繁臺春望

李 濂

出城融雪盡觸目煖烟饒
不到古臺上那知春色遙

鄉園仍節序身世且漁樵腸斷南天雁羣飛過洛橋

泛黃河

陸深

淼淼望不極連天送濁流浮沈經塞外淘洗向中州
鷗弄千帆雨沙明兩岸秋靈槎頻訊問乘興欲遨遊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二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三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十

七言律詩

同陳留崔司戶早春晏蓬池 唐高適

同官載酒出郊圻
晴日東馳雁北飛
隔岸春雲邀翰墨
傍簷垂柳報芳菲
池邊轉覺虛無盡
臺上徧宜酌
酹歸州縣徒勞那
可度後時連騎莫相違

黃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
此中天意固難明
解通銀漢應須

曲纒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僊人占斗客
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羅隱

當時天子事閒遊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粧故
國水聲何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
自由應笑秦皇用心錯謾驅神鬼海東頭

秋日汴河客舍酬友人

羅隱

梁宋追遊蚤歲同偶然違別事皆空年如流水催何
急道似危途動即窮醉舞且欣連夜月狂吟還聚上
樓風煩君更枉騷人句白鳳靈蛇滿袖中

隋堤柳

李山甫

曾傍龍舟拂翠華至今凝恨倚天涯但經春色還秋
色不覺楊家是李家背日古陰從此朽逐波疎影向
南斜年年只有晴風便遙為雷塘送雪花

又

秦韜玉

種柳開河為勝遊堤前常使路人愁陰埋野色萬條
思翠東寒聲千里秋西日至今悲兔苑東波終不返
龍舟遠山應見繁華事不語青青對水流

下第後夷門乘舟至永城驛題

薛能

秋賦春還計盡違自知身是拙求知惟思曠海為依

處忽喜孤舟似去時連浦一程兼汴宋夾堤千柳雜
唐隴從來此恨皆前違敢負吾君作楚辭

寄汴州令孤相公

王建

三軍江口擁雙旌虎帳長開自教兵機鎖潢池狂寇
盡思驅老將壯心生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
客行秋日梁王池閣好新歌散入管絃聲

約張處士遊梁

譚用之

莫學區區老一經夷門關吏舊書生晉朝滅後無中
散韓國亡來絕上卿龍變洞中千谷冷劍橫天外八
風清好携長策干時去免逐漁樵度太平

送高別駕歸汴州

韓翃

信陵門下識君顏驄馬輕裘正少年寒雨送歸千里
外東風沉醉百花前身隨玉帳心應愜官佐銅符勢
又全久客未知何計是參差去借汶陽田

汴河亭

許渾

廣陵花盛帝東遊先擘崑崙一派流百二禁兵辭象
闕三宰宮女下龍舟凝雲鼓震星辰動拂浪旗開日
月浮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

中秋夕寄大梁劉尚書

許渾

汴人迎拜洛人留虎豹旌旗擁碧油刀斗嚴更軍耳

目戈鋌長控國咽喉柳營出號風生燾蓮幕題詩月
上樓應念散郎千里外去年今夜醉蘭舟

彭門用兵後經汴路三首

吳融

長亭一望徘徊千里關河百戰來細柳舊營猶鎖
月祁連新塚已封苔霜飛綠野愁無際燒接黃雲慘
不開若比江南更牢落子山詞賦莫興哀

二

隋堤風物已淒涼堤下仍多古戰場金鏃有苔人拾
得蘆衣無土鳥啣將秋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遙連日
色黃獨上寒城更愁絕戍聲驚起雁行行

三

鐵馬雲旗夢渺茫東來無處不堪傷風吹白草人行
少月落空城鬼燭長已見紛爭驚宇宙可憐蕭索絕
烟光曾為塞北間遊客遼水天山未斷腸

駕幸西太乙宮遇雨

宋韓琦

曉蹕聲乾下九重西郊岑寂歛琳宮驕陽尚作三春
早多稼期霑一雨豐恤物致虔歸上德應誠為答即
神聰從來聖感無旋日不在商巖傳說功

從駕過金明池

韓琦

帳殿深沉壓水開幾時宸輦一遊來春留苑樹陰成

幄雨漲池波色染苔空外長橋橫蟬竦城邊真境闢
蓬萊匪朝侍晏臨雕檻共看龍艘奪錦迴

駕幸金明池

韓琦

西池風景出塵寰春豫方乘禁座間庶俗一令趨壽
域從官齊許晏蓬山樓臺金碧交輝外舟楫笙歌浩
渺間與衆盡歡宮漏促萬花叢裏屬車還

丙午上巳瓊林苑賜筵

韓琦

春光濃簇寶津樓樓下新波漲鴨頭嘉節難逢真上
巳賜筵榮入小瀛洲僊園雨過花遺靨御陌風長絮
滾毬榼飲不須辭巨白清明來日尚歸休

西歸日瓊林苑賜宴即席賦此

文彥博

竊祿叨榮四紀餘退思僥倖亦無如趨朝再親新宮
省解紱還歸舊草廬報國丹心明皎皎戀軒疲足去
徐徐羣公盡出都門祖盛事光於漢二疏

上元夜從駕至集禧觀

文彥博

順時同樂慰邦民協氣和風應早春斗運帝車遵大
路雲從天步絕纖塵民瞻玉色欣遊豫岳峙琳宮望
省巡回御端闡張鎬飲蘭燈挂魄耀星津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歐陽修

琳闕峒峒倚瑞烟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
殿水闊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
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歸然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歐陽修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池斜日留殘
照玉闕浮雲結早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
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車駕朝謁景靈宮

歐陽修

琳館清晨藹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道飛黃
蓋翠輦鳴鞘向紫宸金闕日高猶泣露綵旌風細不

驚塵自慚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景靈宮致齋

歐陽修

攝事衰年力不强誰憐岑寂臥齋房青苔點點無人
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僊家白日靜
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歐陽修

行殿峩峩出綠槐琳宮芝闕聳崔嵬管絃飄落人間
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季樂
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如灰

和王景彝學士紫宸早謁

梅堯臣

朝開閭闔九重深望拜朱旒照玉簪霜氣稍迴龍陛
峻日光微轉鳳樓陰庭中綵仗穿棋脚紫外薰爐對
殿心我預千官少裨補欲將歌頌播堯音

和宋次道學士紫宸早謁

梅堯臣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變與
禹文章全盛馬兼班耿耿玉宇龍纏棟藹藹金鋪獸
鬣環却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和宋中道觀車駕朝謁景靈宮

梅堯臣

都人夾望禁槐傍閭闔初來旭日光雕玉翠鞍牽驤
裏盤龍朱輦爛文章焚香闕殿開嚴帳汲水寒溝灑

廣莊一見天顏萬人喜却迴宮禁樂聲長

和王景彝正月十六夜省宿過景靈街梅堯臣

官街不閉東城月圓影纔虧夜色春自躍金羈來宿
省從他錦帳欲誇人燈光遠近疑爭晝歌韻高低競
起塵我老都無遊樂意似君清枕睡侵晨

愁臺

王安石

頽垣斷塹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河勢東南吹地
坼天形西北倚城斜傾壺語罷還登眺岸蹟詩成却
嘆嗟萬事因循今白髮一年容易却黃花

金明池

王安石

宜秋西冠碧參差憶着鄉人襖飲時斜倚水開花有
思緩隨風轉柳如癡青天白日春長好綠鬢朱顏老
自悲政馬未堪塵滿日夕陽偷理釣魚絲

又

王安國

霓旌遠遠拂樓船滿地春風錦繡筵三島路深浮閬
苑九霄觴滿奏鈞天仗歸金闕浮雲外人望瑤臺落
日邊最引平生江海趣波瀾一段草如烟

又

王立之

遊絲隨絮惹行人酒肆歌樓駐畫輪鳳管過回雲冉
冉龍舟衝破浪粼粼日斜黃繖歸馳道風約青帘認
別津朝野歡娛真有象壺中要看四時春

遊玉津園

蘇軾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臨民計慮長碧水東流還舊
派紫壇南峙表連岡不逢遲日鶯花亂空想疏林雪
月光千畝何時窮帝籍斜陽寂歷鎖雲莊

和宋次道大慶殿上元迎駕

司馬光

鳳律年華到尚新九重氣象已成春曉雲低拂羽林
仗宿雨先清紫陌塵玉殿鳴鞘傳警蹕彤庭委珮集
簪紳闕前無復魚龍戲自有驩謠億萬人

汴岸置酒贈黃十七

黃庭堅

遺蹟志
吾宗端居叢百憂長歌勸之肯出游黃流不解澗明
月碧樹為我生涼秋初平羣羊置莫問叔度千頃醉
即休誰倚柁樓吹玉笛斗杓寒挂屋山頭

幸太學倡和

篇什繁多不能盡載畧錄七八首耳

呂大防

清曉金輿出建章祠宮轉仗指虞庠三千逢掖裾如
雪十萬句陳錦作行再拜新儀瞻魯聖一篇古訓贊
周王崇儒盛世無云補扈蹕空慚集講堂

蘇頌

聖主恢儒理舊章首冬鳴蹕下膠庠師生褒博趨鱣
序文武端嚴列雁行承詔敷陳商戊甲執經環立晉
袁王三千學者多才秀定有同升孔子堂

韓忠彥

恢崇儒教頓生光天子親來幸上庠星弁煌煌環帝
座霜袍密密綴周行廟祠稽首尊先聖書義終篇勸
嗣王學道深慙非入室此辰榮事預升堂

劉奉世

聖典垂精及表章曠儀親舉自宗庠縱觀橋擁浮雲
蓋待問庭充振鷺行首舉儒風隆上國增光帝業掩
前王太平榮遇漸多幸重見虞歌起廟堂

范純禮

四十餘年舊典章聖君今復幸庠虞虎賁萬騎森羅
列雁序諸生儼綴行已見重華同舜帝不須無逸戒
成王祖宗基構隆三代統業相承是宵堂

吳安持

翰林墨客奏封章天子欣然幸國庠綵伏六龍初擁
路青衿三舍已重行隆儒共慶賢堯舜訪道誰知應
帝王附鳳騫淵皆法從獨慙由也亦升堂

豐稷

鳳幄雲開日月光九霄鳴蹕下虞庠朝元進士鴻成
列拱極名臣玉照行問道賈生稱五學乞言戴聖美

三王上心夙悟周公戒天下安危自一堂

李格非

日月天回十二章詔移清蹕幸膠庠六龍穩轉橋門
曲多士橫穿錦伏行俎豆威儀瞻闕里東西風教自
周王太平誰謂初無象四海形容在一堂

過龍德故宮

毛麾

萬里鑿輿去不還故宮化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
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
非烟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

讀靖康僉言

金元好問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廣纔堪一葦航
顛沛且當懲景德規模何必罪朱梁
滄溟不掩蛟龍窟天地同歸雀鼠鄉
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汴堤懷古

王良臣

迷僊樓觀鬱連空一日都歸鬼唾中
耆則兆亡天聽邇去而不返水流東
鎖烟弱柳愁蛾綠閣雨幽花淚臉紅
總為錦帆歸不得至今啼鳥怨西風

龍德宮

雷瑄

紫簫吹斷碧雲歸十二樓空盡玉梯
綵伏竟無金母降僊裾猶憶化人携
千年洛苑銅駝怨萬里坤維杜

宇啼莫倚危欄供極目斜陽更在露盤西

汴梁雜詩三首

李汾

琪樹明霞五鳳樓夷門自古帝王州
衣冠繁會文昌府旌戟森羅武庫秋
美酒名謳陳廣座凝笳咽鼓送華輶
秦川王粲為何者惟悴鴛塵嘆白頭

二

樓外風烟隔紫垣樓頭客子動歸魂
飄蕭蓬鬢驚秋色狼籍麻衣浣酒痕
天塹波光搖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
誰知滄海橫流意獨倚牛車望禹門

三

寥落關山對月明
客窓遙夜夢魂驚
三年岐下音書絕
八月河南風露清
冉冉暮愁生
草色迢迢秋思入
蟲聲誰知廣武英雄歎
老却窮途阮步兵

資聖閣登眺

李獻甫

高閣凌雲眼界寬
野烟碧樹有無間
天邊孤鳥飛無盡
陌上行人去不還
魏國幾回時事改
汴堤千古夕陽間
愁來重倚欄干望
崧少西頭是故山

汴梁懷古

元傳與礪

汴上荒城繞故宮
山頭危石墮秋風
夷門市起聞嘶馬
梁苑樵歸見斷鴻
闕草尚餘殘後碧
進花無復盛

時紅欲登高處腸先斷
滿目閑愁賦未工

又

雅虎

花石岡前麋鹿過
中原秋色動關河
欲詢故國傷心事
忍聽前朝皓齒歌
蔓草有風嘶石馬
荆榛無月泣銅駝
人間富貴皆如夢
不獨興亡感慨多

又

元明善

天荒地老禁垣低
草滿丹墀徑路迷
金水河枯龍已去
蓬萊島圯馬空嘶
當時何處安青瑣
今日無門降紫泥
舉目山河增感慨
英雄何在日還西

朝元宮留宿

李準

宋家天子朝元閣南內宮中太乙壇五夜星辰金榜
動九天風露玉階寒朱衣魚鬣迎笙鶴絳節龍光引
佩鸞八駿不歸潦海月步虛空繞紫雲端

登汴梁城

李準

天上曾聞玉輦過金城千里帶黃河鳳凰一去蓬萊
苑雁鴛羣飛太液波燈火樓臺空市井風雲冠蓋盡
邱阿惟餘畫閣聲中調猶是流沙磧裏歌

雲驥橋

湯鼎

橋頭車馬鬧喧闐橋下帆墻見畫船絃管隔花人似
玉樓臺近水柳如烟地連秦晉通三市路入淮濠接
九天獨倚闌干望宮闕翠微高映五雲邊

汴京懷古

李兩山

滄海成田艮岳荒誰能行役不徬徨青城北狩隔萬
里花石南來知幾綱土暗塵昏天水碧風輕雨過女
真黃無人可語宣和事九步陳留醉一觴

登熙春閣

王暉

封邱門外故宮傍天閣空餘內苑荒瀛海夢空三島
沒帝城烟慘五雲蒼石鯨照水鱗猶動金鳳凌雲勢
欲翔奇貨梁園當日盡為誰留在閱興亡

哀故宮

王暉

掖庭依約粉垣丹，行入荒宮重黯然。
華表忽驚人世換，昆明重見劫灰寒。
石龍委地理，秋草湖玉臨池倚。
暮烟滿目悲風吹，酒醒東華門外淚闌干。

宿開封府後堂同陳侯話舊且及包范二公
事業予耳疾止酒談噱間暮雨大作

王暉

使軺南下入京華，滿眼交親笑語譁。
共訝老螭蟠北海，自憐賤子宿南衙。
關河痛別襟期豁，風雨翻空夜氣嘉。
負殺清尊三百爵，胡牀相對看簷花。

汴上龍德故宮

陳孚

書來海上勸休兵，已見金輿逐火精。
醮絕絳樓無鶴唳，朝空丹宸有狐鳴。
羽袍士尚傳三洞，金憤人誰報六更。
一代興亡真大夢，陳橋驛畔見青城。

登相國寺資聖閣

陳孚

大相國寺天下雄，天梯縹緲凌虛空。
三千歌吹燈火上，五百纓纓烟雲中。
洛汭已掩西墜日，漢津空送南飛鴻。
闌干倚遍忽歸去，颯颯兩鬢生秋風。

又

許有壬

傑閣當年瑞靄氤，亂餘金碧半塵昏。
豈知象教移中土，猶揭雄名護國門。
法界冷沉梁苑月，寶香難返汝

陽魂傷心五嶺騰烟語舉世從風莫與論

遇僊樓

劉 祁

倚天突兀聳高樓樓上人家白玉鉤落日笙歌迷汴水春風燈火似揚州僊人已去名空在豪客同登醉未休獨倚朱闌望明月鸞旌依約認重游

夷門

劉 祁

七國爭雄古戰場千年遺蹟已銷亡信陵謾有空名在壯士猶聞俠骨香霜落大荒秋草白風生遠道暮塵黃停車且醉夷門酒莫動悲歌易慷慨

隋堤

國朝釋宗泐

搔首隋堤落日斜已無遺柳可栖鴉岸傍昔道牽龍艦河底今來走犢車曾笑陳家歌玉樹却從后土看瓊花四方正是無虞日誰信黎陽有鼓笳

讀靖康遺事

甘彥初

杜鵑啼老洛城東烽火郊畿縱犬戎廟畧合收淝水戰虜盟誰定渭橋功銅駝故陌迷秋草黃屋驚塵捲朔風一自鼎湖龍去後小弓何地泣遺弓

汴京弔古

顧 祿

北狩龍沙帝業空詞人猶解弔遺蹤野烟蔓草咸寧殿秋雨荒臺艮岳峰一代已遷七國鼎六更誰報早

朝鐘我來正值開天運真主曾經駐六龍

陳橋驛觀黃河

顧祿

浩浩黃流自古今晚停征騎發孤吟水痕新漲桃花
滿河脉元通瓠子深三月魚龍爭變化四時鷗鳥任
浮沉誰能一駕僊槎去萬里靈源亦可尋

登相國寺藏經閣

顧祿

金碧稜層炫曉霞梵王高閣壯中華上摩絳闕三千
界下瞰紅塵十萬家伏虎神僧翻貝葉乘鸞僊女散
瑤花何因證得無生果來向雲中駕鹿車

遊上方寺

劉醅

重尋兜率路非遙柳外鳴珂散早朝烏送好音風乍
息池添新水雪初消斷碑剝落生蒼蘚古塔崢嶸倚
絳霄珍重老僧相送遠笑談不覺度危橋

梁園

于謙

自古梁園佳麗地于今寂寞減繁華日長夜店聞啼
鳥春暮山城見落花綠柳兩行侵洛遠黃河一帶人
淮賒欲將尊酒舒高興錦帳風流愧黨家

駐蹕堂

即布政司之圓堂

劉咸

先帝當年幸汴都六龍曾此駐鸞輿詞臣經進雲門
樂父老爭呈地理圖想像鎮旗成往事傷心遺詔載

嘉謨恭尋聖跡降臨處哭斷天涯望鼎湖

鄭門古城

劉咸

乘驄偶出鄭門西一上高城四望迷千里雲霞山遠
近萬家烟火屋高低青城日落鴉爭聚白塔風高鳥
亂啼回首可憐梁苑地繁臺荒草冷淒淒

吹臺春日懷古

李夢陽

廢苑迢迢入草萊百年懷古一登臺天留李杜詩篇
在地歷金元戰陣來流水浸城隋柳盡行宮為寺汴
花開白頭吟望黃鸝暮瓠子歌殘無限哀

元日繁臺寺集

李夢陽

臘凍雲黃海岳愁春青日白快吾遊陰坡氣觸娟娟
雪暖澤水分細細流晨起探梅穿野寺晚來移席傍
鐘樓無端四望風烟起燈火煌煌滿汴州

雪後上方寺集

李夢陽

雪罷園林出碧梧上方樓殿靜虛無日臨曠地冰先
落雲破中天塔自孤爛漫此堂人醉散一雙何處鶴
來呼邀留更待松門月今夜同君坐玉壺

河發秋望

李夢陽

七月七日河水發康王城邊秋可憐買魚沽酒此村
口打鼓鳴鑼何處船白晝蛟龍時一闕中流日月晚

雙懸紛紛估客休回首漁子清歌會渺然

汴京懷古二首

李濂

渠花堤柳舊京都九帝承平王氣徂巢鳳閣空誰駐
馬臥牛城在自啼烏金繒不博燕雲地顛賴猶傳鄭
俠圖最恨翠華南渡日春風歌舞醉西湖

二

謾指黃河說宋朝繁華都向暮烟消遷都自祖魯謀
洛問鼎何人只伐遼忍見故宮皆碧草愁聞新法是
青苗當時誰倡和戎策鳳駕徒悲五國遙

艮岳懷古二首

李濂

宋帝平川起碧山綺夢瑤殿綵雲間祇矜花石來江
艦詎料金兵入漢關北狩竟隨雙雁去中原無復二
龍還傷心一掬青城淚洒向遺宮草樹斑

二

誰言此地協堪輿詔築峯巒十里餘宣和初道士劉混康言汴城東北地協堪輿宜增築高阜當有多男之祥遂起艮嶽朱勗自能移閔苑道君何必夢華胥千夫石至籠黃帕萬歲山成切紫虛謾向舊都尋舊蹟絳霄樓觀總邱墟

吹臺懷古

李濂

梁王昔日築高臺鼓吹華筵動地開五岳雲烟千里

見三川風雨半空來綺羅春色今何在
枚馬文章去不回空有斷碑并廢苑
秋風秋草使人哀

禹廟

李 濂

神禹祠堂水國濶古臺落日樹鳴禽
石門自有白雲宿輦道空餘秋草侵
四載巡遊天下計九州粒食帝王心
憑高一望河流穩滿地桑麻聖澤深

春日遊大道宮二首

李 濂

仙闕岩堯紫氣分洞天縹緲玉笙聞
嵩山道士留丹竈南嶽夫人駐綵雲
瑤草石壇春漠漠桃花谿路水泂泂
徘徊不盡尋真意徒倚松門對鶴羣

二

海上神仙十二樓中原平地有丹邱
春壇風度鈞天曲石壁雲開聚窟洲
絕粒餐霞空復想吹笙騎鶴向來遊
憑君再訂花宮約莫待西城碧樹秋

春日上方寺集二首

李 濂

城裏招提此最幽石壇晴日似丹邱
因看碧竹逢僧話重惜青陽與客遊
積雪洞門春寂寂間雲塔院晚悠悠
淹留擊鉢成詩去慙愧文通擬惠休

二

古寺春寒花放遲春遊空負看花期
老無健足慵登

塔座有高賢喜賦詩蓮社舊容彭澤宰蒲團新識道
林支來年頗覺浮生幻欲扣旃檀細問師

秋日遊吹臺

李 濂

古臺落木晚蕭蕭與客登臨旅思遙白日浮雲還自
散小山叢桂許誰招且將詞賦供秋興只恐疎慵負
聖朝回首不堪人事異碧山何處有漁樵

夏遊上方寺作

李 濂

上方臺殿迴虛無避暑朝來生日晡片片涼雲侵杖
屨悠悠疎梵出松梧徘徊塔院生秋思放浪乾坤有
故吾暫臥石牀聊一醉更於何地覓蓬壺

梁王臺

李 濂

梁王臺下春草生梁王臺上春霞明兔園積雪有詞
賦鳧渚廢榭無歌笙百花雙燕且對飲碧海黃塵空
復情落日為誰吟思苦千秋城闕暮雲平

夷門即事荅童太史

李 濂

十年澤國嘯墟烟黃帽青鞵野興偏踏雪過村緣貫
酒隔溪遊寺為參禪信陵亭畔花爭發梁孝臺前月
正圓誰念夷門櫂散客白頭猶着紫霞編

延慶觀

李 濂

曾聞汴水橋邊觀宋代朝元禹壽宮千樹碧桃今絕

種九光丹閣舊浮空傷心莫問餐霞事謀國誰攄捧
日忠惆悵二龍終不返三清臺殿夕陽中

秋日王別駕邀酌天王寺

李 濂

野寺邀賓發旆遲杖藜出郭赴幽期尊開竹院秋聲
合袂把松門暝色悲別駕功名君勿薄醉鄉日月我
偏宜相逢感慨無窮意盡付東林碧玉卮

過汴梁有感

王雲鳳

霸王荒臺還突兀隋堤殘柳正蕭疎耕夫不識市朝
處野寺猶存宮殿餘士憤悲歌豪俠地士含腥血戰
爭墟抱誠濁浪勞宸慮漢策今慙總不如

行經隋堤有感

陸 深

端委猶堪致太平龍舟錦纜竟何成空餘細水緣堤
曲別有垂楊帶晚晴社燕歸來如有恨間花開徧不
知名行人誰管興亡事但說揚州即汴京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四

大梁李濂川父

藝文十一

五言排律

天章閣觀御書飛白十韻

韓琦

內閣開清曉中天對邇臣唐虞遺典在河洛興書陳
二聖勤勞舊千齡矩法新帝暉方咫尺宸翰復躬親
鸞拂宮綃舞花隨御筆春奎光連壁府劍影動龍津
今古神功絕頌宣上意均玉峯羅俎豆黼座拱星辰
魚藻符亨會蓬瀛寄此身流霞仙飲罷一賜一杯醕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歐陽修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捲沙流
樹落新堆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
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作故道失難求
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歐陽永叔黃河八韻

梅堯臣

少本江南客今為河曲遊歲時憂漾溢日夕見奔流
齧岸侵民壤飄槎閣雁洲峻門波作箭古郡鐵為牛
目極高飛鳥身輕不及舟寒冰狐自聽源水使嘗求
蜜樹隨灣轉長曾刮浪收如何貴沉玉川興是諸侯

金明池遊

梅堯臣

三月天池上都人袷衣多水明搖碧玉岸響集靈鼉
盡舸龍延尾長橋霓飲波苑花光粲粲女齒笑瑳瑳
行袂相朋接游肩與賤摩津樓金闕采幄殿錦文窠
挈榼車傍綴歸郎馬上歌川魚應望幸幾日翠華過

七言排律

汴州令狐相公新於郡內栽竹百竿坼壁間
軒旦夕對翫偶題七言五韻唐白居易

梁王修竹舊傳名久廢年深竹不生千畝荒涼尋未
得百竿青翠種新成墻開乍見重添興憲靜時聞別

有情烟葉蒙龍侵夜色風枝蕭颯弄秋聲
更歌樓望尤堪重十萬人家無一莖

五日蔡河廢津泛舟

國朝李夢陽

當年錦纜帝王州此日荒津競渡遊
賓客未銷梁苑氣江山聊寫汨羅愁
流金赤日偏輸浪似蓋輕雲故翼舟
魚聽歌聲沉復躍燕窺舞袖去還留
調冰雪藕佳人並斷艾分蒲上客酬
出溜只疑天上轉沂洄真在鏡中遊
陰陰暝色鳧鷖岸嫋嫋風香杜若洲
醉裏驚聞催住漿別船追進夕筵羞

早春相國寺雪集

冒雪尋幽入梵宮凍雲臺前暫停驄
飛花撲面諸天外素影侵盃浩劫中
亂點袈裟堪作畫密隨錫杖故翻風
飄殘柳絮春猶淺開遍梅花景不同
郢客歌腔知獨妙梁園賦筆許誰工
寒天拉友瞻龍象塵世勞生嘆蓼蟲
酒半詆諧嘲佛印詩成匆遽和天童
自憐淨杜攢眉客元是康衢鼓腹翁
坐濕中袍吟更苦起登樓閣興何窮
須臾席上雙餅盡轉覺人間萬事空
清逼塔光還簌簌潤宜麥秀定芄芃
無思泛艇尋安道且聽鳴鐘謁遠公
日暮醉歸誇勝會青蓮回首玉

玲瓏

五言絕句

倉頡造字臺

唐岑參

野寺荒臺晚寒天古木悲空塔有鳥跡猶似造書時

登相國寺閣

劉商

晴日登臨好春風各望家垂楊夾城路客思逐楊花

都門路

宋司馬光

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迹獨憐道旁柳慘淡無顏色

汴上送客

梅堯臣

朝辭都城裏莫止汴堤頭滿目非相親寂然對河流

舟中夜聽汴河水聲

梅堯臣

夏雨漲黃流夜鳴隣船柁乘危冒儉人不識西山餓

過廢牧苑

元趙孟頫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爭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錄汴梁宮人語十首

楊奐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床前

二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中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三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

四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榭兼壽表留待北還時
五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啟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
六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年更不來
七

為道圍城久粒奩犒闕軍入春魂斷絕飢若不堪聞
八

別殿弓刀響蒼黃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粒
九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窻間
十

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
上方寺
國朝李夢陽

飲罷塔廊坐塔深蘿葉垂欲枕石頭臥待有清風吹
繁臺書院
李夢陽

書院今人蹟繁臺古代名樓花翻入燕塔樹不巢鶯
夷門古二首
王相廷

鬥雞纏紫羅彈箏住流水不見盛時人重過繁華市
二

華園明積雪上客艷新詞何處梁王苑秋風蔓草迷

汴州懷古五首

李 濂

落日夷門道惟餘古堞雲猶懷抱關叟談笑卻秦軍

二

鄒牧不可見辭賦至今傳何處偏懷古梁臺日暮烟

三

出郭翠烟重遙聞野寺鐘堤邊逢父老閒說宋仁宗

四

近郭無山水春遊上吹臺平蕪猶自迴載酒獨徘徊

五

花石今何在孤城涕淚中金梁橋上月偏照宋遺宮

七言絕句

汴口懷古

唐杜 牧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複道漢梁王遊人還起前朝
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夷門

胡 曾

六龍冉冉驟朝昏魏國賢才杳不存惟有侯嬴在特
月夜來猶自照夷門

汴河

胡 曾

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錦帆未落干戈

起凋悵龍舟更不迴

又

羅鄴

煬帝開河鬼亦悲生民不獨云力疲至今嗚咽東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時

又二首

皮日休

萬艘龍舸絲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餘里地無山

二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下多

楊柳枝詞

劉禹錫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汴河曲

李益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汴州聞角

武元衡

何處金笳月裏悲悠悠遠客夢先知單于城上關山曲今日中原總解吹

黃河

宋邵雍

誰言為利多于害我謂長渾未始清西至崑崙東至海間多少不平聲

集禧宮謝雨

歐陽修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臥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初春登興國寺塔

司馬光

雨過風清露氣勻林花變色柳條新為君作意登高處試望皇州表裏春

九日賜晏瓊林苑作

王安石

金明馳道柳參天投老重來聽管絃飽食大官還惜

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題中書壁

王安石

夜開金鑰召詞臣對御抽毫布帝綸須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樊樓

即豐樂樓汴京酒樓也在城內

劉子翬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承平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玉津園

劉敞

垂楊冉冉籠清籞細草茸茸覆白沙長閉園門人不入禁渠流出雨殘花

過朱亥墓

黃庶

枯林寒草墓邱墟等是當年一丈夫
地下若知應笑死衣冠今日有屠沽

和江鄰幾送客回同過金明池二首

送別西亭車馬塵
天池回傍欲迷津
畫船龍尾何時發
丹杏稍頭漏泄春

二

風光猶未老於人
獸口泉聲瀉碧津
一洗塵襟無俗慮
柳條開眼共看春

京師逢賣梅花三首

梅堯臣

北土只知看杏藥
大梁亦復賣梅花
此心還是庾開府
不惜金錢買去誇

二

驛使前時走馬迴
北人初識越人梅
清香莫把荼蘼比
只欠溪頭月下盃

三

此去吾鄉二千里
不看素萼兩三年
移根種子誰幸
苦上苑偷來值幾錢

過仁宗陵

劉信叔

干戈消弭歲豐登
邊將無功更不能
四十二年那忍

說西風吹淚過昭陵

梁臺

全完顏壽

汴水悠悠蔡水來
秋風古道野花開
行人驚起田間雉
飛上梁王鼓吹臺

相國寺鐘

祝簡

寒雞縮頸未鳴晨
已聽春容入夢頻
未必物徒知警悟
祇能喚起利名人

龍德故宮

辛愿

蛇分鹿死已無秦
五十年來漢苑春
間著流鶯無一語
柳條依舊拂牆新

梁園春三首

元好問

雙鳳簫聲隔綵霞
宮鶯催賞玉谿花
誰憐利澤門前柳
瘦倚東風望翠華

三

暖入金溝細浪添
津橋楊柳綠纖纖
賣花聲動天街遠
幾處春風揭繡簾

三

上苑春濃晝景閒
綠雲紅雪擁三山
宮牆不隔東風斷
偷送天香到世間

雪香亭雜詠八首

亭在故汴宮
仁安殿西

元好問

落日青山一片愁
大河東注不還流
若為長得熙春
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二

金縷歌辭金屈卮
百年人事鬢成絲
重來未必春風
在更為梨花住少時

三

滄海橫流萬國魚
茫茫神理竟何如
六經管得書生
下闕劍長鎗不信渠

四

羅綺深宮二十年
更持桃李向誰妍
人生只合梁園

死金水河邊好墓田

五

萬戶千門盡有名
眼中歷歷記經行
賦家正有蕪城
筆一片傷心畫不成

六

暮雲樓閣古今情
地老天荒恨未平
白髮纍臣幾人
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七

琵琶心事曲中論
曾笑明妃負漢恩
明日天山山下
路不許回首望都門

爐薰裊裊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旃車雪三尺畫羅休縷麝香金

黃河

元陳孚

千載金湯擁上流只今惟有荻花秋江南客子笑無語間看黃河繞汴州

朱僊驛

陳孚

城郭重來事已非南薰不掩柳依依當時大慶蒼虬礎留與田家夜擻衣

汴學

洪焱祖

朝元競詫新宮麗相國猶存古寺雄壁水枯荷人不
到石經零落臥秋風

題萬歲山圖

元明善

萬歲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
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徽廟走馬溝中得古銅燈盞

剝盡金銅土色如幾經溝底引鑿輿君王無復重遊
幸留與山人照讀書

汴城士人家翫小石峯

天星何代隕虛空化作玲瓏一小峯自是宣和殿中

物上頭銘刻護雙龍

觀宋徽宗宸翰

宋家宗社已邱墟萬里中原百戰餘玉輦不知何處
去人間留與瘦金書

題宋故宫

郝經

國是當時已盡非強將商鞅作皋夔莫言天變渾無
畏不見雷轟黨籍碑

艮岳

李孝先

一沿何堪役萬民一峯將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
就真箇江山已屬人

龍德宮

王惲

當年陸海駭珍藏此日繁華墮渺茫春草不隨人事
換依然分翠入宮牆

汴梁故宫寒食

王惲

人家買酒繞宮池爭插青旗曲作圍蕭鼓漸多寒食
近一樽先為典春衣

熙春閣

王惲

傑閣當年晏御頻鼎烟未盡慘兵塵土堦三尺茅茨
底人自熙熙物自春

梁園對月

兜時曾住汴梁城二十年來重此行一片鳳皇池上月向人還似舊時明

宿開封後署

王惲

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范見留題驚烏繞匣中庭栢猶畏霜威不敢棲

詠鎮旗

國朝顧祿

按河南總志 國初 皇祖駐蹕開封

駕回勅留大旗卓于行宮之高臺以鎮中原

禁闕重重鎖不開當年曾駐六龍來鎮旗留在人瞻仰高颺宮中百尺臺

黃河舟中

于謙

順風吹浪片帆輕頃刻奔馳十數程舵尾炊烟猶未熟船頭已見汴梁城

宋宮

于謙

龍樓高處綠雲飛艮岳纔成事已非寂寞長門金鎖合中州無復二龍歸

春日遊三山陂

李夢陽

崔嵬艮岳他年笑寂寞三山後代思湖色春光淨滿眼古城風暮幾人悲

登臺

李夢陽

梁孝臺前白杏花眼看風落散晴沙黃鸝恰恰誰
侶紫燕飛飛自作家

夷門十月歌

李夢陽

小麥青青水半波半落不落楊柳枝回風忽送天南
雁恰似春江二月時

汴中元夕四首

李夢陽

花燭沉沉動玉樓月明春女大堤遊空中騎吹名王
過散落天聲滿汴州

二

中山孺子倚新粧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

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三

四海烟光逢上元中州行樂競千門大江不辨魚龍
夜珊瑚寶玦是王孫

四

細雨春燈夜色新酒樓花市不勝春和風欲動千門
月醉殺東西南北人

汴州懷古四首

李濂

黃河迴繞宋神州聒耳濤聲日夜流堤柳似知朝代
改半含烟雨半含愁

宋室南遷王氣收千秋遺恨大河流
可憐五國城頭月一片清光照汴州

三

保甲青苗淚滿衣金陵相業竟全非
傷心不見蓬萊殿寂寞春風燕子飛

四

寒烟漠漠宜春苑孤月朧朧萬歲峰
回首二龍沙塞遠故宮無復六更鐘

登吹臺有感二首

李濂

臺邊草色苑邊雲挈酒來遊白日曛
富貴可憐成一夢疎花冷雨信陵墳

二

五柳先生盡日間登臺一醉當登山
仰天長嘯無人識苦憶夷門老抱關

遊大道宮八首

李濂

塵海茫茫兩鬢霜暫依丹竈惜流光
誰堪世上風波惡獨愛壺中日月長

二

路入蓬萊紫翠多松間雙鶴舞婆娑
逢碁莫看仙人

著玉質當年已爛柯

三

玄都樓觀碧霞明與客登臨坐晚晴
綠幘仙童歌勸酒白頭道士臥吹笙

四

青鳥翩翩去不迴白雲寂寂鎖丹臺
間來讀罷瑤池記始信昆明有劫灰

五

載酒尋春度石梁陶然酣臥白雲房
情知鶴夢非塵夢直把仙鄉作醉鄉

六

羽客不食烟火食夜禮瑤壇觀宸極
天風吹散步虛聲萬里雲霞分五色

七

采藥名山志未酬偶來松院愜春遊
金丹口訣真難遇幾向風塵嘆白頭

八

出世何須躡彩虹扶桑莫問海天東
人間要識真仙境汴上來看大道宮

于少保寺

李濂

使君嘉績遍三河
汴土遺民墮淚多
無限頌勛懷德
意春風吹入降神歌

六言四句

題西太乙宮壁二首

王安石

楊柳鳴調綠暗
荷花落日紅酣
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相見江南

二

三十年前此路
父兄持我東西
今日重來白首
欲尋陳迹都迷

次介甫韻題西太乙宮壁二首
黃庭堅

風急啼鳥未了
雨來戰蟻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
人間北看城南

二

晚風池蓮香度
曉日宮槐影西
白下長干夢到
青門紫曲塵迷

長短句

賀新郎 汴京懷古

李 濂

四野平如掌上
荒城憑高騁望
秋客蕭爽廢殿
遺宮何處是極目
風烟莽蒼艮岳
下牧兒來往一
代興亡真大夢
恨當時京師貪
天賞興土木斥
忠讜 宋都

往事增悲慄更愁聞青城邀駕括金空帟二帝蒙塵
沙漠去回首中原板蕩聽滿路胡笳哀響汴水東流
還似昔問鑿與何日還華壤悲舊蹟動遐想

沁園春

良岳弔古

李濂

十里青山百道流泉良岳巧哉美芙蓉城闕飛亭洒
雪海棠臺榭絕壑鳴雷萬態奇峯百花窈洞一片平
原錦作堆真如畫有巖巖紫翠樹樹琪瑰 東京舊
事堪哀恨誤國姦臣釀禍胎昔道君開苑毒痛四海
蔡京入相濁亂三台巢鳳樓前濯龍峽口鉦鼓喧天
金虜來烟塵起慨鑿與不返弔

滿江紅

謁于少保祠

李濂

少保祠堂汴水千秋廟食紛屢舞鐘鼓娛神英靈
降陟遺愛百年留里巷清風兩袖朝京國磨嵩山于
丈翠芙蓉書勲德 日正午金輪昃慧忽見鑿與北
獨擎天不墜伊誰之力身後寵褒公論白向來冤憤
愁雲黑嘆鷺鷥冰上索魚噉何由得

諺云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噉

臨江僊

夷門懷古

李濂

落日夷門思往事抱關白首侯羸信陵虛左自來迎
側身親執轡賓客四筵驚 臥內兵符初入手鐵椎
俠客功成邯鄲圍解鼓聲聲卻秦馳救趙五霸與齊

名

柳梢青 梁苑懷古

李 濂

落日平川梁王廢苑衰草寒烟羅綺香銷歌鐘聲散
臺殿春殘 當年賓客駢闐賦雪地空留麗篇往事
淒其詞人云矣風景依然

西江月 汴秋懷古二首

李 濂

公子祠前春艸屠兒墓上秋雲偶來堤口坐斜曛往
事令人悲憤 執轡高風如在竊符奇策曾聞抱關
老叟信陵君百世芳名不隕

二

五代古城殘角三山廢壘寒葩南薰門外亂啼鴉
色秋林瀟灑 艮岳遺宮荆棘繁臺斷塔雲霞傷心
二帝狩龍沙落日平原駐馬

浣溪沙 汴州元夕

李 濂

火樹嶙峋夜放花一天星斗爛晴霞春城月出樂無
涯 蕩子陌遊歌不斷諸王輦過鼓頻過賞心誰忍
負年華

憶王孫 秋日登吹臺二首

李 濂

魏侯城外古時臺雲澹天空載酒來登臨懷古興悠
哉醉金罍帽插黃花躍馬迴

城南霜樹晚扶疎
秋滿荒臺一嘯舒
坐待林梢月挂
初興何如醉墨淋
清壁上書

汴京遺蹟志卷之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